

四
冊

斯
人
記



上海市虹口區

五和書刊社

地址：江西北路塘沽路口

第一九回 傳扇令人憐爲花請命 迎門留客坐代父宣勞

到了次日，高樂天吃過了午飯，就跑梁家裏來，一直走到書房裏，見着寒山笑道：這樣好的天氣，在屋子裏待着，多麼無聊，走走。說着拖了梁寒山的手就要讓他走。梁寒山笑道：你拖着我就跑，打算把我拖到那裏去？高樂天將一個食指點着道：喂！昨天我們約好了先農壇，怎麼你會忘了？梁寒山道：天氣再好，我沒有功夫去玩，也是枉然。高樂天道：天氣好不好，還另是問題，就是那裏柏樹林下，新開了一家書場，我捧的人兒，他在那裏。今天他們新開張，我在義務上，非去一趟不可。你能不能給我幫忙？同我去掙場面？梁寒山道：你有的是同志，爲什麼要來拉我去？高樂天道：誰教你昨天晚上答應我的約會呢？去罷去罷 你不肯去，昨天就不應該說，我現在臨時到那裏去找人？還是拉了梁寒山那支胳膊，要他起來。梁寒山笑道：這簡直是不講理了。也就只得站起身來，和着高樂天一路上先農壇而來。這個時候，天色正午，這清朗的日光，由高古的翠柏枝上射到地上來。地上映着那朦朧的樹影，由樹影裏大道上走，看那四週的新綠樹，配着紅牆黃瓦的古殿，格外覺得幽雅。在那蒼翠的柏樹林裏，懸着幾副長長的茶社布市招。讓風一刮，在樹陰裏微微的展動，給這裏的風景，添了不少的韻致。兩人不走大道，在柏樹林子下穿過，繞着古殿却到那邊行人稀少的柏樹林子去。這裏約莫走有一二十棵古柏去，便遙遙有絃索

傳扇令人憐爲花請命 迎門留客坐代父宣勞

三九七

勿全爲損
閱者注意

鼓板之聲，穿林而來。梁寒山見林中有一個古樹兜子，兇根怒出，有如板凳一般，因笑道：「坐在這裏聽着就好，何必一定要到大鼓書場上去呢？高樂天笑道：「那不行，我拉你來，就爲的是去捧場。你在這裏鬧個雅人深致，他怎麼會知道？說時，已是伸出手來。梁寒山站起來笑道：「又該拉了，走罷。說着，他反是在前面引道。到了那大鼓書場上，是搭的一所蘆蓆棚子。約莫有二十來副座位，對了一所一丈見方的小唱台。各座位上就不曾坐滿。台上兩個彈絃子拉胡琴的人，斜坐在方凳上。一個穿綠旗衫梳油辮子的鼓姬，手裏敲着兩塊銅片叮叮噹噹響着。回看棚子外面，柏樹森森，涼風由樹林裏吹來，那一片的響音。在這種空氣中傳播，很有一種淒涼的意味。走進了那鼓書棚子，便有茶房上前，引他們到靠裏的一副座位上坐着。高樂天剛是坐下，肩膀上却有人連連拍了兩下，笑道：「你這時候才來，可晚了。高樂天回頭看時，却是林一心。笑道：「自然我比你來得遲。林一心就挨在這副座位上坐下，笑道：「我今天只有一個人，正是寂寞得很，咱們大家湊付到一處坐罷。這位置沒有請教。他一面坐下，一面向梁寒山臉上看來。高樂天從中一介紹，林一心笑道：「呵！久仰久仰！立刻伸出手來，向寒山連連的握住緊搖着，梁寒山見他如此客氣，也就起了身子向他笑笑。唱台上的鼓姬換過了幾個，梁寒山是無所謂的，依然捧了茶杯聽着。高樂天忽然省悟過來，向林一心道：「俊卿已經唱過去了嗎？他笑着回答道：「早掛過牌子，她今天請假了。高樂天皺了眉，苦笑了一聲。梁寒山笑道：「一定拉我來捧場，現在僕個空，你

有何話說？林一心笑道：不必懊喪，我來請客，準可以補償損失。梁寒山一想，和人家是初次成交的朋友，怎好無緣無故擾人家一餐，正要婉辭推謝，高樂天也就笑着答道：可以。我想你一定是介紹劉貴仙劉貴喜和我們在一處談談嗎？歡迎歡迎。在什麼地方吃飯？林一心道：何必還去另找地點？就是這先農壇裏面，就有館子，不問口味好不好，我們先圖個涼快。你能不能把素蘭也叫了來呢？高樂天笑道：你作東，我倒沒有什麼不可以。可是將來叫我還禮的時候，我請得起你吃飯，我可給不起車飯錢。林一心笑道：在這地方，可不要說這種話。捧得起大鼓娘，難道還給不起她們車飯錢嗎？梁寒山聽着就也笑了。高樂天道：寒山兄，你是沒有捧過大鼓，不知道這捧法之冤。和她們在一處吃飯，連師傅帶車夫，我們得給六七塊錢一位呢。一個是六七塊，叫個兩三位，你想這應該花多少錢？梁寒山這才知道自己誤會了，幸是不曾把話說了出來，原來還有這樣一道週折的。這時，書場上已收拾過去，人也全散了，林一心便讓梁高二人到附近一家新開的豫菜館來。梁寒山覺得一定不去，未免太拘執了。只得一路走入那家酒館柏樹席棚下，相率坐着，那林一心屁股一落板凳，左手將右手袖子一擄，右手便向夥計招着道：來來，給我拿筆硯來。夥計將筆硯拿來了，他又站起來笑道：不吧？就在這裏，還過什麼這個虛套，讓我自己把她們叫來得了。說着就走了。他走了一會子，只見他很高興的跑了回來，對高梁二人笑道：她說一會兒就來，一會兒就來，你們等着罷。於是自搬了兩椅子到桌子邊，又叫夥計添上兩

傳扇令人憐爲花請命 迎門留客坐代父宣勞

三九九

勿塗寫損壞
閱者注意請

隻茶杯，自己在桌上先斟了五杯茶，笑道：都預備好了，不能說不會伺候差事了。但是他這樣說了，又等了許久，他所要請的人並不見來。他便笑道：怎麼沒有來，我去看看。說着，他二次起身，向對過書棚去了。這次去得時間很短，不多一會，便老遠的搖着手。一頭鑽進棚來，笑着向梁高二人點頭道：快來了，快來了，女子們總是磨磨的，她們有她們的事情，你要有事相煩她，她真忙得厲害可是仔細說出來，又是不值一個大錢的事。梁高二人本無見她所捧者之必要，自不在心上，又很等了一會，林一心臉上，不免泛着一點紅色了，他便詫異着道：怪啊！等了如此之久，她還會不來，不能吧……我們約會得好好兒的。他說時，抬頭望了一望棚外的天，人已站起來走出棚外，似乎他說了一句豈有此理。不過聲音很低，爲時極短，一剎那間，他已走遠了。這第三次，他可去得極久，約莫有半個鐘頭，他才回來，遠遠的看去，果然他身後隨着有兩個豔裝的女子。林一心走進棚來，將手絹擦着頭上的汗，笑道：真不是個玩意，簡直是三顧茅廬了。說着話時，那兩個女子已經進來，雖然遠遠還有幾分姿色，只是滿臉上的脂粉，也不少討厭之處。梁寒山以爲她雖不是賣笑生涯，而實際上妓女所當做的事，她們也未嘗不做。那末，在她們見着客人之時，可就應當和顏悅色的先寒暄上幾句。不料她們跟着林一心來時已經是走得很慢，及至進了棚，可就大刺刺的一步邁不了三寸，只把眼睛向着梁高二人望了一望，却沒有怎樣招呼。林一心倒笑嘻嘻的給介紹道：這是劉貴仙姑娘，這是劉貴喜姑娘？說着話時，却

用手指着高梁二人。這是高先生梁先生，貴仙貴喜聽了，這才和高梁二人微微點了個頭。高梁二人都還只有二十多歲，總不失爲青春時代，縱不受人歡迎，也不至於惹人討厭，而况以現在的資格來論，却是花錢的大爺，不料這位大鼓娘，却是如此之大模大樣，毫不在乎。高樂天是常捧大鼓的，知道她們的脾氣，却也無所謂，梁寒山向來不會和這些人來去，看了這種樣子，就有些不大舒服，也偏過頭來和高樂天說話，不理會那兩個大鼓娘。說了幾句，回頭看時，她們已經在林一心所預定的椅子上坐下了。那貴仙年紀大些，雖在剪髮盛行的年頭兒，猶自梳着一條烏油輕鬆的辮子。長長的旗衫，長長袖子，手裏拿了一柄牙骨扇子；却不張開，只是左手輕輕的拿着打右掌的掌心，偶然一回頭和梁寒山四月相射，却笑了一笑，在紅嘴唇裏露出她幾個白牙齒來，梁寒山看了她這樣子，覺得一句話不說，未免有些不對，便笑問道，你二位相隔幾歲呢？看去是姐姐妹妹，都差不多呀。他這樣說了，自己覺得無中生有說這樣一句，也是很無聊的不過要說這一句，憑空這樣對她笑一笑，那就更是無聊了。他說了這一句，以爲總可引起劉貴仙的話來，然後才不至於寂寞。不料貴仙笑了一笑，兩隻手慢慢的將扇子展開，招了幾招，然後才慢吞吞的說了兩個字道：是嗎？梁寒山心裏想着，憑你那一點子色藝，何至於就驕傲到這般田地。若說不是驕傲，是她賦性沉默，然而看她這種裝飾，以及她的職業，也不是沉默的人物。於是生了一番厭煩之心，也就不和她說話。高樂天見他臉上忽然變了一個狀態，只拿了一個指頭，將

桌上潑的剩茶畫字，畫了一個，又畫一個，心裏就猜想到了一大半。於是就引着他說話，以解他的寂寞。梁寒山心裏，終究是不痛快，忽忽的把這一餐飯吃完了，就告辭的走去。高樂天和他是同來的，也只好和他一路的走。梁寒山在路上問高樂天道：這兩個大鼓娘，怎麼和兩個蠟人似的，爲着什麼呢？爲的我們是兩個窮酸嗎？高樂天笑道：冤枉冤枉，她們夠得上搭什麼架子，乾脆是怯場，像她兩個人，還是常出來走走的，你說話她答不上來，她還能夠懂，若是其他的人，相隔極遠，你說東來，她以爲是西，那才無味呢。梁寒山笑道：雖然如此，我是不想和她再會面的了。高樂天知道他受了不少的刺激，就不再說了。偏是事有湊巧，只隔了一日的工夫，有一位朋友的家裏，却也到了二四十位客。酒席之外，以助來賓餘興的，恰是一班大鼓書，一間做廳外面接着壽棚，來的那些大鼓娘，就在壽棚裏幾張客座坐着，這裏最容易令人注意的，便是那劉氏姊妹，也側着身子坐在人叢裏。却不住的用眼光來射到做廳裏的來賓上。偏是這些來賓裏，有了高樂天，也有了林一心，高樂天悄悄的走到梁寒山身邊，握住他的手，輕輕搖了幾下道：怎麼樣，感到不痛快嗎？昨天你說不和她們見面，今天是整大羣的會着她們了。梁寒山道：討厭倒是討厭，所幸今天和她們不會發生絲毫關係……話不會說完，只見林一心半蹲着身子向前一擠，伸着頭輕輕的道：今天對不住，要給兄弟一點面子。說着話，手裏伸出一把扇子來。梁寒山見那柄扇子，不過是平常的白紙頁，扇骨子黃裏翻黑，尤其是柄骨的轉軸處，有一層一層的

黑垢。心想，他如此一個時髦的人物，如何會用髒到這樣情形的扇子。正自這樣猶豫着，林一心却已把扇子慢慢的展開來，露出了兩摺，一看那扇上，寫着蠶豆大小極惡劣的字。那字並不是什麼詩文，原來是大鼓書的曲名。這才心裏明白，是她們大鼓娘的歌扇，然而這是書場上夥計們兜攬生意的，何以落到他手上？高樂天也同他是一樣的思想，便輕輕的笑問道：老林，怎麼回事？你在那家落子館裏幹事？怎麼會把這扇子拿在手上？林一心笑道：她兩人知道我這裏熟人多，要我幫她一點忙，請在場的人，點幾個曲子。說不得了，誰讓我們有交情呢？我只好出面給她們邀請了。說着，他就不住的向那壽棚下面指手畫脚。原來那壽棚的南端，搭了一座低低的小台，正有大鼓娘在台上唱曲子。高樂天道：你這未免多事。這是人家裏作壽，你幹嗎要在這裏張羅？林一心笑道：你別裏貶，裏貶也是要你點一兩個的。難道說這一點面子，都不能給我嗎？說着，他就掉過臉來和梁寒山講話，因笑道：我原不要多這種事。無奈貴仙姊妹倆，近來虧空得不少，要我幫她一個忙，我有什麼法子幫她們的忙呢？今天遇到這種堂會，少不得總要每人點一兩個曲子，敷衍敷衍的，我就索興給她多邀幾個，在點的人不過是出兩塊錢點齣一無所謂，可是我對於她集腋成裘，好處就大了。說着拱了一拱手笑道：閣下以爲如何？覺得我很冒失嗎？梁寒山一想，這倒好，昨日吃了你一餐，今天就要我來還禮。他既好意思說，就不容推辭，因連說可以，但是我不懂這個，請你代點一則就行了。林一心笑道：點一則嗎？還來一個罷。梁

勿塗寫
閱者注意

傅扇令人憐爲花請命 迎門留客坐代父宣勞

寒山因是生朋友，人家當着面有這樣一個小要求，不過多花兩塊錢的事，不能不答應，只得笑着點了一點頭。林一心也不再加聲明，便回轉頭來向高樂天道：閣下怎麼樣呢？高樂天笑道：我捧她姊妹倆的時候多了，那在乎今天。林一心道：平常自然你捧過的。不過今天在這裏，你要不幫忙，別人關係淺的，就更不肯幫忙了。你不點綴那行？高樂天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來一個罷。林一心道：梁先生是新朋友，只聽她們一回大鼓，還點兩則呢：……高樂天皺了眉，連連點着頭道：得得得，我還來一個罷。林一心見他答應了，兩手捧着扇子，就給高樂天連連拱了兩下手，笑道：對不住，對不住，讓她姊妹倆好好兒的唱一唱罷。然後他將扇子招了幾招，就向壽棚裏而去。到了壽棚，他一直奔劉氏姊妹。遠遠的見他又點頭，又微微的笑。劉氏姊妹却站起來，走到林一心身邊，也笑嘻嘻的說笑着。林一心似乎得了什麼捷報一般，口裏連說好好，就向壽堂裏來，見着客人是在這裏閒坐喝茶的，他都向前招呼道：劉貴仙姊妹倆要上台唱了，大家去給我捧捧場罷。這些人有認得林一心的，也有不認得林一心的，現在經他一催，就不得不去敷衍面子。況且這聽大鼓書，也是取樂，又不費什麼，何必不去，因此大家都到壽棚裏來。今天這裏作壽的主人翁，是福建人，福建人對於這北方大鼓書，是感不到多少興趣的，主人翁如此，客人裏邊，喜歡大鼓書的，也不會佔着多數，所以壽棚裏那樣熱鬧，絃鼓並奏，可是坐在那裏真正聽書的，却是寥寥無幾。這時讓林一心一召集，棚子裏的座位，立刻坐滿。林一心他心裏想着

，只我這樣一招呼，馬上來了許多人，可見我這能力非小。因此他索興不坐在固定的地方，這個人身邊坐一坐，那個人身邊也坐一坐，以表示在座的人，都是他的朋友。劉貴仙姊妹在台上唱時，林一心就在座領首，引着大家拍手。同時，他又問人，唱得怎麼樣？人家知道林一心是捧場的，當然當着面說好話，都笑道：唱得很好。林一心聽說，就把手上拿的摺扇，向外一伸，笑道：若是討厭的話，我就不說了。既是還有可聽的，那就請你作一個人情，點她們一則曲子。行不行？人家有稱好的意思在先了，怎能說不點，便點了一個。可是點了一個之後，林一心他又要請人來個雙分兒。這還是對於生人的表示，若是熟人，他更不客氣，硬行作主給人點上兩則或四則，他這裏坐一坐，那裏鑽一鑽，把這滿堂的客人，都打攪了。曲子點得多了，劉氏姊妹，那裏唱得過來，索興隨便唱了兩則，就算了事。這是下午的事，到了晚上吃過壽筵，他又照辦，一日夜之間，大概點了五十則曲子。這五十則曲子，就是一百塊錢了。這裏作壽的主人翁，礙了林一心的面子，不能不特別賞錢，除了正式開銷之外，又對她姊妹倆，各賞了三十塊錢。劉氏姊妹到了晚上一點多鐘回去，每人都有八九十元，這天總算不虛此行了。林一心一想，她既有這些錢，家又住在天橋附近的冷僻街上，這樣夜深回去，若遇到了歹人怎麼辦？因此訪得賓客中有坐汽車的，走上前笑嘻嘻地給人作了三個揖，說是有點急事，要借汽車一用，一個鐘頭以內，一準回來。人家見他如此客氣，却不好意思推辭得，只好答應了。林一心不料一請便得，心裏一喜

，又給那人作了三個揖。然後笑着引了劉氏姊妹出門，同上汽車而去。到了劉家門口，汽車停了，林一心笑道：總算把二位送到家裏，不知道還有什麼差事，給我辦的沒有？劉貴喜笑道：今天真勞駕了，還有什麼事敢勞駕的哩？劉貴喜向來對於林一心不假以詞色的，現在忽然也笑起來，林一心這一種快活，簡直無法可以形容，便拱拱手道：不敢當，不敢當，差事辦得不好，不要見怪。劉貴仙見着，也不由得抿嘴一笑。這時，劉家人已經起來開了大門，劉氏姊妹下車，林一心還關了車門，伸出半截身子來笑道：我們那一天見？劉貴仙已進了門，回轉身來，向他招了招手道：今天晚了，我不讓你進來了，明天早點到我們這兒來，我預備一點好吃的東西給你吃，可別忘了。林一心不料今天這一捧，大大的捧出了好處，劉氏姊妹，馬上就約着吃飯。因笑道：來的，無論如何，我也是要來，您就等着吧？說畢，高高興興的坐了汽車回去。他的意思，以為劉氏姊妹說了這話，自是一定的，否則，她不說這話，也沒有人怪他，又何必撒上一個謊呢。因此到了次日，一點也不考慮，在上午十一點鐘，坐了自己的包月車，一頭就撞到劉家姊妹家來，只一敲門，劉家有人出來，笑道，三爺，您歇一會兒罷，她姊妹倆，都出門去了。林一心聽了這話，覺得有些不對，原來是她們約我來的，現在我來了。她們倒偏偏不在家，豈不是有點存心開玩笑？因問道：怎麼一早就走了？有什麼要緊的事嗎？那人道：貴仙上醫院瞧病去了，貴喜是陪她去的，也許瞧了病，還要到別地方去。林一心一聽這話，真有些不像話，待要仔細盤

查一番，未免大煞風景，在門口站着躊躇了一會子，只得說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回去了。那人始終攔着門，也不讓開路來，好像屋子裏保守着什麼祕密，怕人進去識破一般。笑了笑，就走開了。林一心想着，人家都說她姊妹倆，讓兩個下野的武人包圍了，我却不相信，因為不會見她有什麼祕密行動。據現在的情形看來，莫非這話是真的，不然，就是讓我進去坐坐也不要緊，何至於把我擠在門外呢？林一心狐疑了一陣子，究竟也猜不透虛實，只得掃興而回。其初，心裏總還疑惑着，她們還不至於故意背着自己，後來在街上沒有走多少路，只見一家一個教曲子的師傅，提一把三絃子，迎面而來。林一心又有點猜疑，就用扇子招了一招，叫那人過來，停着車子，問他那裏去？他道：上劉家去。林一心道：她們在家嗎？他道：三爺不是在那兒來嗎？她剛剛打電話來的，等着我去呢。林一心點了點頭，不再置可否，也就走了。但是他反躬自省，再三思量，也不知道是那一點，讓人家不滿意。就是有不測之處，頭一晚上，還給她籌了一二百塊錢，有這點小功勞，也可以把以前的過失掩蓋過去了。不料她是如此的不諒解，轉過臉來，就不記前情。她能生我的氣，我就不能生她的氣嗎？我也歇兩天不去捧她，看她怎麼樣想着，果然也就歇了兩天，不上書場。到了第三天，偶然到遊藝場裏去混混時間，恰好又碰到了高樂天，因問道：一個人嗎？高樂天笑道：算是你走運。有個朋友定了包廂請我聽坤班戲，他偏有事走了，我一個八坐包廂，無聊得很，你也去坐坐如何？林一心道：我正沒有樂兒，怎麼不去？高樂天道

不能啦。貴仙那兒，這兩天，你正大勺子向火上加着油呢，難道還像水一般，把火會潑息了嗎？林一心聽了他這話，招着扇子，微微一笑。二人說着話，一路走進戲場包廂，不由得二人同時一怔。原來就是這包廂同排的一個廂裏，劉氏姊妹，和兩個中年漢子，坐在那裏聽戲。高樂天心裏，以爲是林一心已經包了廂在這裏，故意的不說。林一心又以爲高樂天明知道她們在這裏，故意將自己引了來，氣上一氣。現在見了面，也只好忘了前幾天她避而不見之罪，和她招呼招呼。這樣想着，望着劉貴喜，正待點頭。不料劉貴喜不先不後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偏過頭去和劉貴仙說話。劉貴仙留心聽她姊妹說話的樣子，眼光可射在台上出了神。林一心討了一個沒趣，自在包廂裏坐下，不去理會。高樂天究竟忍不住，便問道：三爺怎麼回事？你沒有看見劉家姊妹嗎？林一心笑了一笑。高樂天看着那邊包廂裏，只見有個肉胖子，口裏啣着一枝烟捲，劉貴喜却擦了火柴，笑嘻嘻的，給他點着煙。心裏恍然，她們和林一心，也是不期而遇哩。但是林一心在她姊妹倆身上花的錢，以及那一分效力，總算一個忠實的信徒，何至於理也不理？大鼓娘並不是那一個客人的專利品，陪着這個客人決不能陪其他的客人。然而這胖子，或者是大花錢的主兒，只好狠心不理林一心，亦未可知，也就自寬自解。一會一齣唱工戲上場，這兩個男子不耐聽，都走了，只剩她姊妹二人，心想這時她們要來敷衍了。不料這一下，事實正相反。原來劉貴仙分明知道林一心在這裏，只當沒有看見。後來他看到這邊老是偷着看了過去，她索興向臉這邊

望着，臉上冷笑一笑，接上又將嘴一撇，然後才向着台上。看她那意思好像說我偏不理你們，你能拿我怎麼樣？我看你那樣子，才是瞧不起你哩。高樂天心想你不理會我們也就罷了，怎麼倒還向我們冷笑？便回頭向林一心冷笑道：總要你捧大鼓娘，你瞧，這是你捧大鼓的結果？林一心倒還不在意，微笑道：那算什麼，她不理會我，我以後不和她來往就是了。高樂天道：你倒看得破，我旁邊人可是看不破。林一心輕輕的拍着他的肩膀道：幹嗎和她們這種人生氣？我們出去溜達溜達罷。高樂天道：幹嗎呀！她不躲避我們，我們還躲避她嗎？大爺有錢坐包廂，可不是坐人家的包箱裝面子呢。林一心明知道他這話有語病，可再也無法和他細辯，只得一笑了之。在聽戲的時候，不多大一會兒，劉貴仙包廂裏那兩個客人又回來了，大搖大擺的坐着，一走進包箱，劉氏姊妹站起來讓坐，看那樣子，却是故意裝出巴結闊老的样子來，給這邊包廂裏看。高樂天轉念一想，本來林一心捧她，就是七拼八湊的局面，縱然花得錢多，她也知道是窮小子一個，這只怪林三自己不掙氣罷了。高樂天想了一陣子，實在也犯不着生氣。就把這件事拋開，戲散了，林一心拉着他的手笑道：今天的戲，聽得是有些痛快，我們先找一個小館子吃飯，回頭我們一塊到胡同裏走走，你看如何？高樂天笑道：你這人還不死心嗎？我勸你現在不要逛罷。等你發了十萬八萬銀子的財，然後再大逛一下，省得花了錢，還讓人家瞧不起。林一心聽了，依然還是笑上一笑，並不怎麼分辯。高樂天用手指着他，點了一點頭笑道：你這人是不可救藥。說畢

傅扇令人憐爲花謂命 迎門留客坐代父宣勞

四〇九

勿堂寫景
閱者注意請

，就走開了，走出了坤戲場，看見男男女女正向花園裏行走，也就緩步而入。沿着荷花池，繞了半個彎，却有人在身後連連叫了幾聲樂天先生。回頭看時，那人取了草帽在手上，深深的戾數點着頭笑道：好久不見，近來好？高樂天看時，却不十分認識。但是人家叫出姓名來，又如此恭敬，決不能夠置之不理，也就只好向他點了幾點頭。可是臉上少不得現出有點猶豫之色。那人却十分明瞭，走近一走，先笑道：高先生忘了，我是魏建成，在趙先生家裏見面多次。高樂天這時想起來了，曾聽得趙先生說，這魏先生交際手段，高明得很，當時倒不知道他手段怎樣高明，雖然疑心。也沒有證明出來，如今見了他，又想起了前事了。便笑道：是是，我的腦筋健忘得很，魏先生好？他聽說皺了皺眉，又吸了一口氣。高樂天看他這種情形，分明是不好的樣子，恰又不便多問，也就算了，魏建成却反問道：高先生的景況是很好，忙着那有工夫出來玩呢？高樂天道：也不一定，所謂忙者，也不過是每日之中，幾個鐘頭，其餘的時候，也就很自在的。魏建成道：幾時有功夫到我舍下去談談，好不好？說時，他便由身上掏出一張名片，彎着腰遞到高樂天手上。接過來一看時，那名片却也印着四五路官衙，不過每路官衙頂上，都加上一個前字；下款便是詳細住址，乃是大橋橫胡同內小坐椅胡同，鏡花菴正對面，門牌八號，借用電話東分局四二一。借用電話東分局五二一，借用電話東分局六二一。高樂天正看這裏，魏建成便道：這三個電話，隨便你打那個都成。這都是左右街坊，你若是多說兩聲勞駕，他們不能不給你送

電話的。高樂天道：那就是了。當時，說了幾句話，也就分手而去。高樂大在北京，本來組織了一個小家庭，不過趨於舊的一方面，平常他要不在家，他的夫人是不代表見客的。這天高樂天和魏建成見了面，第二日下午，他就到高家來拜會，正值高樂天不在家，就把他擋駕回去了。高樂天以爲這種泛泛之交的朋友，不過是因昨日的談話，偶然高興來看一看，說過去也就算了，不料到了次日下午，還是這個時候，他又來了。這時，高樂天照例不在家，他還是撲了空回去。高樂天回來知道了，心裏很過意不去。人家既然來了兩次，不能不去回看他一次，這天過了，到了次日，也就把魏建成的名片搜羅出來，然後照着名片上的地址，直找了去。找到魏家，倒是所獨門獨院的房子，高樂天敲了許久門環，才聽到門裏一陣脚步響，有一陣嬌滴滴的聲音，問了一個諱字。高樂天答應是拜訪魏先生，然後那門才開着，開門的並不是傭僕之流，乃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，她穿了一件翻領對襟的白短衫，在那領子下套了一根水紅色的帶辮。除了兩隻胳膊，露了十分之七八在外面而外，那翻領挖着低低的，前面還露出一大塊雪白的胸脯子來。高樂天知道她決計不會是下等人，就取了帽子在手和她點了一點頭，笑道：魏先生在家麼？那女郎向高樂天渾身上下打量一番，然後笑道：你先生貴姓？高樂天說了，她就笑着呵了一聲道：是高先生，請到裏面坐罷。高樂天料想魏建成一定在家，便跟着那女郎一路進去。她倒不見外，就引高樂天到東邊一間廂房裏來，那屋子裏倒也有幾件椅桌和字畫，有點像客廳。那女子讓高樂天

坐下，就在他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了。她似乎知道高樂天的意思的，先就笑道：魏建成是家父。說着就在身上摸索着，摸索出一張小小的名片兒，雙手遞將過來。高樂天接過那名片來一看，上面現着有凹印的本色玫瑰花片中間有小字橫列，第一排乃是她的姓名魏露斯，下面一行一行的推排下去，就是住址及借用電話的號碼。高樂天這就明白了許多，因笑道：原來是魏小姐，現在在那個學校呢？魏露斯口裏唧噥了一陣，說着是個什麼大學。因為大學兩個字聲音很大，也很清晰。大學上面兩個字，可是含糊得很，却聽不出來。高樂天並無知道她所在學校之必要。既聽不清楚也就算了。而且自己覺得是她父親的朋友，和她的地位高一等，一時談不攏來，便道：令尊回來，請給我致意。我有事，不久談了，說着，就起身告辭。魏露斯送他出門，還不會關好門，院子裏早有人嚷着密斯魏，囓了出來。原來她在會高樂天的時候，另外還有她父親一個朋友烏泰然在裏面小書房裏。這烏泰然只二十一歲，頭髮常梳得像膏藥一般油光。一套粗嘩噠西服，雖然大半年穿着，却是緊合身材，一點髒跡也沒有，加上他說話是非常之從容，態度又非常之和藹，倒是個漂亮青年。只是有一層，他生來是一種黃中轉黑的膚色，微微起着魚鱗紋的皮質，若不是他那一身衣服陪襯住了。真有些像煤鋪裏小掌櫃。因之他有一些朋友，給他起了個綽號，叫做小黑臉兒。魏建成和烏泰然原不認識，只因爲有個集會場上，兩人在一處會了面，同時，魏小姐也在一處看到，由朋友介紹大家見了面。魏建成因爲手頭拮据，並不約朋友上公園和茶樓

酒館：都是約人到他家裏去談話。自從和烏泰然見了一面以後，也是約他上家裏去。烏泰然第一次到魏家去，和高樂天今天到魏家來一樣，彼此並未見面，乃是魏露斯小姐出來見面的。來得多了，他和魏小姐的友誼更深。烏泰然是個研究文學的人，同時，又是研究藝術的人，一談起話來，少不得將西洋文學家，西洋藝術家，從頭至尾說上一套。今天來了亦復如此。說到得意的時候，不由得就把文學問題，藝術問題，更又談到愛情問題。一說到愛情，將頭偏到一邊，斜了眼睛望着魏露斯，只管微笑。今天他正談到一本西洋愛情劇，這本戲，他除了譯成過漢文而外，並且還親自登台表演過一回。正談到得意之際，偏是高樂天來了，打斷了話柄非常的不痛快。正拿了桌上放下的帽子，表示一種要走的樣子。魏露斯却笑道：你忙什麼呢？還不知道來的是誰？讓我去看看吧。當魏露斯開門引高樂天到小客室裏去的時候，烏泰然就在他上屋裏坐着，和魏露斯的母親魏太太談話。魏太太是個半新半舊的交際家，對於聽戲打牌這些事，却相當的內行，烏泰然也就丟了西洋文學，西洋藝術，來談梅蘭芳程豔秋。由戲又談到紅中白板，詞鋒不斷，却也不讓魏太太感到寂寞。後來知道高樂天走了，他連忙抓了帽子在手，搶出院子來，及至走到門口，魏露斯留他不住，他就跟了露斯一塊兒到小客室裏去。露斯道：你和我媽談些什麼？烏泰然道：和你母親在一處自然說你母親所願聽的話了。露斯道：在我一處，也就講我所願聽的話了。烏泰然笑道：那不見得。露斯道：不見得，難道還說我不願聽的話碼？那說些什麼呢？

當然是三從四德，賢妻良母，三綱五常……烏泰然連忙搖着手道：我說不見得，並非就是說你不願聽的話。不過不像對於你母親說話一樣，只是迎合她的心理。對你說話，我是處處用理智來限制我的情感。人是感情動物，尤其是兩性之間，處處都能引動情感。這若由着情感的衝動，不用理智去制裁……露斯道：你說些什麼？我全不懂。我問你不是說我願聽的話，情感理智，瞎扯上這一大堆。烏泰然說得正得趣，給露斯攔頭一下斷住，只好先微笑上一陣。然後說道：這就是我能說你不願聽的話了。同時，我也想得願聽的幾句話，就是你託我的事，我已經有七八分把握。這半天露斯才笑起來。因道：有七八分把握了嗎，是我的事呢？還是我父親的事呢？烏泰然笑嘻嘻道：你父親的事有六七分，你的事也許有八九分，平均起來，是七八分吧？這個星期日子，你若是有功夫的話，我可以介紹你和前途見面。你是願意吃中菜，還是吃西餐呢？露斯笑道：介紹就介紹，幹嗎還要請客？烏泰然道：當然要請客，不請客，難道讓大家在當街見面不成？露斯聽說，就偏着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我看是擷英不錯，最好是四點多鐘去吃晚餐，那個時候，早客已經過去了，晚客又沒有上座，菜既然好吃又清閑得很，不知道你贊成不贊成？烏泰然聽說，就點了一點頭，原來他的計劃，魏露斯要是吃中餐時，就請到市場裏，一家便宜居飯館去吃包子和麵。她要是吃西餐時，就請到學生番菜館，吃一頓三毛錢一客的早茶。而今魏露斯自說出要到擷英吃晚餐，乃是一元四五毛一位，再加上汽水小賬以及車錢，這真可觀

，便笑道：四點鐘去吃飯，未免早一點，我們索興提前找地方吃早茶去，不好嗎？早上起來早一點，我來邀你，趁着新鮮空氣，也不要坐車，在長安街綠樹林子裏慢慢的走。只當柔軟運動，到了番菜館子裏，也可以吃個飽。吃飽了，我還是陪你由那裏回來，當着飯後運動。露斯將嘴一撇道：得了罷，你說的不是學生菜館嗎？爲了三毛錢的早茶，我得來去走上七八里，誰那麼饞？乾脆，你就約他到公園裏去，在柏林裏亭子下見面，省事得多。烏泰然臉一紅道：密斯魏，你的意思，是說我捨不得錢嗎？那可成了笑話了。我無論如何，我介紹你去見前途，是爲着你的事，我又不要從中取得什麼，我就不請密斯魏，密斯魏也不怪我的，那我何必既要請，又捨不得錢呢？露斯笑道：那算我說錯了，你可別見怪。烏泰然道：對於女子，總應當原諒的。慢說你沒有說錯，就是說錯了，也不應當見怪。就是依着你的話，明天下午，我們在擷英會面吧？露斯笑道：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並不一定要你請我，我只要你介紹我和前途見面，找到一分工作，我就很感謝你的了。烏泰然道：工作替你找，飯也當請你吃，我明天準在那裏等，到不到，我就不管了。露斯笑道：有了前途我在那裏，怎能夠不去？烏泰然聽了很喜歡。笑道：去是去不過有一個條件。就是這個約會，請你暫守祕密。因爲見了前途，事情那天發表，還不知道。若是先傳揚出去，不能馬上發表，我介紹人固然是沒有面子，你自己也沒有面子，最好到發表那個日子再說出原委來，讓你們家裏人驚異一下子。露斯聽說，雖不知他的命意所在，然而對家裏

第十九回 斯人記

四一六

人守秘密的事，多添上一樣，極不關重要，就毫不考慮的答應了。烏泰然又談了一會子，自告辭出去。

第二〇回 訂約不忘典裘供小敝 接交有術敷粉發奇談

烏先生出門之後，第一件事，自然是去找這筆開支。先去找了兩個手頭寬餘一點的朋友，不料事情不湊巧，都不在家。這也無法，只好回去。却也是人無絕路，却在半路上，遇到一個帶課學校的會計，一把拉着，同站到馬路邊下，因半鞠着躬笑道：我有一件事要求你。明天我有一點燃眉之急，想和你通融十塊錢用一下子。會計先生最怕這一着，凡是教職員，特意找着他，或是發狠，或者陪笑，都不免於伸手。因為向例會計是兼出納的。但是這是學校裏的事，若是在大街上，却不用得提防這一着。現在不料烏泰然會突然碰到，開口來。因笑道：烏先生你難道因為我是個會計，就走到那裏身也會帶着錢嗎？烏泰然笑道：這個沒關係，我本打算明天早上到學校去的時候，再去看看你的。因為這裏碰到了你，我就先對你說一句。這個忙，我務必要你幫一幫的。會計因他攔住了去路，料想是不答應不行，便笑道：好在是十塊錢的事情，明天我總給你想想法子。烏泰然聽他如此說，總算答應了，這才告別而去。可是回家以後，總還有些不放心，次日一早，就跑到學校裏去找會計。不料這會計說話，有點不願信用，這天早上，他竟沒有到學校來。烏泰然昨晚上就算着，除了請客之外，還有幾塊錢富餘，可以買點東西送露斯。今天一日，要過個十分痛快而又甜蜜的日子。現在會計不在這裏，錢落了空，自己所得的樂趣，完全落空了。

向學校裏各處打聽，都說他今天有事，到董事長家裏去了，恐怕十二點以前，不能回來，烏泰然一聽，更爲着急。若是十二點鐘回來，他還是沒有錢，那就要到別處去找錢，也是趕不上四點鐘的用。爲慎重起見，還是另想別法罷。他躊躇了一會，走到學校門口，復又回來，還是到會計室門口，徘徊了一陣，復問了問聽差，只是說不定什麼時候回來。烏泰然一想，學校裏的會計，是大家的糧食行，照例是不應該出門的。就是出門的，就是出門，也不應該一去幾點鐘。我若是這學校的校長，縱然不免除他的職務，也要當面申斥他幾句。這實在沒有法子，只得走出門來，雇了車回去。烏泰然是兄弟五人的家，除了各人衣服零用是自備而外，家裏房飯用度，却是公攤的。他想來想去，只有一條妙計，因他大哥收入寬裕點，錢週轉不過來的時候，就由大哥墊出來，然後大家再將款子攤還他。好在他大哥抱定了上當只一回的目的，若是這次墊了款收不回，他就不再墊款了。大家怕回家來吃不着飯，也不敢折他的爛污。這時趁他大哥在家，便向他笑道：「剛才我在咱們糧食行門口過，他們掌櫃的找着我說，我們的米錢和麵錢，得給他了。他老大就道：『什麼話，我昨天親自把錢送給他掌櫃的手裏，怎麼今天又和我要錢？』烏泰然一聽，不由臉上一紅。他哥哥想起來了，將手點着他道：『老五，你是又要請女朋友，沒籌着款，打算在我這裏想法子吧？』烏泰然道：『沒有的事，沒有的事。』口裏說着，他那小黑臉兒一紅，可就變成了紫色，便溜到自己屋子裏去了。說着烏泰然到了屋子裏，先向坑上一倒，慢慢兒的轉着念頭。

這真是糟糕，計劃已經想好了，客也約定了，錢還是沒法籌，難道就這樣對人失信了事嗎？自己仰面躺在床上，不免睜了兩眼向屋子四週看去。忽然跳了起來，自言自語道：天下沒有走不通的路。於是把床頭邊一隻木箱子打開，將裏面所有的衣服，一件件拿了出來，重新展開看看。可是到了現在，有點埋怨自己了。平常作衣服，要愛個漂亮，總是作西服。一時想在錢上打算，拿衣換錢去，這就發生了困難。西服要合身腰的尺寸，賣是沒人要，當是當店裏不收。僅僅只有一件八成新羊皮袍子，還可以拿去當。於是把那件皮袍子提起抖了兩抖。然後折疊着，用一塊白布，緊緊的包裹了。蓋好了箱子，先定了一定神，跟着就偏了頭聽聽外面，哥嫂們有什麼話沒有？後來外面聲音是寂然的，這就把包袱一夾，側了身子，就向外面跑去。口裏還念道：呵！這書真沉，我簡直提不動。一個勁兒的直跑到大門外去。在這大門外，停着很多人力車子，就一擁向前，把他包圍着，問道：五爺；上那兒？我拉去罷，特別加快。烏泰然道：我就到胡同口上洗染坊去，要車幹什麼？車夫見他說不要車，自然也就算了。可是那些未曾搶上前的車夫，見搶上前的車夫碰了一鼻子灰，不由得在後面發笑。烏泰然提了包袱，聽到車後有笑聲，以為是人家笑他當富，越發不好意思。提着腳，趕快走了幾步，轉過這個胡同去。所幸走了不遠，就有一家當舖，站在當舖門口，正待要去，頂頭却遇到兩個朋友，便迎上前招呼道：到我家去坐坐嗎？我把兩件衣服送到洗染房去取點油跡，馬上就回來的。兩個朋友謙遜了兩句，自過去了。烏泰

然也像並不知道當舖就在面前個的，提了包袱，只管走了過去。走過一截路，有一個橫胡同裏有個穿堂門，正是通到當舖柵欄子門裏又出去的。於是走到穿堂門口，只當是個過路人走了進去，這才到了當舖裏。將衣服向櫃上一送，櫃上人仔細看了看，又向烏泰然看了看，見他是個中流以上的人，便道：給你寫四兩銀子罷。烏泰然道：合多少洋錢呢？店夥道：有五塊多呢。烏泰然道：不行，那怎夠用，你給我湊上八塊錢罷。店夥又不肯，說來說去，當了七塊錢。倒正合了烏泰然估計的價值。將錢到手，當票子疊好，放在褲子的小口袋裏，所有幾張鈔票，放在皮夾子裏裝着。裝停妥了，不肯走大門出來，依然由穿堂門邊迴，在附近地方，找了一家理髮館去刮了一個臉，刮臉之後，也就到了三點多鐘了，於是從從容容的到番菜館來。坐了不多大一會，魏露斯就來了。他一進雅座，並不見屋子另外有個什麼前途，只見烏泰然道：我昨天一回家，就和他打電話，約好三點半鐘，到他家裏去邀他的。今天上午，他回了我一個電話，說是不必等他，他還有點事，準四點鐘來，大概也就快到了。叫茶房先開瓶汽水來喝一喝罷。你要那一種的？露斯見他說得那樣自然，心想也許是事實，便坐下來同喝汽水，好在烏泰然的話非常多，倒不感到寂寞。兩瓶汽水喝完了，已經快到五點鐘，約的人還不會來。露斯道：怎麼還不見來？你能催一催嗎？烏泰然道：讓我去打電話，也許來了呢。他說着，果然出去打了一個電話到書舖子裏去，問新出版的雜誌，到了沒有？打完了電話，回坐告訴露斯道：闖人兒的事真難說。他還

不會回家呢，今天算我專請你一個人罷。露斯雖然不高興，然而這是前途託大，不肯來，以烏泰然而論，他總算賣力，不能怪他。他既是說算是專請一次，不便拒絕。而且也沒有進了館子，不吃就走之理。只得笑道：這倒叨擾你了。烏泰然笑道：我們這樣的朋友，誰吃誰一餐，也不算什麼，叨擾二字，從何而起？於是向茶役招了招手，讓他拿了菜單子來，烏泰然將菜單子看了一眼，覺得沒有那一樣不可吃，只看了一看，站起來雙手便將菜單子遞給魏露斯看。露斯就和他不同了，二個菜單一湯四菜，就換了三樣，最後點了一樣，又要換冰其淋。茶房見他提菜單子幾乎全盤推翻，雖是不敢說什麼，然而臉上總有點不以為然的樣子。露斯也知道了，却裝了不瞧，因笑對烏泰然道：這家番菜館已經是很有名的了，可是一和真正的外國菜館子一比，就差遠了。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在北京飯店吃晚飯，我們連菜單子也沒有看，就讓他開來，覺得很是合味呢。說到這裏一看茶房，已經走開了。便接着道：他們還大鬧香檳酒呢。烏泰然雖然沒有喝過香檳酒，可知道價錢貴得厲害，大概再當上一件皮袍，也不夠兩人喝的。便笑道：要喝香檳酒，除非到北京飯店去？中國番菜館子，那裏預備得起，就是預備着，那也只好讓外行去喝。這山海關的汽水。倒是不錯，叫他們拿一瓶來好不好？露斯道：幹嗎拿一瓶，要喝就各喝一瓶。烏泰然心裏想着，兩客飯是三塊，汽水二毛一瓶，喝兩瓶一共四毛。倒不會恐慌，就慨然答應了。茶房開了兩瓶汽水，一人面前倒一杯。露斯只喝了一口，搖搖頭道：太辣太辣，我受不了。見茶房立

在身邊，便問道：你這兒有沙土水嗎？茶房道：有，給您開一瓶。烏泰然瞧了茶房一眼，也沒說什麼，一轉身茶房就拿了兩瓶沙土水來了。烏泰然正拿着刀子挑了玫瑰醬，向一塊麵包上亂塗。一見之下，一隻手拿着刀子，一隻手拿着麵包，一齊向空中亂搖。口裏又嚼着幾塊冷菜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先哼了幾聲。茶房問道：先生，您不要這個嗎？烏泰然使勁一下將口裏的食物，吞將下去。然後才道：不是全不要。我不喝沙土水的，你只開一瓶就得了。茶房道：您喝啤酒嗎？烏泰然臉一紅道：要喝，我們自然會說，你麻煩什麼？我們只兩個人，能喝多少呢。露斯見他有些不樂意的樣子，也就不說什麼，立刻沉默起來。吃過了兩個菜，二人都不曾說一句話。烏泰然先是覺得露斯有些開玩笑，開了汽水來不喝，又要喝沙土水，心裏不高興，可是兩分鐘以後，他又以為要尊重女權，不能為朋友多喝一瓶汽水就得罪她，因道：密斯魏今天還有事嗎？吃過飯，我們到市場要去溜溜，隨便買點東西。到了晚上，我陪你看電影去，今天的片子都不錯，你願意上那一家呢？露斯正想看電影，這句話，倒中了下懷。他就笑道：無論那一家都可以，只要片子好就行。烏泰然笑道：回去晚了，你不害怕嗎？露斯道：有什麼害怕？難道還怕洋車夫在半道上打劫我嗎？烏泰然道：不是那樣說，夜深的時候，一個人經過好長的街道。究竟是很寂寞的。寂寞的極端，也就可以解釋着是害怕。露斯笑道：如此說法，或者可通。那也沒有什麼困難，人情作到底，請你送我回家去就是了。不知道你可送嗎？烏泰然連連答應道：一定送，一

定送，若是不送，我就不算人。我和你也交過兩三個月朋友，我對你說話，失過多少次信呢？露斯笑道：我不是說你失信，因為到了那夜深，你也是急於要回家的，那抽得出功夫來送我哩？烏泰然道：今天晚上，我倒是有一篇文章要寫一寫。但是爲了送你回家，我不妨把寫文章的時期，壓下去一二小時，今天晚上的月色，一定是好的，你若是高興的話，我可以陪你踏月回去。長安街兩邊的樹木，長得青郁郁的馬路平坦坦的，慢慢的走回去，是非常舒服的。露斯道，不行，我就走不動的，要我由東城跑到西城去，那可要我命的，罷罷罷，你不送我……：烏泰然聽他這樣說，深怕她連電影都不去看，可把至成之局打破，未免可惜。因道：我不過是這樣譬方着說，散了電影以後，已是十二點鐘了，何至於再和你慢慢的走回去呢？我自然是雇車送你。露斯原是不大高興，經烏泰然這一陣恭維，心裏就痛快了許多。因笑道：今天是要你給我介紹一個朋友的，怎麼倒要你花上許多錢？又要耽擱許多時候的工夫。烏泰然笑起來道：那是那裏話呢？我就怕你不賞臉呀。於是喜氣洋洋的和露斯談笑起來。到了喝咖啡之後，料着露斯是不吃不喝的了。不過心裏還想作點人情，就問道：還要點什麼吃？本來露斯也就不想再要什麼了，因他如此一問，便想着若是不不要，倒顯得我這人受一點小惠就知足了，那如何使得？因道：吃了油膩的東西，倒用得着兩口煙，叫茶房來盒大炮台煙罷。烏泰然問了人家的話在先，等到人家要了東西，可不能含糊過去，只得叫茶房拿盒大炮台來。露斯將煙接到手，抽出一枝來，烏泰然早拿着

火柴，擦了一根，走到露斯面前，給她點着。露斯將煙伸過來，就着火柴頭上的火燄，含着微笑吸上了。可就和他點點頭道：勞駕。烏泰然見她的態度如此之好，心裏也是痛快的，於是自己也就拿了一根烟出來，自己畫着火柴吸上了。自己本來沒有烟癮的，這樣呼，也無非是在高興的頭上，拿來助興。而且這烟在番菜館裏，總得合四五毛錢，一根烟就是四五分了。烟味究竟如何，總要細細的咀嚼，不可大意過去了。正是這樣盤算着，露斯只抽了那烟小半截，却放下了。烏泰然笑道：平常不會看到密斯魏抽烟，你真有癮嗎？露斯笑道：我那裏有烟癮，鬧着好玩罷了。說時他將那大半截烟捲，索興向痰盂子裏一丟。只聽痰盂子裏啞的一聲，大概有兩三分錢，就是這下丟去了。烏泰然想着，你倒說的好，給我鬧着玩，一下子就玩去了四五毛之多，要是這樣耗費，那真有些受不了。當時烟已丟了，也沒法子挽回，只索罷了。一會兒茶房開了賬來，烏泰然接過來一看，却是四塊多錢，拿一張五元票給茶房，連小賬就不能全夠。在女朋友面前，不願烏出酸澀的樣子來，只得掏出一塊錢來讓茶房破了，另給幾毛小帳。這樣一算不要緊，當來尚七塊錢，只剩一塊多了。心想趕快離開這花錢的地方罷。她再要玩一個花頭，我就無法出門了。出得門了，把上東安市場一念頭，也改了。那裏什麼東西都有，若是依着女子需要的東西論起來，恐怕帶五百塊錢去，也不一定能走出大門。因道：密斯魏，不要上市場罷，那地方煩燥得很，全是些又忙又俗的人在那裏轉來轉去。依着我，還是到公園裏去走走罷。魏露斯本也不一定

要上市場，就依了他的話，一路上公園來。到了公園裏，烏泰然道：公園這種地方，本是風雅之區，根本上就不應當賣茶賣酒。你看那柏樹林子裏，亂七八糟，擺上那些桌椅，俗不可耐。露斯笑道：咱們不要批評，我知道你是不願意上茶館作東，對不對？烏泰然心裏打着這個啞謎，以爲總可以省去自己一元八角的茶資。不料謎面剛一說出，就讓人家猜着了。只得笑道：那更是笑話了。這些茶館的茶葉都不大好，要不然，我們光喝汽水罷。露斯笑道：幹嗎又喝汽水，先還沒有喝夠嗎？我是和你開玩笑鬧着玩的。烏泰然原是想着，她真要上茶座的話，我陪着她去，反正把上電影院的錢省下來，也就夠開銷的了，所以豁出去了索興請她喝汽水，不料天下事真有意想猜不到的，自己作一個大方，不料她反而退縮起來，給自己打這筆錢省了。因笑道：密斯魏，你看我這人怎麼樣？總不是一種無聊的滑頭吧？有些人對於女賓，總是二十四分謙恭。可是談到兩性的真諦，他一點也不懂。我就不然，有什麼程度，就做什麼程度。譬如我今天學校裏發了薪水，我可以請你吃大菜，就請你吃大菜。過兩天薪水用光了，我沒有力量做東，老實不客氣，我就說不能做東。這樣子辦，我不敢說這就是老實，反正我這人總是死心眼兒的交朋友，就是不討朋友的喜歡，總也不用欺詐的手段。密斯魏，你這人實在不錯，要人請就要人請，不要人請，就不要人請，省了許多無味的虛套話，這就好。我一生沒有別的長處，就是不肯恭維人，不是那樣真有十二分好的人，我決不恭維他一個字的。露斯望了他的一眼，未加深辯，向他一

訂約不忘典裘供小敘 接交有術敷粉發奇談

勿塗寫損壞
閱者注意請

笑。說着話就在公園裏面兜了兩個圈子。露斯走累了，一掉頭就在路邊樹底下一張露椅上坐了。這裏正是樹林深處，靠近牆的一段小路邊，除了望着隔樹林外，有一對一對的男女，絡繹於途而外，這身邊並沒有一個人影子，地方是十分的寂靜了。烏泰然和她說話時，只管向遠處繞着彎，繞到這裏來。明知道這裏有一張露椅，可是不便先行坐下，以至於在女友面前失禮，現在看露斯毫不客氣，倒先坐下了，就道：只顧說着話，我們繞了幾個圈子，不住的用拳頭去搥着腿，也就趁勢坐到露椅上來。露斯道：什麼？走這樣一點道兒，你會受累得坐下來，你真不如我了。烏泰然不說什麼，却對了她一笑，兩隻眼睛，幾乎合成了一條縫。露斯看他，嘴撇了一下，然後又輕輕咳嗽了兩聲。烏泰然道：密斯魏，像你這樣一個人，正應該求學，爲什麼倒急於找事？露斯歎氣道：無非是受了經濟的壓迫。烏泰然道：那差不多，設若你個人的學費有了着落，家庭的經濟問題，還有沒有牽涉呢？露斯忽然聽到他提出這個問題來，似乎不能無故而至此，便道：你爲什麼問這個話，你能幫我一點忙嗎？烏泰然道：這話我不敢說定，反正我有這一點心事罷了。我不知道你的環境怎麼樣，所以我也不敢胡說。露斯道：我的環境，你有什麼不知道，我家裏不但不能供給我的學費，連零用錢早就沒有法子管了。我若是能夠自己找出學費來，家裏總算輕了一場累，何至於還把家庭的經濟問題來干涉我呢？可是我要讀書，不光是繳了學費，就算完事的。此外還有許多附帶的用費，我都不能不預籌一下的。不然，到了上課的日子，車錢沒有

，點心錢沒有，甚至於連筆墨錢都沒有，我那裏有心去讀書呢？所以我對於讀書這件事，非常的消極。烏泰然道：若果你肯接受我幫忙的話，我想這一點事情，我還敢負責任，承擔下來。但是不知道你家庭同意不同意？露斯聽他說得這樣懇切，就不由得笑了。因道：有這樣好的事，我家裏爲什麼還不同意？烏泰然望着她，也是微微一笑。才說道：現在社會上的人心，都是自己怎樣，也猜人家怎樣，我無條件的幫助你讀書，人家不疑惑我抱什麼野心麼？在未說這話以前，連你多也會疑心到我的。所以我早把一句要告訴你的話，一直耽誤到現在，我還不敢說出來。我不料你倒是這樣很誠懇的接受的。露斯聽他如此說，分明是十分誠懇幫忙的了，心下很喜歡。便道：你若是願意幫助我、學費，我爲答覆你的盛意起見，我就不找事了。今天你約的前途既是沒有來，也就不必再約了。我現在是決定了意思，專門念書。烏泰然對於她讀書不讀書，倒沒有什麼關係，惟有她說不必找前途了，這倒是如釋重負，便道：好極了。我一定尊重你的意思。今天咱們且樂一天，明天我和你從長商議。兩人商議了一陣，都很歡喜。到了八點鐘，二人才出公園來。露斯也就真依了他的主張，不坐車子，和他一路走到電影院去。在電影院裏，露斯是看電影，泰然却是談話。電影散場了，露斯倒先說了，別坐車，慢慢的走着談話，走了回去罷。烏泰然道：看了電影，走回家去，是最好不過了。先是靜靜的坐着，欣賞靜穆的藝術，現在走着路，用很平正的運動來活動血脈，非常調和的，現在你會覺得我主張走路，不是會着省錢了。

露斯也沒有什麼可答覆的，聽了這話，可就笑起來了。二人走到長安街，烏泰然爲着欣賞夜景，可就帶了她在樹林子裏走。二人並肩齊着步子，低着聲音說話，聲音既低，兩人自然遠離不得，露斯比烏泰然身材短一點，步子也開得小一點。烏泰然爲催着她走快一點起見，就在她左肩伸過一隻手去，抹着她的右肩，帶一點推挽的氣力。露斯只管談話去了，雖然有人攙着她的肩膀，她也並不知道，二人走着談話，忘路之遠近，也就不覺出了樹林子。迎面來了一個警察，皮鞋得得的響着，烏泰然猛可的吃了一驚，就把手縮了轉來，故意把聲音放大起來，和露斯說話。那警察偏着臉對露斯烏泰然看了一眼，也不能怎樣，自走開了。烏泰然越高大了聲音，越將脚步走得快，離得那警察遠了，這才放慢了脚步，和露斯很柔和的談了下去。一直送到魏家門口，替露斯拉了門鈴，裏面有人答應着，烏泰然才向後一閃，閃到大門旁邊的牆壁角上去。魏家有人出來將門開了，露斯挨身進去，烏泰然才轉身回家。走到胡同口上就在電綫竿路燈底下，趕快就把袋裏那些鈔票銅子票一齊拿出來，點了一點，大概只剩四毛錢。預備過一冬的一件皮袍子，現在只樂了半天，就沒有。明天來時，她要我招待時，我那裏再有皮袍子當。若不招待，豈不將今天這一番水磨工夫，付之東流。自己便計議着，要怎樣的應付這一個關節。借着這思維的工夫，當着消遣，也就可以忘行路之疲倦，於是就不知不覺到了家門口。敲門進去，家裏人都睡了，各屋子裏的窗戶，都是黑漆漆的。自己摸進房，擦了洋火點着燈，才看見床頭邊那口木箱

，不曾鎖住。箱子裏的衣服，却是亂七八糟，在床上堆成一片，原來是出門窩皮袍子的時候，只管趕着鐘點，不曾收好呢。這箱子裏東西，還是很零亂的放在床上，不能不檢好了來睡覺，於是無精打彩，將那些東西慢慢的向箱子裏放。放完了，自己不覺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句道：管他呢，這年頭兒過一天算一天。這才躺在床上睡。到了次日，烏泰然到學校裏去教書。時候剛一進校門，却碰到了校長。那校長輕易不到學校裏來，遇到了教員們，少不得敷衍兩句，因對烏泰然道：我總想到府上去看你，又把門牌忘了。那校長本是大學校的教授，這裏的校長是掛名的。這時，正要趕到大學校裏去上課，說着話，將脅下夾的大皮包緊了一緊，左肩向上聳了一聳，右手拿着的斯的克，向地下擲了兩擲，這就表示有要走的樣子。烏泰然笑着點了一點頭道：校長校長，請你等一等，我有幾句話和你說。校長見他那樣急迫的樣子，料着總有要緊的事，只得停住了脚步。烏泰然笑道：不是別的事，有幾家書局子，再三要求，要我和他們寫點東西。我推辭的回數太多了，不能不寫一點，敷衍面子，因為我寫了一本藝術的人生觀，稿子全得了，就差前面幾篇序不能含糊，總要找幾個對於我有相當認識的人落筆。校長和我會面雖少，是很知道我的，我想請您作一篇序。校長以為什麼了不得的事，說破了，是這樣不相干，便點着頭道：可以，可以。幾時要？說畢，挾着大皮包的肩膀聳了一聳，又要走。烏泰然搶上前一步，兩手一伸，攔着他的路，笑道：我還有一句話，請您等一等。校長以為他真有什麼話，就等着了。烏泰

然笑道：這話原是不好開口，但是我受環境的壓迫，請您原諒。校長急於要走，那有工夫和他客氣。便道：我一定說解。請你說罷？見校長答話的情形，諒其不致對他所求，十分拒絕，想了一想，又伸起一隻手來，爬了一爬臉，然後吸了一口氣笑道：我這兩天，不幸得很，老母得了一種時疫，花了許多錢醫病。現在雖然是病好了，但是還要錢調養……不等他說完，校長就明白了，便道：既是老太太有了貴恙，那是特別情形，小忙自然是不能不幫，但不知泰然兄需用多少錢？烏泰然看他那樣子，雖是考慮中，然而錢是鬆口了。也不敢說多，便道：若有十塊錢也就解圍。校長笑道：我以爲你困難要多少錢來解救哩？原來不過十塊錢。不必又鬧到會計那裏去了，就在我這裏先移挪十塊錢去用罷。說着他就在身上摸索出皮夾子來，抽了一張十元的鈔票，交給烏泰然。並道：請告訴我府上的門牌，我明日到府上去看老伯母。烏泰然笑道：不敢當，不敢當，今天再調養一天，明天就好了。校長笑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客氣了。改天見罷。說畢，他就走了。烏泰然不料隨便說一句話，就弄了十塊大洋到手，究竟老母這兩個字，暫時還不能拋棄。這一天高興得很，上臺講起課來，也格外有精神。上完了課，首先就跑到大街上洋貨舖裏去買化妝品。進了洋貨舖，那一陣香水香子。味兒先就芬芳撲鼻，用藝術的眼光去看，也就不知道要買那一種好，這已經夠令詩人陶醉的了。烏泰然在玻璃櫃上徘徊了許久，才挑了一條花綢手絹，塞在西裝的上層袋裏。然後買了一些東西，和舖子裏要了一個紙盒子，裝得半

平正正。心裏高興極了，夾了那個紙盒，乘車向露斯家來。露斯昨日聽到烏泰然能在經濟上幫忙的話，也是快樂得起坐不安。現在家聽到門響，並料是他來了，連忙就到外面來開門。一見果是他，而且脅下，還夾了一個包裹。露斯對於幾家有名的洋貨舖，都有相當認識。這時看到紙盒外的皮包紙，恰是一家熟舖子裏的招牌，大概是他買着東西送禮來了，不然，他不會帶上一包東西向這裏看女朋友。笑道：你這人倒不失信，說什麼時候來，就是什麼時候來的。烏泰然走進來，替他關上了門。露斯却把右手一個食指，按着下嘴唇低頭說道：我讓你到那兒坐呢？烏泰然道：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的，這要躊躇作什麼？露斯笑道：你有所不知，我來了一個女朋友。烏泰然將頭一伸，向她笑道：一個女朋友？誰？我見過嗎？露斯笑道：就因為你們沒見過，我很躊躇。我不知道是介紹你們見面好，還是讓你先到一邊等着好？烏泰然：你介紹一下子，多麼好，大家坐住一處談話，不熱鬧些嗎？你叫我躲開女朋友，大開起倒車來嗎？露斯最怕人說她開倒車，連忙道：有什麼不能見面的。不過人家願見不願見。是個問題我可不能代人作主，既是你罵我開倒車我就硬要去見她一見，說着人在前面走，向烏泰然招了一招手。烏泰然含着微笑，一路跟她走去，到了類於客室的屋子裏，不由得烏泰然驀然一驚。這裏坐着嬌小玲瓏的女郎，穿了一件粉紅的短褂子藍綢裙兒，托出烏油的頭髮，和雪白的皮膚來。烏泰然對少女之美，最贊成有長的睫毛，這個女郎正是一雙很活的眼睛，藏在長長的睫毛裏，露斯還不會介紹那兒來

，他 了一張橫列印字的名片，彎了腰，雙手遞過去。那女郎伸手接了，笑道：對不住我沒帶片子。在她這一笑之間，雪白整齊的牙齒露了出來，烏泰然笑着鞠了一個躬，自己報着自己的名字道：烏泰然這深覺得她另有一種笑時的美，肩膀一抬，就笑起來。露斯在一邊問道：你笑什麼？烏泰然不料她有這樣一問，臉先紅起來，笑答道：這一位，我好像在那裏會過哩。露斯這才介紹道：也許你見過的？這是密斯嚴守貞。對於舞蹈一層，最是拿手，凡是有規模的遊藝會，總有密斯嚴在內。烏泰然笑着點頭道：對了，對了！密斯嚴的跳舞，實在是好。那回我看見了之後，腦經裏就常有那樣一個跳舞的影子。嚴守貞聽說烏泰然瞧過她的跳舞，便笑道：是在什麼地方？烏泰然想了一想道：是春明舞台。嚴守貞搖了一搖頭道：不對，我從來沒有在那地方跳舞過。烏泰然點了點頭道：也許是我記錯了。但是我的確在一個地方，看過密斯嚴的跳舞，那一回，我還記得清楚。是歌舞劇月明之夜。嚴守貞笑着點了點頭，沒有作聲。烏泰然笑道：怎麼樣？我說很確不是？露斯道：你別說了，越說越不對。密斯嚴雖然跳舞，却是從來不表演歌舞劇的。烏泰然的臉上，不覺黑中透紫，笑道：反正我不是撒謊，總看過密斯嚴幾回的。嚴守貞笑道：這很不成問題，從前見過，我們現在是朋友。從前沒有見過，我們也是朋友。烏泰然聽了這話，很覺她替自己解了圍，而且看她這人說話是這樣乾脆，一定也是很開通的人，倒覺得合脾胃，便靠在近她的椅子上坐了。首先幾句話，少不得就問學校裏的事。她說，現在所上學校的

功課，不大好，打算要另找一個比較好的學校。烏泰然一拍手道：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了，密斯魏也正在託我找一個相當的學校，我來招攬這一部分義務，密斯敏和密斯魏同進一個學校，好嗎？嚴守貞笑道：掉學校我是很希望的，可是同時我又怕考。烏泰然連忙搶着答語道：行行行，我既然出來和二位找一個學校，一定想法子免考。就是要考，也總有其他的法子可想的。嚴守貞見烏泰然談話那樣和藹，看他的臉色，又是那樣正經，覺得這人很不錯。在她心裏這樣猜度着，對烏泰然就不免多了幾眼，烏泰然看這情形，也就知道她的意思了，越發摸了一摸領帶的結，又將大襟整了一整。把往日容易嬉笑的样子，完全收了起來。露斯這時已將烏泰然送來的紙盒子打了開來，將裏面的化妝品，分別查點了一點，大概值錢不少，笑着對烏泰然道：我早就望你來商量考學校的事，原來你和我去買東西去了，這倒難怪。烏泰然道：也不是存心要送禮，我走這洋貨舖門外過，看見那玻璃窗裏美麗的裝璜，我就想到美麗的女郎們。這個世界，若是沒有女子來點綴，那未免太枯燥了。女郎們若沒有這些化妝品使用，也就少了一層烘托之美。有些人說，化妝品會掩飾天然之美，我覺得不對的。我覺得化妝品也是一種神祕的東西。醜人用了，增加她的醜態。美人用了，也就增加她的美麗。譬如白石階上，堆了一層白雪，自然是像玉一樣。陽溝裏舖上一層雪，就變成爛泥了。我有了這個感想，我就情不自禁，受了愛美性的衝動，進去買了些化妝品。我這東西買來了，你說我應該送給誰呢？露斯聽了這話，倒先笑了。便問道：

：密斯嚴，你覺得他這話怎麼樣？有些人說，女子擦脂抹粉，是喪失人格。我以為這話不通，有人格無人格，不在乎這上面。嚴守貞是一個美術化的女子，一日也離不開胭脂粉的，露斯說的話，和她向來的主張，正是不謀而合。便將她右手捏着的白骨扇子，在左手心裏一擊，點着頭道：對極了！我就是這樣說。有些男子，專門攻擊女子愛美，其實男子又何嘗不愛美，他們穿着俏俏皮皮的西服，繫着紅綠的領帶，五天一理髮，一天一刮臉，這不都是愛美嗎？據我一個朋友調查，男學生寢室裏，平均是一個人一盒半雪花膏，那似乎不中於女生吧？烏泰然道：這話可又說回來了，依我主張，一盒半雪花膏真不算多呢。男子實在因為他沒有用胭脂粉的資格，說着有的話，一定賽過女子去十倍。有些男子說，女人就是藝術，他以為是侮辱了女子。其實不啻反過來說，男人不是藝術，這不是侮辱自己嗎？惟其是女人具藝術，所以胭脂粉，女人獨有的。男人不是藝術，男人就不配用胭脂粉。露斯笑着說了四個字，豈有此理，也沒有別的話來責難他是嚴守貞却望了他的臉笑道：那末，你擦粉不擦粉呢？她以為這一問可以把他難到。不想他舉起手來摸着臉道：擦的擦的，不過不是用粉，只抹雪花膏罷了。我還有個奇異的嗜好，喜歡用女人剩下來的雪花膏。因為那在心理上給了我不少安慰，擦過那剩餘的雪花膏，對鏡子一照，覺得我漂亮多了。這兩位小姐對了他奇談，真是再沒有其他的話可說，只互相看着一笑。

第二一回 計鈔作東席前佯罵酒 解圍共座案下巧傳音

烏先生並沒有感兩位小姐的笑，有什麼不好的意思。生平都覺得女人對我笑，那就是好的。他索興不客氣，就問嚴守貞道：密斯嚴，你看我這種主張怎麼樣？站得住腳嗎？嚴守貞笑道：很好嗎！說着點了一點頭。烏泰然站將起來，連連拍着手道：我不料今日無意碰到一個同志，以後我要寫點東西，把密斯嚴的言論加入，這不啻增加我一枝生力軍了。他在這裏這樣高興的說着，可是露斯一言不發，等他把話說完了，她才鼻子孔裏哼着冷笑了兩聲。烏泰然一想不好，這幾句話把魏露斯得罪了。連忙轉過臉向露斯陪笑道：不用說，你對於我的主張，完全在贊成一方面的人了。我今天下午請你們吃小館子，並且請密斯嚴作陪，不知密斯嚴賞臉不賞臉？嚴守貞笑道：若是專請我，我不敢當。若要我陪客，我當然不辭，露斯笑道：這話就不對。應該說是密斯嚴，讓我來作陪客。因為老烏和我熟識一些，和密斯嚴可是初次見面。嚴守貞道：不敢當，不敢當。請客不在熟不熟上面分別的。她兩人這樣謙遜一番，可是誰也不說不去。烏泰然買了兩塊多錢的化妝品，身上還有七塊多錢，要說作東請客，總算是綽有餘裕。這就放寬着心陪魏嚴二位女士，大談而特談，一直談到黃昏時候，然後三人一齊跑到小酒飯館子裏去。一面吃着喝着，他一面說是和教界有些什麼聯絡。魏嚴二人在他這一分殷勤的態度上看了去，覺得他這話句句是真。等

飯吃完了，烏泰然先問露斯道：明日什麼時候在家？也許我來看你。露斯記掛着他答應補助經費的一件事，便道：出去是不出去，不過你要約定了時候來，我一定在家裏等你，烏泰然偏着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這可說不定。你也不必在家裏等我，我若是會不着你，我就向大堂留一句話，約了地點再談就好了。露斯以爲很便利，也就答應了。烏泰然便道：二位女士，都要雇車嗎？密斯嚴府上住什麼地方？嚴守貞笑道：不客氣，不客氣。我自己雇車得了，回家沒有多少的路。烏泰然道：密斯魏決不應該客氣的，先給你雇一輛車，好嗎？露斯笑道：我客氣什麼？你不給我雇車，我也要叫你替雇車的。烏泰然連忙告訴了夥計的地點，讓夥計即刻和露斯雇車，自己却一面陪了這二位來賓說話。夥計一會來報告，說是車子雇好了，露斯分明聽到烏泰然給自己報告住址，所謂車子雇好了，一定就是自己的車子雇好了，這用不着客氣，自己先走了。於是挽了嚴守貞一隻胳膊道：你走回去嗎？嚴守貞笑着點了一點頭，露斯道：明天我在家裏等你，我們詳細的談一談，今天可沒有談得好呢。嚴守貞還是不說什麼，又點了一點頭，烏泰然道：不忙，我們一齊走吧。於是會了飯帳，一同走出店門。到了門口，替露斯雇妥了的人力車，攔着門口放下車把，露斯也沒有考量，坐上車去，就拉着走了。這裏烏泰然却向嚴守貞道：密斯嚴，真要走了回去嗎？嚴守貞道：路不遠，走回去罷。烏泰然道：一個人走路究竟不好，我送密斯嚴回府去罷。他說了這話，就跟着嚴守貞走，他剛才走了來，而且態度非常殷勤，說話也越柔和，嚴守

怎能說出不要他送的話，所以兩人很接近的走着，一步一步向着胡同裏走去。嚴守貞原住在很僻靜的地方，當然是小胡同了。這小胡同裏，很遠很遠的，只有一盞電燈，人在胡同裏走着，雖是前後跟着走，也有些看不清。烏泰然格外的走緊兩步，靠住了嚴守貞。兩個人走一步靠一步衣服都磨擦得發出瑟瑟的聲音來。嚴守貞也不走快，也不走慢，只是合着烏泰然的步伐走，却一點也不作聲。烏泰然先也守着沉默，到了最後，他忍不住了，就對嚴守貞道：今天晚了，我是不便到府上去打攪，我想明天密斯嚴若是無事的話，我很希望密斯嚴能許我來奉看。嚴守貞笑道：喇！你幹嗎說得這客氣？你明天不是要和密斯魏去商量學校裏的事嗎？烏泰然道：不，那是下午的事。上午我很閒的。我想在明天密斯嚴未曾出門以前的時候就到？不知道行不行？嚴守貞笑道：你這話有點玄，你知道什麼時候，是我出門以前？什麼時候，是我出門以後呢？烏泰然道：我想上午九點以前，總是密斯嚴未曾出門的時候吧？嚴守貞道：那也不一定，有時候一到八點半，我就出去了呢。烏泰然道：好罷！我明天準於八點半以前來奉看。嚴守貞沉默着想了一想答道：你起來得有那早嗎？烏泰然道：有有有，我七點鐘就起了床的。若是來早了，府上還沒有開門的話，我就站在大門外等上一等，那也不要緊。我這人無論作什麼，都是專一的。嚴守貞越想推辭，把這約會，倒弄得越是結實，只好索性不作聲了。烏泰然將她送到了家門口，退後兩步站定，等她進去了，然後才轉身回去。到了次晨七點鐘，他就起床了。馬上倒了一盆熱水，

拿出剃頭刀來，將短鬚樁子，先刮了一會。又拿出一盒雪花膏，伸着兩個指頭，挖了一大撮，在指頭上，於是放入掌心，兩手一搓，完全糊在臉上。西裝只這一套，無可換的，脫下來使勁彈了一陣子灰，用刷子又刷上一陣，然後這才對鏡子照了幾次，整好衣服，雇了車向嚴守貞家而來，到了嚴守貞他家門口，一看手裏，剛剛是八點。人家是否起來了，這却不敢斷定，馬上敲門，又怕人家不願意，在門口先躊躇着不能決定。待了一會，聽到裏面有咳嗽聲，料是有人起來了，就拍了幾下門環。門環響過，可沒有人答應。時候本來太早了，又不便再敲，只得再等一會。約莫有二十分鐘的工夫，裏頭又咳嗽了兩聲。這次下了決心了，非把門敲開不可，便使勁將門亂拍了一陣。裏面有個蒼老的聲音，罵了出來道：「死倒馬子的，越來越早。誰都像你們，天一黑就躺着去。我們晚上熬到十二點鐘，還不定能睡不能睡呢？卜咚卜咚把門亂打一陣，把人吵起來，真是討厭。烏泰然明知道裏面的人是誤會了，又不便回駁，只好默然站着，等他把門開了，一開門却是一個五十以上的女僕。她見是穿西裝的少年，勉強把一臉怒色收了，一瞪眼問了聲，找誰？烏泰然一見老媽子這種不妥協的樣子，這要說是來見她小姐的，未免不入耳，因之望着她的臉，猶豫一會子。老媽子見他不說話，只管發楞，便問道：「你到底是找誰？說呀！一大清早，就來麻煩。烏泰然笑了一笑，用極低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們小姐在家嗎？這一句話一共七個字，就是烏泰然自己，也只能聽到五個字，就是你們在家嗎。那小姐兩個字，聲音細得無以復加，只不過

有點嘴唇皮顫動而已。那老媽子倒是有相當的聰明，雖聽不出什麼來，就在他這種神情上，和他一套西裝上去猜想，也逆料是爲小姐而來的了。因道：這麼早會不在家嗎？家裏人都沒有起來。烏泰然見她雖是有些氣鼓鼓的樣子，然而據這種情形，加以揣測，大概就是到他們家來拜訪小姐，也是不妨事的了。於是把膽子壯了一壯，問道：你們小姐，約了我這時候來的，他幾時能起來呢？老媽子道：那說不定。說完了這四個字，他手扶着兩扇門，就有耍關起來的樣子。烏泰然也扶着門問道：大概九十點鐘能起來嗎？他一隻手扶了門，一隻手就伸到衣袋裏去，掏出幾張銅子票來，向老媽子手裏一塞道：這個給你買包茶葉喝。老媽子伸了一隻手接住票子看了一眼，約莫有一百多枚銅子，不由得臉上皺紋。一齊發現出來，眼睛合了縫，笑着向烏泰然道：喲，還要您先生花錢？您貴姓？烏泰然道：我姓烏。你們小姐醒了，請你對她說一聲，就說我一早來拜會她的。老媽子笑道：不價，您要是能等的話，請您等一等，我去把我們小姐叫起來。烏泰然笑道：行的，我能等，隨便等到什麼時候都可以。說着這話，已經推着門挨身而進。老媽子將他引到客廳裏，笑道：您坐坐罷，我去叫他去，一定會叫起來的。烏泰然坐下，那老媽子笑住了。不多一會兒，她拿了幾張報來了，笑道：烏先生，您先瞧瞧報罷，她已然起來了，待會兒就會出來的。烏泰然正覺得無聊，這報拿來，正好解解悶，於是展開報帶看帶等，把一張報都翻完了，嚴守貞果然出來了。她穿了白地黑花的舊長衫，頭髮一把向後梳着，微微的蓬起，一種

晨裝未上的情態，非常嫵媚。她走到客櫃門口，手扶着門，站定了，且不進來，淡淡的笑道：你真早啊！我沒有想到你這早就來。烏泰然見了她進來，早已站起，遠遠的就一鞠躬，笑道：昨天你不是約好了我這時候就來的嗎？嚴守貞將手理着頭髮，臉上滿是不高興的樣子。慢慢的低着聲音道：昨天我說話是鬧着玩的，你倒是信以為真。老實對你說，這不是我家，是我一個叔叔家裏。我叔叔孀孀都是睡得很晚起床的，早上來客……說到這裏，不覺又笑了一笑。烏泰然道：那末，我是太老實了，對於老實的朋友，你應該諒解的，嚴守貞雖然滿肚子不高興，然而烏泰然一再的道歉說好話，臉上又是那樣的極力表現出和藹樣子來，無論如何，這氣是不容再發的。便笑道：這無所謂諒解不諒解，本來是我約你來的，要錯我先錯了。烏泰然站起來道：其實我並沒有事，若是密斯嚴早上還要看功課我就先去看兩個朋友，回頭再來。說着，將桌上的帽子拿到手裏，向嚴守貞便彎着腰點點頭去。她見烏泰然如此，更過意不去，將手兩邊一伸，擋住去路，笑道：笑話笑話。我也沒有什麼事，很歡迎朋友來談談的。烏泰然將草帽子放下，笑道：我正想借今天早上這點閒功夫，和密斯嚴討論討論我們青年出路，密斯嚴是個極聰明的人，一定可以指示我許多法則。嚴守貞口裏謙遜着，心裏就默想這人和其他男子不同，絕對不託大的，也就不覺走進屋來坐下。烏泰然談了一些青年應有的態度，慢慢談到文學，又更談到藝術，最後就談到他的人生觀，是偏重於愛美與活潑的一方面。讀書固然不是關門作的事，就是找生活，

也不要太單調了。造化是這樣奇妙，生一女子，就生一個男子來陪伴她。這人生若是沒兩性的調劑，一切都沒有意思。他說到這種地方，就去偷看嚴守貞的顏色，見她臉色如常，又接着道：異性朋友叫我做事，我是不辭勞苦的。惟其分明是有了這種勞苦，才能鼓勵我爲生活而奮鬥。嚴守貞雖然覺得他的話，有些着痕跡，然而他的意思，是偏重於恭維一方面的，一個人拿話恭維來着，無論他怎麼樣的方式，總無可厚非。因之對於他的話，不贊也不回駁，只是微微一笑。烏泰然看到她不但默受，而且微笑，還認爲是個可以攀談的朋友，於是就放胆一談。由八點多鐘，談到十點多鐘，沒有一點倦容。後來還是嚴守貞笑道：請你坐一會，讓我進去看看家叔起來了沒有？說着就回上房去了。好在這客廳裏還有幾份報，便拿起來消磨時間。報本是看過了大致的，這時，就把要聞社會新聞一些極不相干的消息，都看了一個仔細。副刊和雜俎，是早看過了，現在又溫上一遍。把這些東西都看過了，嚴守貞還沒有出來。於是把分類廣告，論前廣告都看了。最後連整板宣傳賣藥的廣告也看了一個小字不漏。也不知嚴守貞有什麼事就誤了，始終不曾出來。看完了字畫還在屋子裏小小兜了兩個圈子，嚴守貞才笑着出來道：真對不住，家叔起來了，有點事要我作，我抽不開身，真是讓你等了好久。烏泰然道我原沒有什麼事，多等一會，也沒有關係，我也本想着你有事應該走的，可是不當着主人面告辭一聲兒，那是無禮的舉動，我不能在一個新朋的面前如此無禮。嚴守貞見他這樣的謙遜，把那發出來了的逐客令，只發出

計鈔作東席前伴罵酒

解圍共座案下巧傳音

四四一

勿塗寫損壞
閱者注意請

來一半，又收回去了。便隨便的說了一句，多坐一會兒，也不要緊。烏泰然拿着帽子的手，慢慢放了下來，帽子又放在棹子上了，因道：我不必在這裏久坐了，密斯嚴若是沒有什麼事，我倒很希望能夠陪着您上公園去一趟。然而這話雖是很冒昧，可是在這樣男女社交公開的時候，這是我們應當認爲平凡的，密斯嚴以爲如何呢？嚴守貞笑道：這本來很平凡的。烏泰然站起來一拍手道：我就知道密斯嚴是個新時代的女子，和別的小姐派不同。今天的天氣很好，上午的時候，公園裏遊人不多，我們有什麼可研究的問題，正好在這好的環境裏，提起精神談上一談。異性朋友，爲什麼就不能和同性的朋友一樣，有了什麼問題，可以到公園裏去暢談呢？嚴守貞本不想和他到公園裏去的，現在他不上公園去，就是落伍的女子，這句話是不能承認的，不過說到有問題研究，這算捉着了一個機會了，便笑道：什麼問題？這樣的費研究？烏泰然就猜着不免有此一問，而今果然。這個是未必問的，自然在學問一方面的話，一個新式的女子，女子心裏，她似乎不怕人家拿什麼問題來和她討論的。嚴守貞不料他曾說出這句話來，自己若要自命是個新式女子，就無法拒絕他提出問題來討論了。笑道：那末，我請你等一等，我去和家叔說一聲，免得回頭他來找我，我又不在家。烏泰然聽說她肯去，再等一會兒，這是毫無問題的事。嚴守貞進去了許久，却換了一件綠嘩嘩的旗衫，銀灰高跟皮鞋出來。遠遠的就看見他臉白了許多。其一，固然是新擦上一層粉。其二，是頭髮梳得漆黑油光，將臉的白色襯露出來了。他一面

走着，一面抬起一隻手來，將頭髮按了幾下。這是合了烏泰然這一句話，美人擦胭脂粉，美人兒更美，可以讓他慢慢的來賞鑒了。當時二人出了大門，就一路向公園來。到了公園裏，就先就請嚴守貞喝咖啡點心。吃過了點心又問嚴守貞午餐吃中餐呢，是吃西餐呢？她說你何必那樣客氣，這樣一來，倒讓我拘束起來了。烏泰然笑道：密斯嚴自己要拘束起來，我也沒有法子。我的人生觀，有點奇怪，以為只要自己覺着痛快，就無論花錢請人也好，花錢自己一個獨樂也好，或者人家花錢請我也好，只要看得人生花錢是求安慰的，就用不着客氣，若要玩客套，那就涉於虛偽。虛偽人生觀，這是無意義的。我希望密斯嚴，不要走進這一條路去。嚴守貞將脖子一偏道：這話我誠意的接受，我決不會講客套的。你請我也可以，我要吃西餐。烏泰然道：當然是請你吃西餐。我知道有一家學生飯店，弄出來的菜，真正是俄國口味，我們上那裏吃去。那裏的午餐，雖然只要七毛錢一客，然而我們吃東西，是講究口味合不合，不是討論錢多錢少的問題，所以我總是照着我的意思，專在那裏請客。慢說那裏的菜，實在好吃，就是不好吃，我們既是學生，在學生飯店吃飯，那也算是英雄本色。嚴守貞起初的意思，以為公園裏有的是吃大菜的地方，在園子裏吃也行了，現在他說到吃東西要不失學生本色，這就只好和他一路上學生飯店了。二人談着話，一路走出公園。好在去路不多，二人並排步行而去。到了那家菜飯館裏，找了一個座，烏泰然裝着小便的樣子，走出屋來，在小便處將身上的破皮頁子掏出來看了一看，計一共

還有四元二角的藏資，縱然吃兩客飯，帶給小賬，也不過是一塊六七角錢，下餘的還可以請看電影。自己還怕心裏估計的不準確，就掏出日記本子，用鉛筆寫了個臨時預算表，果然連電影休息時間，買糖果的錢都列入在內，一共不過三塊錢，這可以大着胆子入席的了。於是將日記簿揣在懷裏，笑嘻嘻的復身入座。還不會坐到椅子上去，首先就問道：密斯嚴，你還要吃什麼嗎？這裏的東西，都不算貴，在這裏吃東西，都是身受實惠，並不奢華，你的意思以為如何？嚴守貞笑道：不必客氣了，一切都依照你的話辦。你以為怎樣是不客氣，我也就怎樣的吃。這一句話，正合上了烏泰然的計劃，他就吩咐茶房，各來一客菜。茶房問要不要酒？嚴守貞向來酒量大，尤其是愛喝白蘭地，昨天說話之間，曾和烏泰然表示了這句話的，說是自己酒量有點把握。烏泰然明知能喝，而且白蘭地要幾毛錢一小杯，就向茶房道：我們是學生，學生會喝酒嗎？給我們拿一瓶汽水來，就得了。嚴守貞心想，幸而要喝酒的這句話沒有說出來，要不然，未免失儀了。汽水拿來了，但是瓶子小，玻璃杯子大，一瓶汽水，他只好倒一杯。嚴守貞的杯子倒完了，不能將烏泰然的杯子空着，又開了一瓶，給烏泰然杯子裏倒上。烏泰然向茶房看了一眼，茶房也不知道對於主顧，是那處招待不週，讓人家生了氣，手裏哆嗦着將汽水倒完，便退到一邊去。這裏烏泰然笑嘻嘻的陪着嚴女士將飯吃完，也就有一點多鐘了。因笑道：我覺得高尚的娛樂，只有看電影，一方面有藝術的欣賞，一方面又保守着我們的沉默。一個星期，無論如何，我是

要到電影場去兩次的。嚴守貞道：我是最愛看電影的，只要有了好片子，無論怎麼忙法，我也要去看的。烏泰然笑道：好極了，不料我無意中得了一個知己，今天我就請密斯嚴去看電影，不知密斯嚴願意上那一家？嚴守貞要說不去，自己先已承認了，是個愛藝術的人。要說出來，得向家裏通個消息，怕烏泰然笑她家裏專制，只得說道：現在不過一點鐘，還早着啦。烏泰然道：不要緊，我們還到公園裏去溜兩個彎，一兩個鐘頭的時候，還不一溜就過去了嗎？嚴守貞笑道：溜一兩個鐘頭的彎，這腿可夠瞧的了。烏泰然道：說是溜彎，並不一定要走着不歇，你能夠坐着和我談談，那更好了。嚴守貞總覺烏泰然的話，是在於有理的一方面，還是依着他的話辦去好，便笑着點點頭。烏泰然掏出錢來，會了飯賬，共是一塊三毛一分，應該找九分之多。烏泰然給了他一塊四毛，讓茶房找銅子回來。茶房以爲給他小費，還不止加一，所以等找了零錢回來，然後一塊兒給小費，急忙忙，很高興的將銅子找來了。這時嚴守貞已走出雅座去，烏泰然接過銅子向袋裏一揣，轉身就要走。茶房只得向旁邊一閃，攔着去路輕輕的笑道：先生，小費沒有算在裏頭呢。還泰然將臉一板，回過頭瞪了他一眼道：胡說，我回回在這裏吃東西，都是算在帳裏，爲什麼這回倒不是呢？伸手到袋裏，估量着還藏着銅子的一小半，顯出不曾計算，而又毫不在乎的樣子，將手上的銅子向桌上一扔，叫了一聲拿去，掉轉身三步兩步，趕快的走了開去。茶房追了出來時，他已走遠了，也就只好不追問。烏泰然陪着走上了大街又轉到了公園裏去。果然

溜到三點鐘，就和嚴守貞一路上電影院。看完了電影，還雇了一輛車，送着她回家去。一直送她到了門口，才躊躇着道：密斯嚴，我們可不可以再訂一個約會。若是在十二點以前。露斯聽了這話，大可以婉辭謝却。現在和他有一天的情感，而且覺着這人，究竟不壞，便笑道：你太客氣了。只要愈有功夫，我歡迎和你談談的。烏泰然道：若是明天密斯嚴沒有什麼事的話，我再來奉看，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才合宜？嚴守貞道：要不然，我們明天下午在密斯魏家會面吧。烏泰然想了一想，嘴裏又微微嘆了一口氣，答道：密斯魏是個活潑的人，關於討論學問一方面，也是取着活潑態度的。依我說還是我到密斯嚴這兒來罷。時間就是下午準一點，你看如何？嚴守貞不能再推諉了，便點了點頭，於是烏泰然高高興興的回家去。這使電燈上火多時了，他們倆樂了這一天，可把那在家裏約的魏露斯，等的如熱石上螞蟻一般。要出去呢，誤了今天的約會事小，烏泰然答應幫自己忙的，這樣一來，把一樁好機會，會讓嚴守貞一人搶奪去了。要說不出去，在家裏悶坐着，一點事沒有，實在煩悶得很，找了一本小說，坐着看了幾行，又到大門口望望，望望之後，又坐到房裏去寫幾個字。他就是這樣來來去去，坐立不安，一直等到天色黑了，電燈也來了火了，這才知道烏泰然是決計不來了，嘆了一口氣，不再等了，拿了一條紅紗圍巾，披在脖子上，就出了大門。但是時間這樣晚，無論會什麼朋友，也不大方便。就在夜市上逛了一趟，散悶散悶。看到浮攤上擺着那些東西，自然不少可愛的，本想買兩樣，無如身上的錢不方便

，只好望了一望，就離開浮攤而去。心想若有一個人在經濟一方面幫助，住洋樓坐汽車，縱然是想不到。若說買這些零碎東西，無論如何，那是不成問題的。依着自己的脾氣，本來要和烏泰然決裂的，可是一想，剛剛得着一條活路，這就要把這條路塞死了，未免太傻。雖然他今天對於我失約了，以他向來對我那樣拚命接近的態度而言，決不能突然就把我拋棄了。我想到明天，他一定會向我解釋這種誤會的。如此一想，轉覺神曠神怡起來，倒高高興興的回家。他預料着，十二點以前，烏泰然一定會來的，上午又坐在家裏靜靜的等着。不料又等了半整天，還是未曾到。露斯這就奇怪起來，他那天臨別的時候，切切實實約定，準第二天來和我商量學校裏的事，要說他有事耽誤了，只應該昨日一天，何以接連兩天，都不回我一點音信，這種態度似乎不是偶然的，莫非他和嚴守貞交情攀好了，却將我拋到一邊？但是他們不過初次見面，何至於馬上聯合一氣，拋開我這介紹人呢？露斯自己一個人疑惑了一會子，又不能解決人家是不是真聯合了，光是烏泰然不理會，要交男朋友，有的是，那也不算什麼，若是烏泰然本願繼續幫忙的，却是嚴守貞霸佔獨吞了，這人未免有點不講交情，那我對於她，非執相當的報復手段不可。想了一天，實在放心不下，次日上午，便親自到嚴守貞家去見她。這個時候剛剛是九點多鐘，露斯料着嚴守貞也不過將起來，現在來找她一定是找得着的。不料到了嚴家那條胡同，只一進口，就見烏泰然和嚴守貞兩個人，笑嘻嘻的由大門內出來，這兒由西口進，他們却是要由東口出。露斯只得

老遠的曬着密斯嚴。嚴守貞聽到，一回頭看見是她，就住了脚。露斯走上前去，只見烏泰然離開嚴守貞兩三尺路，斜斜的站着，黑臉上却有點兒紫色。露斯走近了，他點着頭微微一笑。露斯也不理他，却對嚴守貞道：這幾天都沒有見你，我知道你一定忙得不能開交，所以今天趕一個早來找你，以爲你總在家裏的。不料你比我還早，已經打算出去玩去了。打算上那兒去呢？這樣早呀，能帶我去一趟嗎？嚴守貞紅了臉道：我忙什麼，今天一早，密斯脫烏來了，他要約我到你那兒去，和你談談學校裏的事。誰知道你今天早上，也想起來了邀我呢？露斯道：你當然不會料到我來的，可是我也料不到你們倆這個時候會去邀我？嚴守貞臉色一正道：密斯魏，你的話，恐怕有些誤會。露斯冷笑道：有什麼誤會，在這樣社交公開的時候，誰願和誰交朋友，就和誰交朋友，第三者來干涉，那本來等於扯淡。嚴守貞也冷笑道：是啊！第三者干涉那算扯淡。可是有些第三者，他硬要扯淡，又有什麼法子呢？露斯將臉紅着，挺了脖子道：干涉那還在其次，有些人拉人家的朋友去作朋友，不是扯淡，還有些無聊呢。烏泰然在旁邊聽到這些言語，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她兩人的式子一有些兒僵，不能不從中解勸了，便笑道：我們這是在什麼地方？露斯笑道：在什麼地方不是在嚴府門口嗎？烏泰然道：絕對不是，這是在百花深處，聽着畫眉鳥在鬥嘴呢。這是多們有趣的一件事呀。魏嚴二人，對於他的話，都有些不耐聽，可是又不便反對他的，都向他一笑。烏泰然就借着這一笑，向二人中間一站，笑道：我來作個小東，請二位去喝

都杯咖啡吧。露斯道：去就去，要什麼緊？我還有事要請教哩。就是密斯嚴不去，我一個
人也要去的。嚴守貞道：爲什麼不去哩？於是用俏皮的句子，將一個字喊着烏泰然道：烏
，你說上那一家呢？只要你愛到的地方，我都願意到的。走哇！說時，她就伸手將烏泰然
胳膊一扣。露斯斜着眼睛看了，心裏如熱油煎着一般，不由得呆了一呆。烏泰然先是有點
不好應付，現在看到她們也不至於十分決裂的，倒樂得逗着她們玩。就笑嘻嘻道：得啦
得啦！別到馬路上開雄辯會了，有話我們到咖啡館裏去說罷。三人各不言論，一同進了咖
啡館，夥計一看是三個青年，兩個女的，一個男的，心裏明白，將他們引進雅座，捧上就
把門簾子放了。夥計進來，先問嚴守貞要什麼？嚴守貞却不答他的話，反過臉來問烏泰然
道：你要什麼？烏泰然也不曾考量，順口就答道：我想要杯檸檬水，你呢？嚴守貞笑道：
你要檸檬水，我也要檸檬水。露斯對夥計道：我也要檸檬水。夥計心想，既是大家都要檸
檬水，乾脆就說要三杯檸檬水，幹嗎繞上這樣一個大彎子。夥計笑着去，端了三杯檸檬水
上來了。露斯坐在上面，嚴守貞却和烏泰然對面。吸着水的時候，只管向烏泰然微笑。露
斯看了，心裏好個不服。低了頭，只管用管子吹着水，忽然計上心來，因看烏泰然杯子裏
的水，乾下去了一大半，便道：我喝水的量小，少喝一點吧？你那個給我。於是一伸手將
烏泰然面前的杯子，拿過來，却將自己面前的盃子，向烏泰然面前一推。向他嫣然一笑道
：你喝這個。烏泰然也笑道：謝謝。他拿過去，剛剛只吸了一口。露斯先向嚴守貞瞧了一

眼，然後偏着頭問烏泰道：這個更甜些嗎？烏泰然答應一句是甜些，怕得罪了嚴守貞。要說不甜，又怕得罪了露斯，只好笑着點了一點頭。嚴守貞望到，却冷笑一聲。紅着臉，靜坐了一會，忽然問道：烏泰然我問你一句，你和密斯魏是朋友呢？還是比朋友更進一步的人呢？烏泰然還不曾答話，露斯却對她答道：也許進一步，也許退一步，可是這種事，只有當事人自己作主，別人管不着。嚴守貞道：密斯魏我又沒有問你的話，何必要你答覆？露斯道：沒有提到我的姓名，我自然不管，提到了我的姓名，你所問的兩個人裏面，有我一個，我怎樣不答覆？嚴守貞道：你那種答覆藏頭露尾，算得什麼？若是我答覆，或者進一步，或者退一步，乾脆我就答應出來，爲什麼說也許。這年頭兒交朋友，沒有什麼不可公開的。要是不能公開，就不算光明正大。露斯先說那幾句話，以爲可以逼得嚴守貞沒有話說。不料她更厲害，說是要公開出來。照着她的話，公開出來吧？自己不過是個朋友，那邊有什麼可勝人家之處。不公開，又讓她說了不是光明正大，這更是不承認的一件事。這兩個問題在肚子裏一躊躇，就不免把這答話的時間展長。嚴守貞見她答覆不出來，一臉怒色，就慢慢的變成了笑容，一臉笑容，緩緩的向着露斯露出不屑的態度來。露斯分明知道她的意思所在，將嘴一撇，自己又微微一笑。可是這時倒讓烏泰然爲難起來。原來他是逗着這兩個人好玩的。現在一想，不能到那裏都把二人帶着。若是帶着一個扔下一個，那就曾弄得更僵。這要想個什麼法子，才能把這件事敷衍過去哩？而且這個解決的時間，

也就快要來到，一出這咖啡館，再向那裏去，便是問題了。口裏喝着檸檬水，心裏就只在想計畫。最後想到了，這不能不用一點手腕，於是將左脚輕輕的踢了嚴守貞一下，又將右脚向露斯踢了一下，然後才道：我今天要給你們打聽學校事情去了，不能玩了，二位可以在家裏等我的消息。嚴守貞被他踢着，料他是擺脫開了露斯，再來邀自己去。便道：我也有點頭暈，要回去休息去，你請便罷。說着在桌下敲了一敲烏泰然的腿。露斯心裏也想着，這一杯檸檬水的效力，不在小處，烏泰然一定是又轉過來了。他踢我一下，又說要先走，分明要離開嚴守貞，要到我家裏去和我解釋誤會的，她生氣，說是頭頂要回家，活該你生氣。你以為我在面子上會釘着烏泰然嗎？我要當面瞞你一個死呢。你這傻瓜，你這傻瓜！因道：我爲着學校裏的事，急的不得了。你快去打聽着，給我一個好消息吧。說着，伸了脚在烏泰然的黑皮鞋尖上，輕輕踏了幾踏，又向他微笑了笑。烏泰然口裏連說好好。嚴守貞心裏反正有了暗約的，首先就說回去。露斯要表示並不和烏泰然在一處，也說走，於是兩個人都不客氣的走出雅座。至於這個啡館裏的茶帳，彷彿都有一種定律，那是應當男子盡純粹義務的了。因此烏泰然落後一步，也就會了帳才出來。追到街上，兩位女友，一個站在街東，一個站在街西，却等他出來告別。烏泰然只好站在街心，和兩邊點了一個頭，約着回頭見。烏泰然離開了她們，且先回家去。他母 烏老太太，這兩天正患着咳嗽，咳嗽得且非常厲害。一見烏泰然，由屋子裏迎到院子裏來。一隻枯臘似的手，

還不住的捶着胸口。就慢慢的道：老四，我病的這樣，你也給我放下幾個零錢，讓我買點東西吃。烏泰然道：老大老二老三都不給錢。只問我一個人要？烏老太太道：怎麼沒給，都給了呀。你大哥養活着這一家子，我不能老朝着他要。老二是前天留下五塊錢的，今天我上醫院全花了。老三這兩天也鬧飢荒，發薪水的日子還早，所以我今天先和你要兩個錢使使。烏泰然道：不成，我也鬧窮呢。他老大由屋子裏跑了出來道：你窮什麼？今天早上，我還聽到你身上揣着洋錢響呢。我知道，你的錢，是要請女朋友的。你掙來的錢，你愛請不請，我們管不着。可是以後你別作那些肉麻的文章在報上登着，什麼滾在母親懷裏，什麼我是母親的兒子，那全是廢話。瞧報上你倒像個孝子，可是真真養活老娘，還是別人的事。烏泰然道：你真是專制，我在報上作文章，你也管得着嗎？他老大道：誰管你？可是你在報上作文章，把大家的老娘，給你一個人作幌子，我是不能答應的。他母親道：真的，老四，你有些專做面子上的好人，你有在報上那樣親熱我的心眼兒，爲什麼不在家裏，做一點給我看呢？烏泰然道：這樣子是綁我的票了，我不給錢不行的了，你拿去罷。說着，一伸手到他西服袋裏去，掏出一塊錢現洋出來，就向地下一扔，噹的一聲，滾到他母親脚下。烏老太太道：瞧你這孩子。他老大一彎腰將那塊錢拾了起來，笑嘻嘻的走過來，遠遠的向他西服裏一塞，點了一點頭道：得！你帶着罷，這還可以買兩張電影票呢。烏泰然道：不要就罷，錢放在袋裏，也不會咬我。他一轉身回他的屋去了。屋子桌上有幾

封信，拆開來看，料着是會計通知向校長借的十塊錢，已經轉帳了，懶懶的拆開來，順便瞧了瞧。這一瞧，不由人大喜過望，原來信雖是會計處來的，不但借的錢不會轉帳，而且他通知本月的薪金，就是今天完全照發。下午一點鐘，本有一堂課，打算請假不到的。現在既然有薪水發，當然是要去的。一看還只十一點一刻，也來不及吃午飯，馬上找了課本，出了門坐着車就向學校而來。到了學校直奔會計處，那會計先生坐在桌子邊，面前擺着算盤，賬簿，印泥盒，還有大小的木戳子。算盤上倒插着一枝筆，筆頭兒向上，他正在忙着清理簿上的款目，儘管低了頭去翻看，却沒有理會到有人進來。烏泰然走到他的面前，就輕輕的笑着問道：莊先生，今天發薪水嗎？那莊先生抬起頭來，將烏泰然望了一望，不過是個帶課小教員，就哼着答應了一聲道：是的。說時，身子略略站起來一點，其實也不過三四寸，這是他表示着謙遜，不敢大樣對着來人的意思。只這一起，馬上又坐下了。烏泰然目的只在領薪水，他是謙遜或是傲慢，這倒與大體無關，也不去理會。因笑道：莊先生就請你給我罷，我還要上課去呢？莊先生向着他的臉望了一望，因道：你不是一點鐘的課嗎？烏泰然笑道：你倒記得清楚，可是我在這裏是一點鐘的課，就不許我在別處有早些的課嗎？再說我自己還念書呢。莊先生對於他這種解釋，似乎就沒有聽到他說了些什麼，於是在他面前抽出了一張紙條將算盤上的那枝筆，一齊送到烏泰然面前。烏泰然寫好一張三十元的收條，在最末尾簽了一個英文字。莊先生道：怎麼樣，今天又不蓋章嗎？還泰

然笑着和他點了一點頭道：你對付着罷！無論如何，下次我不會忘的。反正錢是收了，我不能不承認。會計先生，拖長着話音，說了那是自然四個字。烏泰然向來把什麼家什麼家，一律都不看眼裏，一個撥算盤子的會計先生，那會看得中意。但是這時候等着掏錢出來，却不敢得罪他，站在桌子邊，望到他在抽屜裏拿出一捲鈔票來，點了又點，分出一小疊鈔票，遞了過來道：烏先生，這個月該請我們吃飯了吧？烏泰然心想，我是憑本領換的錢，又不是檢來的錢就是檢來的錢，與你什麼相干倒要請你吃飯呢。他心裏這樣想着，可是嘴裏却說不出來，還笑道：可以的，爲什麼不可以呢？說話時，錢已拿到手裏，也不等會計先生再說，就走出會計室了。身上有了錢，便覺立刻精神飽滿。先到學校對門一家小咖啡館裏喝了一杯咖啡。這樣從容容的吃喝，也就把上課的時間混到。這一堂課，是中國歷史，照着課本子一念，不到十五分鐘就把應講的講完了。所餘的時間很多，自己不會預備課本外的材料，又不便站着講台上發呆，一句話不談，便把最新版的愛情小說來介紹了一下。學生聽了這個，大爲起勁，就請他下個批評。烏泰然對於兩性學問，向來有研究，就大發其議論，直到打了一堂鐘，學生一個也不肯離開位子，只管聽烏泰然講了下去。然而他還要等着去見兩位女士，那裏能耽誤，早已飛步走出課室去了。出得學校門，那些圍在門口，成了半環形的人力車夫隊，早有一部分拖着車子向前來兜攬生意。這一下子，倒讓烏泰然爲難起來，還是去會密斯魏呢？還是去會密斯嚴呢？照說，這兩位女士，都

是活潑潑的，拋下一個，也覺有些不捨。爲兩全計，先到密斯魏那裏去混一下子，然後再到密斯嚴那裏去。好在並沒有約定時間的，來去遲早，她們都不疑心的。這樣想着，馬上就坐了車子先到魏家來。他只一按門鈴，裏面嬌滴滴的問了一聲誰？那便是露斯的聲音，因答道：我姓烏。這就聽到咯的咯，很忙的一陣皮鞋響，果然是露斯來開門了，他一見，就將嘴一撇道：你讓我等了這一大半天，你是上人家那裏安頓好，再來的吧。烏泰然道：我今天一點鐘有一堂課，你不是知道的嗎？現在還只一點二十分，學校到這裏有這樣的遠，你想想，我還有功夫到別個地方去嗎？露斯笑道：你真要有事去辦，請一堂假，也不算什麼呀。這才引着他到客廳裏坐，露斯先問道：你既是和嚴守貞那樣好，你就跟他好得了，爲什麼又約我，你是把我當玩物播弄嗎？烏泰然臉色一板胸脯一挺，望着他道：憑你說這話，就該罰。男子固然要尊重女子，就是女子自己，也存不得一點人家不尊重我的心事。人家把你當玩物的話怎麼都說出來呢？露斯倒不料他會說出這種話來，自己終不能硬叫人家把自己當玩物，因笑道：只要你能這樣，那就很看得起我，也就很看得起你自己了。答應我經濟上幫助一層，現在怎麼樣呢？烏泰然聽了這話，倒不覺嚇了一跳，連忙伸了一隻手到口袋裏去將那一小壘鈔票摸了一摸。心想這一壘小小東西，放在袋裏，無論如何，他是不會知道的。便笑：我這人對於人，沒有別的好處，就是一個不撒謊。我既說了幫助你，不成問題，決計幫助你。老實說，這兩天小應酬的款子，我都不大方便，大概還有

一個禮拜，我學校裏的薪水，可以發了。一發之後，你學校的事，馬上進行。露斯道：那也行，不忙在這一兩天。我母親還有幾句話對你說，你等一等。我叫她來。露斯說畢去了，果然喚她母親來。魏太太來了，先也談了一些學校的事，後又談了些婦女運動的事，由婦女運動，轉談到女子經濟獨立之難。因道：這不必說，就把我自己來作一個例子吧。我們魏先生因為有點急事到天津去了，不免走的忙，忘了留下家裏的日用款，我就沒法子來維持這家務。雖然有地方可以移動幾個錢，可是不是那樣極熟的人，說了出去，恐怕不會發生效力，所以我借錢，非遇着那一說就借的慷慨之人，我是不輕易開口的。烏泰然一聽，不好不好，這樣子她是要和我借錢，我那有這種閑錢來給人家去花呢？他也不等魏太太開口，便道：可不是？我也是這樣脾氣。若要借錢，非是一借就成的不和他們開口。這一個禮拜，我也是窮得要命，但是幾個知己些的朋友，目前都很窮，我也就硬抗着，沒有去和別人開口。說時，笑着歎了一口氣道：這年頭兒，真只是死得窮不得。魏太太一套哭窮，和他商量幾塊錢的話，還沒有說出來，見他先就嘆上了一頓窮，這話只好忍回去了。烏泰然道：魏先生到天津去了，什麼時候回來？魏太太道：大概要一個星期吧！烏泰然道：既是如此，我下個星期來會他罷。下期我發了薪水，倒可以作一個小東呢。說畢就起身告辭了。

第二二回 事料幾分試衣問良母 心傾一見登門訪少年

烏泰然一出大門，就雇車到嚴守貞家來。在半路裏碰到魏斯的父親魏建成，低了頭在馬路一邊走，彼此也不會打什麼招呼。到了嚴守貞家，一敲門又是那老媽子出來開的。烏泰然身上還有幾張毛票，自己也不肯算一算就向老媽子手上一塞。老媽子早就看到面上一張是毛票，這手上握的總數，決計不會是小數目連忙微笑向烏泰然蹲着一請安笑道：怎麼又好要您花錢？小姐在家裏呢。您先進來坐罷我去叫她去。於是將他引到客廳裏，自向裏面通知去了。不到多大一會兒的工夫，嚴守貞便笑嘻嘻的出來，一進門便道：我真等了你一個夠，怎麼這時候才來呢？烏泰然笑道：我自己也知道多耽誤了一點時候，是我沒有法子。因為我上完課之後，正要出門，偏是校長有事不能來，他帶的兩點鐘課，就讓我代理。我想起你的約會，本來不肯帶，但是這兩點鐘課除了校長，只有我能教，那些學生，和我感情又特別的好，我不教，心裏過意不去，所以我爲了這個，把鐘點延誤了。但是這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事情，我想你一定能原諒我。在社會上作事，就是這樣，太沒有專門技能，混不到飯吃，可是有了一樣可靠的專門技能，有時你又一定盡許多無味的義務，就像這一堂課，我若是不懂，就用不着我代理了。說時，伸手到袋裏一掏，將那捲鈔票掏了出來，揚了一揚，當夜向兜裏一插，笑道：也就靠了這一點，可以聊爲解嘲罷了。嚴守貞且

道：原來是學校裏發了薪水，今天應該請我們吃啦。烏泰然道：一定一定。嚴守貞道：還是請我一個呢，還是請我陪密斯魏呢？烏泰然道：你到提她，我和她，就是這樣完了。嚴守貞道：這話靠不住的，你在我這裏這樣說，見了她恐怕又要說和我沒關係了。烏泰然道：你這話就不對。你想，我要是兩邊倒，昨天喝咖啡的時候，就不會暗下約你了。我既然是暗下約了你，這就是我傾向你這一方面的明證。這一層，你也應該明白的，還用得着我出來嗎？嚴守貞將嘴一撇道：我才信哩。烏泰然見她分明是相信了，便約着她一路去吃晚飯。吃過晚飯，又約她看電影，看完了電影，又訂着明日的約會，就這樣一日一日的下去，共有三天之久，烏泰然那衣裳裏三十塊錢，快要完了，他忽然對嚴守貞道：我想我們這種辦法不對。人生既然爲着找快樂的，但是說到找快樂，也可以得一個極短時間的快樂，那有什麼寶貴呢？依我說，我們圖目前的快樂要緊，圖永久的快樂也要緊，我們可別爲了目前的快樂，誤了將來的快樂。那些光圖目前快樂的青年，那是害了近視眼的病，我想你一定贊成我這種論調的，因爲我平常聽你的言論，你的眼光是很遠大的。嚴守貞聽他說了一大遍，不知他的命意所在，他後來贊成說自己眼光遠大的，也不容細加分辯，就承認了那圖未來快樂的論調。烏泰然因她贊成了，便笑道：這幾天，老實說，我們有些近視眼的毛病了。依我說，以後我們的友誼，要精神上形跡上，一同並進。我主張我們還是日日見面，可是只在一處研究學問，不要出去玩。就是出去玩，也只能一個星期一次。你對於

我這種辦法，要不要我細細的解釋一下。嚴守貞道：你已經說明在先了，還要解釋什麼。烏泰然一拍手道：怎麼樣？我就說你的眼光很遠大呀！但是現在不天天出去玩，我也不讓你感到寂寞。嚴守貞聽他這樣說着，也就無可辯駁，當然都依他的話照辦了。烏泰然和她有了這個約會，也就省下許多，每日都到嚴家相會一次，說着只是來研究學問。原來嚴守貞的叔父，在天津一個小機關裏作事，這裏就只有他的孀母和母親。孀母是麻雀團裏的人，每天都出去打麻雀，要鬧到兩三點鐘回家，家裏的事簡直就不大問。嚴守貞的母親，乃是姨太太扶正的，自己少年就喜歡交際，而今女兒交際，當然也是不管的，所以烏泰然天天到嚴家去，是非常自由。這裏去得勤了，露斯那邊，又冷下來。露斯所猜定了是在嚴家的，但是到嚴家來找了兩回，老媽子開了門就說小姐不在家，無論如何，沒有勉強擠進人家屋子去的道理，只得飽嘗閉門羹而回。她想着和烏泰然絕交，那都沒有什麼關係。只是自己相信，無論品貌學問年齡，都不會讓嚴守貞比了下去，何以自己的愛人會讓她奪了去，這一口氣，平空嚥了下去，實在有點忍耐不住。嚴家去不得，烏家總可以去得，現在就直接去找烏泰然，見了面之後，看他怎麼樣，這人真是不可測，從前要和我發生愛情的時候，一天到晚在我家裏，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。而今突然把我丟了，我非問他一個所以不可！她這樣想着，一天起早，直向烏泰然家裏來。正好他由屋裏出來開門，他開了門並不理會，竟自向胡同口外走了。露斯一急，便大叫起來，在她這大嚷聲中，也不知道她說的

事料幾分試衣問良母 心傾一見登門訪少年

四五九

勿塗寫損壞
閱者注意請

什麼，只覺得嘩啦啦而已。但是烏泰然下了決心了，無論露斯說些什麼，他也不管，已是走出胡同不見人影了。露斯要到烏泰然家裏去吧？無如他家裏人，是一個不認識。要是就這樣回家去吧？無端自找上門來受了這一頓侮辱，有多麼難受。因之，在胡同口徘徊了一陣，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她隨後一想，烏泰然雖然許了條件，但是一樣也沒有實行，就是和他將友誼保存着繼續交下去，怕也未必能得着他有什麼幫忙之處。如其將來彼此不和，這個時候，就分開倒也乾脆。如此轉身一想，這才雇了一輛人力車子回家去。今天本來起身得比平常早一點，加之又是一肚皮煩腦，因之回家之後，馬上就倒在牀上睡了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，才讓她母親到牀上來搖撼着身體，強迫着給她吵醒了。露斯坐了起來兩手揉着眼睛道：人家睡一會兒也不容得，硬把人家吵醒來。那時，便鼓了嘴。魏太太道：還說我吵你呢，你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候。若是像你這樣，起了早回頭再睡一會，睡到半下午，這有什麼關係，人人都可以起早了。吃飯罷，吃了飯，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。露斯道：有了好玩的地方，你就會自己去肯帶了我一路去嗎？魏太太道：你忘了嗎？今天李三小姐，在歐美同學會結婚，那裏有好些個熟人呢。露斯聽到有結婚的場合，也不知道什麼原故，自己好好兒的興奮起來。就連忙起來打開小梳裝匣子，用梳子梳頭。魏太太道：你忙什麼？人家是三點鐘結婚，吃過了飯，從從容容的去，一點兒也不會遲。露斯梳着頭髮，看見鏡子裏自己的衣裳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將手上的梳子，忽然向棹上一拍道：我不

去了。魏太太道：這孩子又發脾氣，說得好好兒的，爲什麼不去？露斯道：你想想，我穿什麼衣服，我就這樣子去參觀人家結婚嗎？魏太太道：就有了好衣服再去，這件事，我可沒有辦法，乾脆你就別去罷。露斯道：李三小姐，老早的就約我參與他的婚禮，到了這個日子，我倒不去嗎？魏太太笑道：我早就料到你有這一套麻煩我，你打開那櫃子瞧瞧，有什麼沒有？露斯聽到這話，果然將櫃子打開，可不是有一件印花綢的旗袍在那裏嗎？不但有這個，另外還有一雙長桶絲襪和一雙銀灰色的高跟皮鞋。露斯道：這也沒有什麼稀奇，不過是你借來的罷了。不穿也罷，穿壞了，我可沒有力量去賠人家的新東西呢。魏太太望了她笑道：你別管是怎麼樣來的，你先穿來試試看，是不是全合身材？露斯因母親說了這話，以爲這或者不是借來的，於是將高跟鞋穿着試了一試，竟是十分合式。再將旗袍一穿，不肥不瘦，不長不短，竟和自己新做的一樣。心裏想道真怪了，那裏借來有這樣稱身的衣服。衣服大小差不多，還不容易看得出來。這鞋子可不許差一點兒事的，怎麼也是不大不小，這樣的合式。當時便笑道：這是那裏借來的東西？就像是我自己的一樣。魏太太道：你索性把絲襪子穿上，到了歐美同學會，我再告訴你，也許你就可以把這個據爲己有了。露斯道：那是什麼原故？你何不再告訴我，讓我先穿上，也好安了心去參與人家的婚禮。你若是不告訴我，我怕把人家的衣服穿壞，我就不去了。魏太太道：老實告訴你，這東西絕是爲你今天要去看人家結婚，給你預備下的。事先不告訴你，就是要讓你驚異一下子。

。露斯道：這話我不相信，家裏的零用錢都不夠，那有錢給我買這些東西呢？這怕不要二三十塊錢嗎？魏太太道：製是和你製的，不過不是由我出的錢。露斯道：不是你出的錢，是那裏來的東西，難道人家鞋子舖綢緞莊都肯白捨嗎？魏太太微笑道：我難道還冤你，反正是你的東西就是了。到了今天晚上，我就可以告訴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。或者，我就是不告訴你，你自己會明白過來，也未可知呢。露斯對於他母親這樣閃爍其詞，雖有些樂意，可是自己也有了一番好奇心，既是母親說回頭也許可以明白，就按下不問，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和母親一同吃過了飯，修飾一番，魏太太也換了一身衣服。她想這衣服也是以前沒有見過的，難道母親也是借來的嗎？這事太奇了，索性不問，留待將來解決。當時母女兩人將大門關了，由後院裏轉着後門出來。原來後門兩間房。轉賃給一家窮人家。這家老父母倆，帶着一個孫子正好和他們看門。魏家有什麼事，要老媽子聽差以及書童的時候，這窮人家就都可以像出賃三新棉被一樣，臨時出賃。他們一家人各都有事，免不了全要出去，因之出去的時候，就關了大門，出後門去，家裏託老父母倆管着。今天出去，自然也是照原來一樣。二人雇了兩輛人力車，直奔歐美同學會。露斯到了門口時，見汽車馬車停着連成一片，同學會大門口，國旗交叉之下，就有兩個穿西裝的漢子，戴了紅花，垂着紅綢條，似乎是招待員樣子。露斯一想，到這裏來的人，都是坐汽車坐包月車的，若是連包車都沒有，還要常着人家的面給車錢，未免透着窮相。因此身上掏出一張毛票，算多給

了十幾個銅子。向車子上一拋，人就向裏走，免得站着當地給車錢，不像是自己兩包車。魏太太却没有體諒到她女兒的心事，還問車夫道：她給了多少錢的銅子票，多了，你得找出錢來。那聲音說得很大，不但站在門口的招待員，可以聽得很清楚，就是這週圍許多的人力車夫汽車夫，也可以聽得很清楚。這一下子，真把露斯氣得要昏暈了過去，站在門口等着，更難爲情，挺着胸脯，高跟鞋踏的咯的咯缺，就走向裏邊去了。這門口兩位招待員，也是不明白她的用意，跟着後面追進來道：那位小姐，這裏還有紅花，請你帶了去。露斯聽他們嚷着，先還怕是要車錢，心裏好個不高興，後來他們說是領喜花的，這才站着了脚，回轉身來，拿着花掛在身上。有一個招待，見露斯是個漂亮小姐，要特別的獻殷勤。便問道：門口車錢，由門房裏給罷？露斯紅了臉道：我自己有包車。她只說了這樣一句含糊的話，就走進了二門了。這裏說了有簽名簿，和招待員的桌椅。早有招待員過來，請露斯在桌上簽名，並問露斯是什麼車？以便給車飯錢。露斯道：我是汽車，現在送我父親出去了，也許回頭要來接我的。招待員聽說是坐汽車的客，連說了幾句是是，就公推了一位穿西服的招待員，專門送她到客廳裏去。原來這位新娘父親，做過交通部的司長，結婚的男方，又是個次長的兒子，所以今天的客，倒是上中下各層階級的人都有。因爲這些來賓，既是分了階級的，所以各一個階級的來賓，就各自在一個客廳裏。好在歐美同學會東西兩廂，有的是客廳，讓他儘管去分區域。這時露斯進來，招待員聽說她有汽車，知道有汽

車的女賓，都在東廂第一個客廳裏，就把露斯向第一個客廳裏引。他本來並沒有存着什麼階級觀念，不過他料想都是男女兩宅有汽車的朋友，必然有好多互相認識的，當然要物以類聚才好，所以把她引到這裏來。露斯進了客廳，看看女賓們，珠光寶氣，花團錦簇，滿屋的富貴氣象，這其間，沒有一個是認識的。不過既進來了，就要表示大氣一點，不能到沒有熟人，又退了出去，因此大着步子走。客廳裏邊，有一張小沙發，還不會有人坐，就坐下了。女人看女人，向來比男人還要厲害。看到別個女子長得漂亮，總要仔細的觀察一下，找出她一點破綻來，以爲那究竟不能算美。看到別個女子長得寒蠢，心裏就要好笑，以爲她這種樣子也要出來現眼。總之，美女子看女子，存一種鄙視態度，相比之下，自己更是美，甚至於還要故意多說幾句話，多走幾步路，讓人家注意。心裏說，你別美，看看我是怎麼樣？醜女子，存一種不服的態度，人家美，硬說不過如此，也可以找出壞處來呢。人家或者也醜，她這一番得意，就不用提了，以爲我總比她好，常聽人說我是個醜女子，今天我也看見不如我的了，我究竟不醜。有了以上的情形，像露斯這樣一個漂亮年輕的女子進來，滿座的佳賓，那有不看她一看之理。露斯不但怕別人看，而且很歡迎人看着。只是這屋子裏一個熟人也沒有，像模特兒似的，呆呆的坐着讓人看，也有點未便，就昂着頭閑看那壁上掛的油畫山水，以避開衆人直射的目光。在她這偶一回首之間，却有一個人對她笑了一笑。這個人本來一進門就注意到的，是個西洋女子。在那些女賓客中，真是

個最顯明的目標。她也和女賓中一兩人談話，說的都是外國話。露斯就只念過兩本初中的英文教科書，她說的是不是英國話，也沒有這能力去辯白。因此也不敢多看她，怕她會說起話來。這時人家對着自己一笑，這不能不理會了，也就向她報之一笑。她先說了一句外國話，露斯白瞪着眼睛了她，不知所答。她見露斯答不上來，料是不懂，便改添着中國話道，小姐你好嗎，你貴姓？露斯告訴了她姓名。本想要問問她的姓名，但是聽到教英文的先生說過，西洋人初見面，問姓名，是不大好的。人家問了過來，一時又找不着話來寒暄，自己倒有點慌亂。那西洋女子，似乎也知道露斯的困難似的，就在手提的小皮包裹，取出了一名片，笑嘻嘻的遞了過來，這倒用的是中國人的辦法，一面印的是英文，一面印的是漢文。露斯將英文的一方面看了，先看這邊的漢字，乃是周哈瑪利。看了這幾個字，可想而知就是她這名片，也是採用中西兩方面的辦法。是了，常聽到李三小姐說，有一位周太太是法國人，在美國生長的，能說好幾國的話，李小姐會跟着她學過英法文。不用提，一定是她了。便笑道：原來是周太太，我久仰得很，李小姐常和我說過的。周太太想了一想，才答道：不要客氣。只說了這四個字，她笑了笑，就不說了，看那樣子，不但是不大會說中國話，而且也不大懂中國話。這種情形之下，她怎麼會嫁給了中國人，這不能不認爲是一樁奇怪的事了。只在這時，有個穿西裝的男子，在客廳門外站着向周太太一點頭。原來主人翁，本不會將男女來賓分座，可是自然而然的，女賓和女賓坐到一起。在座

有幾個男賓，覺得有點不便，自走開了。因之這位周太太雖是西洋人，交際很大方的，然而到了這時，也不得不隨鄉入鄉坐在女賓客廳裏。這個和她點頭的，便有她的先生周國粹，現時在外交部當了一個二等差事，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。周太太一見，便站起來迎上去，他兩人向來是用法語談話的，於是周太太就望着來賓，咕哩咕嚕和周國粹說了一陣。那周太太看人的時候，對於露斯却有十二分注意的神氣。同時周國粹將那小鬍子笑着翹起來，也向露斯看來。露斯心裏想着，像他們這樣的文明人都很注意看我，自己便只管矜持起來。人家望着她，她却不肯望別人。這時那周國粹先生却走了過來，手扶着帽子和她點了一個頭。露斯見闖人和她招呼，這是很面子的事情。便也笑嘻嘻的站了起來，和周先生點頭。周國粹道：你這位小姐貴姓是魏呢？露斯笑道：是的，你是周先生吧？我好像在什麼地方會見過你的。周先生見她是魏小姐，已經很客氣，而今她又說見過面，也不問真見過與否，便道：也許見過的，因為是常到李小姐家裏去，大概是在那邊會過了。我內人說，蜜斯魏很像她一個學生，這個學生同南去了兩年，她很疑心密斯魏和那人是姊妹。露斯道：但不知那人姓什麼？周國粹道：內人是不認識中國字的，只知道英文拚出來的姓，彷彿也是魏字，不知道對不對？露斯笑道：對的，我有一個姊姊和我相貌差不多，回南有兩年了。周國粹也願意問得對，就把這意思翻譯給周太太聽了。周太太很是歡喜，拉着露斯的手問長問短。周國粹倒新添了一種差事，只好向兩方面不住的翻譯着。他一張嘴除有替兩

張嘴說話之外，有時自己還有些意思，要告訴兩邊的人，於是一張嘴成了三張嘴，這忙法也就不亞於戲台上的一套場面。各處要照管着，後來周太太說，請露斯到她家裏去玩。周國粹得了這個機會，就笑嘻嘻的向露斯道：內人說非常的歡迎密斯魏到舍下去談談。不知道密斯魏最近可有空餘時間沒有？露斯笑道：我沒有什麼，隨便那一個時候，都可以過去奉看的。可不知道周先生周太太什麼時候準在府上？周國粹道，每天上午，我們都在家的。密斯魏若是能光臨的話，最好賜我一個電話，我知道密斯魏會到，無論如何，總在家裏等候。周太太見周國粹那樣笑嘻嘻的向着露斯說話，眼睛是斜看着，腰子是微彎着，那種情形，很有些可疑，連忙就追着問他說的是些什麼？周國粹經太太盤問着，不能不回答，便掉轉身去。外國人究竟是外國人，周國粹隨便一扯，這事也就扯過去了。露斯才把向周國粹注視的目光掉轉過去，只見她母親在走廊下緩緩的走着向這裏面看着，看她那樣徘徊的樣子，似乎已經在客廳外面等了不少的工夫了。便走出來對周太太道：媽，你沒有看見嗎？那位有外國太太的周先生，他和我說了許久的話，那外國太太也和我談了許久，她還娶約我到他們家裏去呢。魏太太拉着她走開來幾步，用嘴向周國粹一努，輕輕的道：是他嗎？他在外交部有差使聽說在總長面前很紅呢。他既然邀你到他家裏去，那倒是人家一番好意，你不能不去敷衍人家一下了，要不，你和他約一個日子我陪着你一道去罷。露斯道：你和人家又沒有一點交情，你去作什麼？魏太太笑道：你這孩子，我有點機會，總是

攜帶你，你有路子，就不肯攜帶我，你不讓我去，我就不去。我倒有個朋友給你介紹。說着，拉了露斯的手就一路向石階下來。只見那院子中心，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，衣服穿得是非常整齊，頭髮梳的是溜光，遠望着也是個翩翩少年，看她老遠的就向這邊點頭點腦，似乎母親要介紹的，就是這個人了。走上前一看時，原來這人是個過去的少年了，雖然他們把鬍子剃得光光，然而他大概是個有連鬚鬍子的人，因此兩腮土還現出兩道青隱隱鬚椿的痕跡。黃黃的面孔，偏是左一個紅疙疸，右一個疙疸，那一個小紅蘿卜鼻子，還紅得發光。這樣的人，偏穿上一套藍呢的西裝，繫上一根大紅領帶，那一分兒寒蠢，就不必提了。他倒真是客氣，等着魏氏母女到了面前，便是一鞠躬。魏太太給露斯介紹道：這是錢則順先生。錢先生現時在銀行裏辦事，他令兄就是銀行界大名的人，他看到你的像片，就要我介紹和你認識呢。露斯聽了一想，父親曾說有個銀行界姓錢的，很有些錢，子也很寬廣，倒有點線索可以去找他，只是一窮一富，伯他不理。大概所說的就是這人的哥哥了。母親既然很勤勤的介紹着，不能不理會人家，也就只得笑了一笑道：哦！就是錢先生，我是很久仰的了。錢則順道：不敢當。早幾天我就對伯母說過，要去和密斯魏談一談。伯母說是不必，約了今天在此地相會，真是有勞玉步了。露斯想道：這不是扯談嗎？我和李家來道喜，要他從中說勞步。便笑道：這也無所謂，本來我要來參觀婚禮的。談太太道：你兩談一談罷，我要到客廳裏去應酬應酬。說畢，回轉身就走了。露斯讓母親扔在這裏，要

是這裏陪着錢則順，實在是不高興。若不是陪他，又掃了她母親的面子，只得默然無聲的，站在石階邊。錢則順看了看露斯身上的衣服，又看了看露斯腳下的皮鞋，好像這裏面藏着有什麼問題，可資研究似的。露斯忽然心裏一動，是了，母親說的，我這新衣服新皮鞋，也許就是我自己的。又說到了歐美同學會，或者可以明白了。這樣隱隱約約的話，當然不是毫無根據。現在看錢則順的神氣，分明是這衣服和皮鞋，都是他送的了。可恨母親受人家這樣的禮，事先却是一點也不過知，弄得自己這時在人家面前，不好怎樣措詞，真是爲難極了。這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裝着不知道，看他怎樣說。這般想着，就笑着對他道：錢先生爲什麼不到舍下去談談呢？今天我也是在這裏作客，招待兩個字又談不到，過一天我再約錢先生談談，請您指教指教罷。錢則順聽說，只管說不客氣，可沒有說不去？露斯一回頭，見走廊上有個熟人過去，和他們點了一點頭，借着這個機會，對錢則順道：我們再談罷。就走開了。露斯回轉身走上台階的時候，不覺將台階重重的踏了幾下，心裏說，我才不敷衍你呢，上得台階，還是到剛才的那個客廳裏去。可是就在這一段應酬中，周國粹夫婦雙雙的不見了，自己心裏好悔。好容易認識這樣一個闊人，偏是爲了這個紅鼻子誤了，於是一人就呆在走廊下。只在這時，就聽人聲一陣喧嘩，客廳裏的人都向外跑，都說新人到了。接上隱隱的音樂之聲，由遠而近。過了一會音樂隊直鬧到院子中心，上面正廳裏，就有兩個男僕相，扶着新郎前去親迎，這三個人，一律都是大禮服，只有新郎的

左襟，另外插了一朵柏葉襯托的紅花。這個新郎倒不過如此，惟有這兩個男儂相，烏光的頭髮，雪白的臉子，用這渾身的黑呢一襯托，非常的漂亮，這兩個儂相比較之下，尤以左手下那個少年，最是俊秀。他們三人在這和偕的音樂聲中，一步一步的數着一二三四慢慢走着，面孔雖然是極力的板住，可是就不住在兩頰上透出笑容。這些來賓中的女賓，那個不是帶了三分注意，向那三人看着。這三人迎出二門，然後引導新人進了休息室，所有男女來賓，早是一陣風似的，一齊擁到休息室裏去。露斯雖然與新娘是熟人，對於新郎却是剛才一面，大家既然都圍着看，索興也就跟了去看看。擁到人叢中時，恰好那個最漂亮的儂相，却由屋子裏走出來，口裏只管說着道：勞駕勞駕。這人向外擠着出來的路線，正是露斯擋着的地方，他口裏說着勞駕，眼睛就看着露斯。據露斯看去，他臉上就帶着一點笑容，連忙往旁邊一閃。這一下子，可把那個人的孔看得更加清楚了，果然是合了俗言所說，細皮白肉。如要和烏泰然一比，簡直一個是白玉一個是黑炭，剛才那個錢則順，那更是比不上了。正是這樣羨慕着，聽到旁邊的一個女賓說，這個男儂相是誰，我若看見過。又一個女賓說，怎樣會不認識，不就是那有外國太太的周先生的兄弟嗎？他們和男家估親，所以他來作了儂相。露斯聽了這話，心下大為歡喜，無意之中，把這個青年的來歷，找到了。周先生都和我極端的表示好感，並且約我到他家裏去，那末，要和這位小周先生認識，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了。這樣想着，看起新人來，也格外覺得興。一會音樂復作，新

人到客廳上行結婚禮。露斯先是站在新娘這一邊看，後來看的人，你推我擠，鬧個不休，就把露斯擠到新郎這一頭去。人家都是看新娘，露斯却換了一副目光，只是看儂相，一直等結婚禮看完了。大家業已散場，露斯站立在原場上，還不免有些發呆，還是魏太太從人叢裏走了上前將她一把拉住，輕輕的問道：你看見錢先生沒有？怎麼分開了呢？她這才明白過來，原來這是在大庭廣衆之間的禮堂上哩。因道：什麼錢先生，票先生，我和他新認識的朋友，倒和他一路嗎？魏太太不料在這裏碰了自己小姐的釘子，所幸這裏的人，倒並沒有注意到她娘兒倆的行動。因之魏太太趕快將露斯拉到一邊，輕輕的責備她道：你怎麼回事？還不明白嗎？你可知道今天你這一身新，全是人家辦的。露斯冷笑道：我怎麼不知道，我也不至於那樣不值錢，僅僅爲了這一身新，就和他在一處混。這也不值什麼，過兩天我就可以在周先生那裏設一點法子，把他這一筆錢，退還了他，憑他那一點小人情，我也不至於還不起他。魏太太道：周先生雖然是個官，但是論起家產來，恐怕周先生還差的遠，在我現在正要人幫忙的時候，我希望你不要只顧到一方面才好。露斯聽了他母親這種表示，倒不覺爲之默然。魏太太道：那錢先生下個禮拜日要請我們吃飯，我希望你對錢先生表示一下，那天一準到。在幾天之內，他大概能幫我們幾百塊錢的忙，露斯聽到母親說，更有一番表示，很不以爲然，後來聽到母親說，人家能幫幾百塊錢的忙，便答應了去赴約。魏太太原怕還要費多少唇舌，不料依允了，這才心裏落下一塊石頭。一會兒就是開席的

時候了，露斯却到處找這位周哈瑪利，找遍了各客廳，也不見她的蹤影，只得隨便坐在一個席上，吃酒的時候，恰有人談到她，原來她還不會用中國筷子，中國筵會，向來是不到的。露斯這才明白，原來這位周太太是不赴中國筵會的。既是如此，算是白尋了許久了。大半天的忙碌，不知爲着是什麼，自己也不免一陣暗笑。吃過了這場酒筵，許多青年男女，都想找着新娘新郎開玩笑，還在歐美同學會等碰會。露斯一肚皮都是心事，就早早的回家了。到了次日，就穿了這身新衣服，到周先生家會去拜訪。周國粹自昨日和她見面以後，腦筋裏面，自然的就印下了那一個芳影，現在露斯親自登門拜訪，這却不可大意，連忙吩咐聽差一聲請，一面由上房裏迎接出來。露斯在客廳裏會面之後，首先一句話，自然就是周太太在家沒有，周國粹道：她陪着兩個朋友去收買骨董去了。一面說話一面讓到客廳裏對坐着，露斯道：周太太很愛中國的骨董嗎？周國粹聽到這話，眉毛微微皺了一皺，淡淡的一笑道：不能提，那是充分的去當冤桶。那些骨董商，只要看到是外國人上門，操着那不規則的英語，一陣亂嚷，說的英國話，英國人都不懂，何況，我們這一位又是法國人呢？她也不知道是古不古，是好不好，只靠了一般外國朋友自作聰明的斷定，是什麼時候的東西，有什麼價值，她自以爲認識一種骨董了。到等一上骨董店，看到有同樣的東西，就不住的賞鑑，只要價錢不十分大，她就買下了。露斯道：東西古，價錢又不貴，自然是可以買的了。周國粹笑道：唉！不但是不能古，而且還怕不能真，我們這位

太太當了冤桶，還只肯居冤桶之實，而不肯當冤桶之名，所以她拿了骨董回來，她要怎樣賞鑒，要怎樣品玩，都只好由她去，却是一句也批評不得。露斯從來崇拜西方文明的，一個西洋女子和中國人結了婚，這自然是極端的開通，能了解戀愛的真諦。彼此情感之和睦，當然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了。不料周先生一見生朋友，開機關槍似的，就把他太太亂批評了一頓。慢說是在西洋文明風俗裏面，不應該有這種態度，就是在中國，夫妻縱然有點意趣不和，也不能見了朋友，就說出來的。這樣看起來，他們那極端自由的婚姻，也不見得就是圓滿的了。她心裏這樣想着，對着周先生，却只管微笑。周國粹道：密斯魏，你是沒有到舍下來過，不知道我家裏面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家庭，你若是來得次數多了，你就會覺得我這話是一點兒都不錯的了。露斯道：府上還有些什麼人？周國粹道：我一個舍弟，內人一個舍弟，此外便是我兩個孩子。露斯笑道：不錯的，昨天在歐美同學會做男債相的，有一個不就是二先生嗎？周國粹道：是他，密斯魏和他認識嗎？露斯道：不認識。周國粹道：這我倒可以介紹介紹，我們這一位舍弟，有點兒歐化，也是崇拜社交公開，喜歡交朋友的朋友的哩。說着，周國粹就按了一按鈴，叫一個聽差進來，對他道：把二爺請了來。不一會兒工夫，昨天那個當債相的青年進來了。不過在他身後，另有一個很時髦的女郎，緊緊的隨着。周國粹連忙站起來，給他二人介紹着道：這是密斯韓。露斯先猜着，以為這或者是周國粹的妹妹，及至他說出密斯韓三個字來，心裏才恍然大悟，至少的限度，不是愛人

，也是很好的朋友了。當着周國粹介紹的時候，露斯心裏就難過極了，接上就對着那個密斯韓的週身上看了一看。那密斯韓見客對着她如此的注意，就向着露斯一笑。在她這一笑之中，似乎像愛克斯的鏡一樣，將人心肝五臟，都瞧了一個遍。也不知道怎麼着，臉上就是一紅。周國粹極力的客氣，將大家招呼得坐下了。還是露斯先開口，向周二先生道：「昨天二先生，受了累吧？周二先生道：『無所謂，這個玩藝，我還是頭一回，不過是朋友拉着，不得已而出此。周國粹便笑着向他道：『你們的日子也快了，趁此練習練習也好。他說着話，接上又向密斯韓望了一望。密斯韓聽到周國粹這種話，望了他微笑一笑，露斯看了這種情形，心裏更是明瞭了，就不肯向下多說了。周二先生也只談了幾句，就對露斯道：『我還有點事，密斯魏請多坐一事兒罷。』說着話，就站起身來，回頭對密斯韓道：『現在不早了，我們打球去罷。』二人就笑嘻嘻的走出客廳去了。露斯心裏頭一個計畫，碰了這個釘子，總算完全取消了。」

第二三回 璧合中西室家增負擔 風同上下閨闈苦週旋

周國粹並不知露斯有什麼意見來的，依然對他笑嘻嘻的談着話。說到這裏，却聽到門上，拍拍敲了兩下響，周國粹隨便的答應了一句康闈，客廳門一推，就有一個西裝少年走了進來。像周國粹這種人家，有個穿西裝的少年，當然不足為奇的，可是這個人，不但是身上穿的是西裝，而且頭髮也是黃的，眼睛也是綠的，鼻樑梗也是高的，這不用提，整個兒是歐化人物了，但是歐化到面孔得改了，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正自驚異着，周國粹就起身介紹道：這是我舍親。他說了這句話，覺那意思還不足，又補充着一句道：這是內人的令弟勃勞先生。露斯這才明白，原來他並不是一個歐化的中國人，乃是一真正的西洋人，於是就站起來，仿着西洋禮節，伸出手來，和他握了一握。這位勃勞先生，其性情恰是和他的令姊相反，說了一口很好的中國話。就坐下來問露斯現在是在那學校念書，府上住在那裏，問了個不斷絕，人也很有氣似的。說起話來，臉上總露出一絲笑容。露斯總不覺得西洋的男子怎樣可愛，然而他這一副雪白的面孔，比較周則順那樣長着一臉紫疙疸的面孔，總好看得多，而且又有周先生介紹的關係，總得敷衍兩句，所以勃勞儘管絮絮叨叨和她說話，她並不覺煩瑣，也就含了笑容，繼續的因話答話。周國粹起先以為介紹了一下子，勃勞像周二先生一樣就要走開的。不料勃勞却不是這樣，他也覺得露斯和靄可親，枝枝

璧合中西室家增負擔 風同上下閨闈苦週旋

四七五

勿全
注意請

節節，跟着談起話來，周國粹坐在一邊，瞪了他兩眼，他也不理會，而且對露斯道：密斯魏什麼時候在家裏呢？我可以去拜訪嗎？露斯一想，若是有個外國朋友到家裏去拜訪，朋友們一見，這面子就大了。因道：上午總在家，若是密斯脫勃勞有功夫去談談，我是非常之歡迎的。周國粹望着勃勞道：他府上那個地方，很不好找……：這下面一句話，還不會說出來，只聽到門外面，咕哩呱啦，有一陣怒罵的聲音。露斯雖不知道是怒罵些什麼，然而那種聲音，是婦人說話，大概是周太太用法國話罵人，周國粹一聽見，連忙出去迎着。不多一會，果然是周太太進來。周太太後面，跟着兩個小孩子，一男一女，都是洋裝小孩，皮膚雪白，頭髮微黃，兩隻眼睛，倒漆黑的，女孩子手上，左手抱了個小洋娃娃，右手牽着一條吧兒狗，男孩子手上捧了一枚長汽槍，腰上又拴着一個小喇叭，吧兒狗一見生人，連忙吠起來，男孩子吹着喇叭，女孩子抱了洋娃娃直跳，立刻屋子裏熱鬧起來。周國粹皺着眉道：有客在這裏，斯文一點就不要胡鬧了。兩個孩子不但不聽，還拖着周國粹要上公園去，周太太用法國話說他們，他們也就用法國話回答，就是這一會兒的功夫，好像百鳥朝陽一般，露斯在一邊只好看着人家說話了。他們用法語戰成一團，最後還是逼出周太太一句中國話來道：不要鬧了，要上公園回頭我們就一塊兒去吧。露斯一看人家裏在吵鬧，也就用不着在這裏令人難堪了。因之站起身和他們告辭，說是過兩天再來談。周國粹也看出來了，人家是不願意在舌戰場邊觀戰，就和勃勞二人送出大門了。回來之後，周

太太一句也不說，却在身上掏出一張字條給他。周先生接過來一看，乃是巴黎洋行的一張賬單，今天周太太共拿了三百多塊錢的東西，這遞賬單過來，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要他給錢了。周國粹操着法國語和周太太道：我很抱歉，這個月已經替你付了三百多元的用款了。現在外交部的薪水，早已用光，就靠兩處兼差的薪水維持家用。若是付了這筆款的話，家用那裏去籌呢？請你原諒，把這東西退回洋行罷。周太太笑道：親愛的，你忍心讓我爲這件小事發愁嗎？這都是我愛的東西，我怎能不要？而且這裏面有一件新衣，是預備禮拜六，去赴公使館筵會的話，我就要失約了。說時，周太太就走近前來，替周國粹整領結，又將頭靠在周國粹的肩上。周國粹和他太太，雖然都是年將四十的人，然而周太太是歐洲人，是愛玩這個調調兒的，周國粹多情，又最是受不得這個。太太只管靠了他的肩膀央告，他就拿賬單看着猶豫起來。周太太一見，那就更央告得厲害。周國粹道：我自己實在拿不出錢來，你真是非用不可的話，我到朋友那裏去借一筆款子，給你把這些事了罷。周太太一聽大喜，就拖着周國粹的脖子在他臉上連吻了兩下。原來周國粹自從有了這位法國太太，上下就整個兒的法國化起來。他們家裏的僕役們，對於這些歐洲婦女的狀況，也就司空見慣。不過周國粹本人，恰站在一家人的反面，家裏人越是歐化，他越覺得中國樣樣都好，甚至連穿了二十幾年的西服，都要改過來。原來周國粹當年在法國留學的時候，正値着歐戰正酣，男子們都上前線爲國捐軀去了。一大部分的女子，都

感到小姑居住本無郎的痛苦。在那個時候，無論那一國的旅法僑民，他都有娶得法國夫人的可能。中國人在歐洲雖然是沒有人看得起，然而留學的青年，只要皮膚長得白淨一點，態度活潑一點，法國姑娘，也往往不得已而思其次。那時周國粹的房主人，是個老太太，兩個兒子，都犧牲在砲火之下，就剩下這位瑪利姑娘。周國粹覺得這老夫人其志可嘉，其情可憫，就極力的安慰她。加上手邊的錢又很方便，常常接濟她們的家用。法國的女子，她們無論如何境遇不好，不會忘了裝飾，不會忘了娛樂的，在感激周國粹之餘，成了極好的朋友，又常常和他一路出去找娛樂，久而久之，瑪利證明了周國粹是個未婚的男子，頗有不遠中法，而聯秦晉之好的意思。但是這一點，瑪利的母親却十分的反對，她不能讓她女兒嫁東方病夫的中國人。周國粹在法國那些個年月，自不免深深的染了許多法國習氣，眼見許多人都討了一個法國夫人，自己未嘗不可學習一下子，因之他對於瑪利，也不無眷眷。後來瑪利的母親，忽然提到法國人不應該嫁中國人，藐視中國人太甚，他心裏十分的不平。他就對瑪利說，你母親既然看不起中國人，其餘一切和我我不認識的法國人，更會看不起，我在法國住着，還有什麼意思，不過是徒遭人家的藐視而已。現在我決定回中國去，你若愛我，你就同我回中國。瑪利當時很難答覆他這個問題，不無猶豫。周國粹以為他也有些藐視中國人，更決定了回的。恰好這個時候，中國外交總長有幾個電報打到駐公使館，聘周國粹回國作官，周國粹就借了這個機會，和瑪利告辭，而且把公使館轉來的電

報給他看。瑪利一見外交部特聘他回國作官，一定是了不得的事情，一方面捨不得他走，一方面又很願他前途成功，只好放了他走，可是他那一顆芳心，已經是寸碎了。不料大緣巧合，在周國粹要動身的前一個禮拜，瑪利的母親，却得着急病死了。瑪利料理完了母親身後之事，便是周國粹回國的日期。現在是一點障礙都沒有了，便捨却了繁華的法蘭西，同着周國粹到老大病夫的中國來。由法國到中國，海船上要經過一個多月的時候，兩人都覺得寂寞，便適用那船長證婚的辦法，在船上結了婚，二人結婚之後，自然感情極好。後來到了中國，周國粹就在北京外交部就了職。不過太太一到北京，就感到十分不便，第是所住的房子，沒有洗澡盆，沒有自來水沖洗的廁所，而且那燒煤的煤灶沒有烟窗，廚房裏弄得漆黑，各處都覺得不衛生，周太太只在搬的新房子裏住了一天，次日就一人到六國飯店去住着。這不但周太太感到如此，就是周國粹在外國住久了，也覺得中國的屋子處處不合適，好在外交部附近，有的是洋式的房子，就出了一百八十元月租的價錢，租了一所洋式房子，立刻搬進去。可是這時候周國粹的正式薪水，也不過四百元，什麼也不辦，每月就劃分一半薪水去了。搬到這洋房子來了以後，周太太又要他買上等洋式傢具，又要他雇用男女僕人，又要他買汽車。以上兩項，周國粹都答應了，對於買汽車這事，就說這要考量一下子。因為中國人不像歐美人非有最上等的的生活，不能坐汽車。就以外部而論，除了總長司長，坐汽車的，也只有兩個。自己在外部的地位，還到不了三等，若是坐了汽車

，恐怕人家說閑話，甚至於人家疑我們不會作什麼好事，結果非弄得影響到事業前途不。若是你有坐汽車必要的話，可以隨便到汽車行裏叫汽車。周太太雖然不願意，但是不能不顧到丈夫的飯碗，只好勉強答應了。可是自從那時起，周太太的用度，只管一天一天大起來，周國粹雖然有些不樂意，然而有了一個外國太太，因着外國太太，又認識了許多外國在華的外交官；外交部有些小事情，仗着自己和外交界方面私人的友誼，也就一說一了，因此外交部也就覺得此人不可少，所以他在外交部的地位，倒因此十分穩固。周太太久在交際場中走，這一層，當然也是看得出來的，所以她也覺得並不是完全倚賴丈夫。自然有一部分幫忙之處，對於衣食住行物質上的要求，不斷的發生。周國粹先是敷衍，慢慢的就生厭。然而不久就添了一個男孩子，要離婚的話，周太太就要把孩子帶走。等到孩子大了些，第二個孩子又出了世。剛才看到的兩個孩子，是最小的。他的大少爺，已經中學畢業了。爲了這些原故，周國粹總是忍耐，今天這三百元，本拿不出，只爲周太太是製裝飾赴茶會的，若得罪了她，也許她以後不辦交際，自己會在外交界失了地位，那更糟了。自己當時勉強答應下來，想了一想，還只有找項次長去。這個項次長，也討了一位外國夫人，這夫人原是歐洲一個小國的人民，却入了法國籍，對於法國人，是極肯攀同鄉的。在交際場上認識了周太太，彼此是一國人，又同是外交官的夫人，感情好極了。周國粹爲了夫人的原故，也就和這項次長關係密切，然而項次長比他更年紀大，已是五十歲。項太太呢

，却是半續絃的。何以叫做半續絃呢？原來項次長在法國和項太太結婚的時候，他的原配中國太太，還是活跳新鮮的一個人。項次長雖然犯了重婚罪，但是他的中國太太，却在鄉下住着，和外面絕對不通音信，國內也就沒有多少朋友知道，何況是國外呢？項次長爲了這層，却立誓在他的太太未死以前，絕對不回國。也是天從人願，不兩年的工夫，他的中國太太，居然在國內死了。項次長得了這個信息，其初還以爲是人家撒謊的，後來從各方探聽，就證實了。果然是死了。於是也就按着他發的誓，費了項太太回國來。到了中國以後，他才宣布有太太已經死了，不過把死的年月，倒填了三年。項太太不知不確，也只好媽虎一點。所以她前三年是小，後二年是續絃，成了半續絃了。項太太歐洲，也是一個弱小民族的女子，她流落在巴黎，爲了生活而嫁項次長，才只有十五歲哩。所以項次長老了，她還是個外國徐娘。項次長和周國粹又不同，他是始終醉心外國的，因之對於項太太却肯敷衍。項太太又因爲是個假法國人，也不十分自抬身價，兩下倒將就了。周國粹爲了外交的事而外，對於家裏的事，也常是到次長家裏去請教。今天又因爲要用錢，便想到次長或可通融緩急，於是就特意到項次長家裏來。項次長在他的屋外小花園裏，坐在一張露椅上，正牽了一條德國狼狗，用手去摸狗的毛。狗昂着頭，拖出半截舌頭，直舔項次長的臉，項次長一面摸着一面笑着說淘氣，見周國粹來，才放了狗。對他笑道：我看你形色慌張，有什麼急事嗎？周國粹笑道：並沒有什麼急事，不過少兩個錢花罷了，我想和次長通

融個幾百塊錢，行嗎？項次長道：國粹，你近來有點胡鬧吧？薪水發過去幾天，怎好你又
要借錢了？周國粹見項次長安然坐在露椅上，便走近一步，半彎着腰向他道：次長，您還
有什麼不知道的，無非是內人不斷的發生事故，多了許多特別開支。項次長道：什麼開支
，添衣服買首飾呢？要招待客呢？周國粹笑道：次長一猜就猜中了。項次長道：我何須要
猜，我家裏，就是這一套嗎？有些事情，你該限制一下，不能讓着太太們一味胡鬧。周
國粹皺了眉，又嘆了口氣道：我簡直一點法子沒有。不知道次長方面，可能想出什麼限制
的法子？項次長聽，用手搔搔頭髮道：限制當然有個限制的，可是她總不大願意聽，我也
只好馬虎一點，只要挪移得出來，我就湊付着給她。正說到這裏，項太太來了，她穿了那
西洋坎肩，露出兩條肥藕似的胳膊，手上拿一個網球拍子，笑嘻嘻的而來。你看她那頭螺
旋形金髮黃絲直垂下來，掩住了兩邊的耳朵，額角上猶自汗涔涔的，她那一捻細腰，踏着
那高跟鞋，遠遠的看着。決想不到是個年近四旬的婦人，她倒是喜歡說中國話，看見周國
粹，就將網球拍子，映了日光對周國粹。招了兩招，笑道：周先生什麼時候來的，周太太沒
來嗎？周國粹道：她沒有來，我有點事來求次長，沒有通知她。說到這裏，就笑起來了。
不過那笑容，是非常的勉強，分明是由臉上發出來。笑，不是由心裏發出來的笑了。項太
太走了過來，伸着手，讓周國粹握了一握，笑道：這個樣子，我看你就是和長議論她的
事哩，自然是不讓太太知道。周國粹正因為項次長不肯借錢想不到法子進言，而今項太太

來了，知道項次長人老心不老，是個富於愛情的人，何不就趁着這個機會，向項太太求求情。因道：項太太既然說破了，我就不必再隱瞞，就是爲了她要去赴茶話會，新製了一點東西，要個四五百塊錢開銷。那兒也想不到這一筆錢，只有和次長來商量一下子，次長又說我太耗費了，不肯幫忙，真是沒有法子。說話時，站立不定，現出十分躊躇的樣子來，望了項太太笑，好像有一腔心事，說不出來一樣。項太太道：不錯，是有一個茶會，那個會，我也打算去的，這雖是個茶會，却是個極大的紀念日，那，去的人，是非常之多，不能不到的。周國粹道：呀！那天不能不到的，但是我拿不出錢來和她預備一切，怎麼辦呢？項太太道：你打算借多少錢呢？周國粹道：借錢不是掙錢，自然是……：……：項太太笑着說道：自然是越少越好。周國粹道：也不能那樣說，雖是少才好，總也要夠用。項太太道：那末，你要多少錢才夠用呢？周國粹道：大概三百以上，四百塊錢以下，不知道項太太能可幫我一個忙？項太太笑道：我那裏有錢？面前有個能借錢的人，你何不向他借去呢？說着。望了項次長微微一笑。周國粹道：我正是要和次長借，次長說沒有，我也沒有法子，只好託項太太了。項太太望了項次長道：這一筆錢也是萬萬少不了的，你就幫他一個小忙，借給他得了，昨天你還收了一筆款子進來，並不會用掉，放在家裏也是白放着，你何不挪挪給人來一用呢？項次長到了這時，要推移也推移不了，只得微笑了一笑。周國粹因爲項太太幫了這一個大忙，一刻兒又無以爲報，便笑道：項太太的北京話，現在說得真

流利了，內人她可不同。根本上就懶說中國話，一家裏面，由大人到小孩，由主人翁到聽差的，就是各說各的，各幹各的，我這個主人翁真有些受不了。其實呢，她到中國來的年月，比項太太還早得多，可是一比起來，就相差很遠了。項次長有人當面恭維了他太太，比人家恭維了他，還要歡喜十倍，笑道：這一點是我比你聊足解嘲的了。說畢，抬了肩膀，只管格格的笑。項太太道：你現在已是很高興了，我說的人情，你是准不准呢？項次長雖然覺得三百元的數目，未免大一點，然而太太發的命令，却也不敢十分執拗，只得向周國粹道：款子我當然借給你，但是決定什麼時候撥還我呢，能不能在薪水上扣？周國粹對於這個問題，却不便輕易的答覆，只是微笑。項太太道：你也太小氣了，難道周先生還會少你這幾個錢嗎？項次長實在無奈他太太極力的敲邊鼓何。老是不依允，也許會因一點不相干的事情，倒引了太太生氣。便對周國粹笑道：你總算會借債。將來財政部經濟困難的時候，也可以請你幫忙了。說畢，就到屋子裏去，給周國粹開了一張三百元的支票，笑嘻嘻的拿了出來，遞到周國粹手上。周國粹道了聲謝，又向項太太點了一點頭高高興興而去。項次長可就望了項太太道：這一位先生浪費是最有名的，你怎麼極力催我借錢給他。不過這一借，你是很合算，他要大大的見你一個人情了。項太太將一隻手挽了項次長的脖子，一同坐了下來，笑道：親愛的，你不願意人家大大的給我一個人情嗎？當項次長那隻胳膊，伸了過來之時，隨着有一陣粉香，送到他的鼻子裏頭。項次長直到如今，依然自負是

多情種子，豔香傳送到鼻子裏來，教他怎樣還把持得住。原是站着的，這就不知不覺的，一齊和太太一路坐下。頭枕着項太太那彎玉藕，微笑着道：這完全爲你的面子啊！不然，我何必借這一筆錢給他呢。項太太見他說出這種話來，索興把這一隻手，輕輕的連托了他兩下巴額，笑道：當然啊，你不是很愛我嗎？你既是愛我，我要辦的事，你總管儘着力去辦的呀！項次長笑道：我借出去這三百塊錢，就是人家不還我，我也很值，因爲你已經知道我對你是盡力而爲了。項太太笑道：那自然啦，有個人有錢，不爲他所愛的花，倒要爲他所不愛的花嗎？說着又向項次長一笑道：親愛的，我知道你是很我的，那末，你爲我花錢，你不是越樂意的嗎？項次長聽到太太這左一句親愛的，右一句親愛的，快活的了不得，心想索興恭維他兩句。讓他大大的高興一番，因道：可不是，我對於你總是盡力而爲的。項太太道：你可不要說我乘機而入，不久，不是婦女交際會要開會了嗎？我是會裏的幹事，少不得要忙兩天。項次長連忙接着道：這是當然的事呵。你願意忙幾天，就忙幾天。項太太道：不光是忙，恐怕也要化幾個錢呢？項次長還沒有理會到她是要錢，便道：相當的錢，總也是要花的。那又何必先掛念起來呢？項太太道：我不能不掛念呀。據我算，沒有六百塊錢，恐怕不成功呢。項次長不料這極不相干的事情，她竟開六百塊錢的大口，這要答應，連以三百就去了一千了。若是不答應，自己又早答應在先了，未免前言不符後語。於是也不說什麼却只向項太太笑了一笑。項太太道：你能不能給我預開一張支票呢

？你不是新存了三千塊錢嗎？開一張六百塊錢的支票，在你總不算多，你能不能照辦呢？項次長想了一想，笑道：什麼時候要呢？自己以為這句話問得很俏皮，等到項太太說日子還早，那就可以推着到了那時再說了。項太太道：什麼時候要，你不必問我，難道你還爲了六百塊錢的利息，要遲個十天半月才給我嗎？這一句話真把項次長歡問倒了，自己很公開的新吞了三千塊錢，若是不給她倒也罷了。既是答應給，非等到日子不可，不是爲了利錢却爲什麼？笑道：不是那樣說，我不知道你是要現款呢？還是要支票呢？若是要支票，我好填明日期，不要把日期填過去了。項太太道：我不能把六百塊，一次用了出去，你還是先取出現款來，等我慢慢的用罷。項次長斷對沒有法子再推了，只得和太太一路到屋子裏去，開了即期的一張支票給項太太。項太太一筆交際費又有了，很喜歡，便一定要拉着項次長去逛公園。項次長每次高興逛公園的時候，求着太太陪伴，太太總是另有交際，不肯前去，結果，一手扶着斯的克，一手牽着那條德國狼種犬去了。今天太太倒俯就着要去，這自然是打破紀錄的一件好事，那裏還可失却？不過屢次讓太太斃扭得夠了，今天倒不能不出這一口氣，因笑道：每次要你上公園，你總是不得閑，我真不敢邀你去了。今天你要我去，偏又是不湊巧，我還有兩個約會呢。項太太道：你不同我去嗎，好罷，從今以後，你別再約我到那裏去了，我也不再約你到那裏去了。說畢，將身子一轉，高跟鞋走着地下的得的得亂響，竟自走了。項次長好容易逗得太太歡喜了，自己拿什麼矯，又把太太的脾

氣弄僵了，後悔不迭，便追了上去。項太太知項次長追下來了，越是挺着脖子昂着頭走，對於後面追來一個人，就像完全不知道一般。看看由屋子裏快要追出二門，到那大院子了，項次長便連連叫着碧蘭碧蘭。這碧蘭二字，原是從項太太法文原名譯音出來的，項次長每到有誠懇的表示時候，就會說出這兩個字來的。項太太聽了項次長這樣叫着，不能不站住腳了。便掉轉身問道：你找我有什麼事，你說。項次長遠遠的望着他就笑了。因道：碧蘭，我怎樣是找你，不是你約我上公園去嗎？我現在放下公事不辦，正要跟着你去，你怎麼倒說我找你呢？項太太將光胳膊一摔，腳一頓道：從今以後，我永世不：項次長聽到，對了他兩手只管亂搖，口裏連道：別那樣說，別那樣說，我不能遵從你那個條件的。項太太看到他那樣着急的樣子，倒不覺嗤嗤一聲笑，因道：你既這樣着急，爲什麼剛才又推辭不肯和我去呢？項次長將脖子一縮，笑道：我先是和你鬧着玩，我覺得隨便怎樣說也不要緊。現在你認真起來了，我那裏還再能鬧玩呢？項太太道：我生氣了，你就說是開玩笑。我只不生氣，你就是推諉着不去了。項次長一想，總算不錯，他還沒有猜到我是拿嬌，只說我是推諉。因答道：就算你的話完全對了，我也不過是懶一點罷了。你說破了不就是了嗎，又何必生氣呢？得，我扶着你一點，我們一塊兒走罷。說着，便來扶項太太的手。項太太這時本來可以宣告戰勝了，然而她還是執着不屑於的態度，只管向前走，不理會項次長。項次長道：得了，你別再生氣了，我回頭再和你正式道歉。說着微微一鞠躬。項太

太看到他這樣子，不便再執拗着，就格格一聲笑着。將左胳膊微微的彎着，讓項次長挽了，於是同走出大門上了汽車，向公園而來。項太太到了公園裏，轉上兩個圈。將圈轉完了，然後到來今兩軒喝一點飲料，再繞一個圈子便回去。他在交際場上，比項次長的交場還強勝十倍，一到公園裏來，就不斷的要人點頭打招呼。太太打招呼在前，項次長沒有絕對置之不理，應該也跟着和人點頭，因此和太太到公園，雖是很有趣的事，也有點美中不足。這天一路逛着，在會晤了二十五個人之後，項次長覺得今天會到的人太多，深以為苦，正待轉身，項太太又遇到一個人，就如蒼蠅見了血一般，高跟鞋子走得前仰後合追了上去。項次長看去，那人穿了青呢西服，顯出雪白一個臉子，只是臉子上加了一副極大的墨晶眼鏡，在寬邊子之下，竟遮住了大半邊臉，看不清楚，那是誰人。不過當項太太走到那人身邊的時，那人執禮甚恭，早是一彎腰給她行了個鞠躬禮，用很柔和而又低微的聲調對她道：項太太，好久不見了，您好？那話却是道地京白。項次長這才明白了，這是最負盛名的旦魚華小蘭，凡是唱戲的人，對於公衆娛樂場所，向來是不大到的。縱然是要到，也得戴上一副頂大的墨晶眼鏡，或者簡直把臉子遮住了。華小蘭出門，若不是有他家裏人陪着一處的話，必定有他一部分文字朋友在前後護衛。今天他既沒有家裏人跟着，又不見一班長衫護衛，倒不知道他爲了什麼？一個人在公園裏溜達。正自遠遠的猶豫着，只見他夫人，站在華小蘭面前，彷彿是站不住的，如風擺柳一般，又說又笑。項次長慢慢上

前來，華小蘭就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。項太太也不待項次長開口，就先說道：「今天是趙博士請密斯脫華在來今雨軒吃飯，他出來運動運動。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密斯脫華已經答應了我們，對於這次婦女交際會的週年紀念，一定加入，給我們表演一齣戲，有了密斯脫華表演，我想那天到會的人，是十分的踴躍，給我們會裏，增加了不少的光彩。項太太說着，簡直眉開眼笑。項次長聽說他有一個好消息相告，也不知道是什麼好事。及至項太太說出來，却是華小蘭要加入婦女交際會去表演。本來婦女交際會，就是一班高等太太小姐們，閒起閑的事，與項次長就沒有多大的關係，至於華小蘭是不是加入婦女交際會表演，更與項次長無干。不過項太太既是很高興的說了出來，也不能不敷衍太太兩句。因道：「那實在很好，好極了，我想那天到會的人，一定是很多的，不知密斯脫華打算演什麼？這一句話，本來是項次長敷衍他的，因為項太太說了那一大套誇獎之詞，若是對於華小蘭絕對不加以贊成，恐怕太太說是瞧不起唱戲的，未免不好。因瞧不起唱戲的，原是中國人的惡習慣，縱然把所有的戲子，一齊得罪了，這也不能算他故意如此。若是瞧不起華小蘭，直接是瞧不起項太太的朋友間接就是瞧不起他太太。等他太太發現了瞧不起她，那還了得。可是雖要敷衍，急迫之間，又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，因之就隨便問了一句唱什麼戲。不料這一句話，可真把華小蘭問到了。他知道這婦女交際會，一半是外國人，一半是極愛美的中國太太小姐，中國太太小姐，誰沒看過自己的戲？若是用平常的戲去敷衍，自然是

煩膩。若是用新奇一點子的，可是這班外國太太們，對於極煩膩的，恰是久聞其名，恨不
 少指着要一種熟戲看的。若是不演，又不足以應外國太太之命。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，自
 從婦女交際會，推代表來要求他演戲，他就感到了，也會和他那班祕書式的朋友商量一陣
 子，究竟應當演那一齣戲，自己也曾預定，只好託人徵求太太們的意見，然後以多數情願
 的地方入手。不料現在見着項太太。劈頭一句，就問道要唱什麼戲。紅了臉，勉強的答應
 一句道：我正是爲了這一層躊躇，究竟不知道應當演那一齣好呢？談到這一層，那就正好
 了，我想拜託項太太一下，在貴會裏徵求徵求大家的意見，看來應當演什麼戲？項太太常
 是聽人說，和華小蘭友誼很好，也和華小蘭在一處，跳過好幾次舞。只是這樣對人說了，
 可沒有法子使人相信。而今華小蘭託他去徵求婦女交際會員的同意，正好借了這個題目，
 普遍的向各會員宣傳一下子。一聽之下，連忙就答道：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這件事，我一定
 替你代勞。若是得了結果的話，我到你府上去通知你。項太太說這句話，實在出於熱忱，
 並不是虛歉。但是華小蘭那裏理會得，以爲這樣的辦，那簡直是一種虛套。一個次長的太
 太特意來報告一個消息，已是可貴。何況這位次長太太，又是外國人，更是出於人情以外
 。自己放老實一點，拒絕她前來的爲是。因彎一彎腰，笑道：那萬分的不敢當。您要是徵
 求了諸位同意的話，賜我一個電話就得。項太太道：不，還是我親自去報告罷。而且我也
 要去參觀你府上呢。華小蘭聽到她說要去參觀，無論如何，再不能擋駕的了。便笑道：項

太太真有功夫去玩玩的話，也請先賜一個電話，我好事先就吩咐內人，讓內人預備着招待。說着這話時，少不得就偷偷兒的去看看項次長的顏色，看他取的是一種什麼態度。項次長是個受了極深歐西文明洗禮人，太太要出去拜會一個朋友，當然是不能攔阻的，不過太太現在所要去拜訪的，並不是個平常朋友乃是一個舉世羨慕的男子。自己猶豫的就讓太太專誠去拜訪他，這未免有點過於放浪，因站在一邊，談笑了一笑。華小蘭一見項次長這樣子，就知道她有些不高興，這就不應該再向下說了，因對項次長夫婦一鞠躬道：那邊還等着入座，再見罷。說着，向後退了兩步，然後才轉身而去。太太望了華小蘭的後影，非常的高興，又跟着微笑道：這個人很是和氣，真有些西洋人文明風味。項次長真不敢多說了，免得說多了，又要出岔，只得笑了一笑，不過項太太心裏，這時平空加了一個替華小蘭徵求演戲的戲目責任，對於別的事情，也就不暇過問，立刻便和項次長道：對不住，我有一點小小的要求，不知道你肯答應不肯答應？項次長笑道：難道還會比要六百塊錢的事還重要一點嗎？項太太笑道：當然不會，百分之一那樣重要也沒有。項次長一聽是如此輕易的事，就笑道：你不必繞了彎子說，我慨然的答應就是了。項太太笑道：那就好了，對不住，請你雇洋車回去罷，我坐了汽車去會幾個朋友。項次長知道太太的脾氣，這一定是爲戲的事，去徵求會員同意了。他這樣想着，少不得就猶豫了一陣子。項太太看他有考量的樣子，便道：你倒是願意不願意呢？你若是不願意，就說不願意。我也好打電話去叫一

壁合中西室家增負擔 風同上下閨闈苦週旋

四九一

勿
全
注
意
諸
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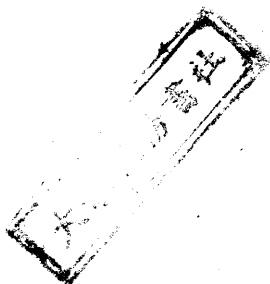
輛汽車來，我自家坐了出去找人。項次長笑道：我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你怎麼就知道我不答應讓車給你？你要坐車，你就先走罷，我還要在公園裏繞兩個圈兒呢。說着，又伸着手拍了拍項太太的肩膀，笑道：你決不能爲了我稍微答應得慢了一點，你就生我的氣。你真要生我的氣，讓我回了家再和我辦交涉也不遲，你千萬要爲了在公園裏和我生氣，倒就誤了你去會客的時間。項太太聽了他這種話，不由得把一肚子怨氣，都壓下去從汗毛孔裏排洩出去了，望着項次長，抿嘴笑了一笑。項次長笑道：你想想看，我的話對不對呢？爲了生氣，就誤了正事不辦，那也是不合算的事情啦！去罷，別就誤了正事了。說時，扶了項太太的胳膊，又向前推了一推。項太太也等着要走，不能和項次長客氣什麼，挺了脖子，高跟鞋踏着走廊上的水門汀地面，的的的咯，一直響到大門口來。一出公園大門，他的汽車夫，一見是太太出來了，連忙就開過車來伺候，項太太坐上車，車夫見次長並沒有同來，料着不是回家，就請不先到那裏。項太太倒有些爲難了，自己一股子勁要去拜訪婦女交際會的會員，究竟那個會員，究竟那會員這時在家，却是一點把握都沒有。先到那一家立刻真答不出來，汽車夫太太一刻兒想不到那裏去，也不能就開了車子走，只得手扶了車門，呆望項太太。項太太腦筋裏，印得最深的就是周太太，隨口便答道：我們先到周家去吧？答了這一句話，才把困難的問題解決，然後將車子開着走了。項太太到一家，就在一家宣傳一遍，說是華小蘭派他爲代表，說時，臉上那一分兒得意，簡直不能用言語

來形容。項太太一班男女朋友，聽說華小蘭請她爲代表，也是欣羨不置。大家商議的結果，就是點明華小蘭唱那一齣戲，有點兒不恭敬，最好就是請華小蘭自己斟酌，演一齣大家可以明瞭的戲。再說華先生的戲，本就這樣都好，不懂戲的人，實在也無從說出。項太太跑了三天三晚，汽油大概跑掉了六七十塊錢，所得的結果，就是原璧奉還，依然是請華小蘭先生自己去決定。不過項太太倒不以爲這是無結果，又加了一些大家仰慕的話，說是華先生一定能夠知道什麼戲最合於婦女交際會這般人的眼光，由華先生自己定戲去演，比之外行胡亂猜着，還要好的多。華小蘭聽了這種話，自然是很舒服，認爲項太太所託不虛，也就信了她的話了。項太太本是交際會的副會長，會裏的太太們小姐們，又以她不是真正的法國人，不十分看得她起。自從她借着華小蘭的事，向各處游說以後，大家以爲她和華小蘭的友誼不錯，大可請她介紹和華小蘭認識，因之都和她好起來。項太太爲了和華小蘭奔走，落得朋友們大捧一頓，心裏高興極了，越加倍的賣力，把這婦女交際會的會務，大大的宣傳一陣。這種宣傳，外行還是不大清楚，必得懂洋文而又善於交際的，才能着手，因之項太太老實不客氣，就把這事委託了周國粹代辦。周國粹雖然在外交部辦事，可是項太太叫他辦的，比外交部的公事，還重要的多，這就因爲在外交部的差事，有了項太太幫忙，項次長固然是要維持他，就是外交總長也常和項太太跳舞，有了項太太一句話，無論如何，也不敢更動他的位置。所以除了友誼不談，在利害一方面，也是要和項太太盡力的。

這天上午，項太太打一個電話到周家，將周國粹叫到公館裏去說是這次常會，華小蘭演拿手好戲，必得大家到會，以襄盛舉，關於中國方面的會員，都得將姓名寫上，登到報上去，好讓人家知道是名媛閨秀，以後入會的，就更多了。周國粹對於這事，也用不着有多少商量，當日回去，就編了一段新聞式的文字，說是這次婦女交際會，是怎樣的熱鬧，中國會員有名字發表，就據着各人的身分開了一張名單，那最前而幾位是李總長太太，項次長太太，楊墨慧賢女士，劉總長三女公子，韓古香督辦夫人，董八小姐，總長四女公子，周國粹夫人。就照着這樣寫了下去，總以為按部就班，無甚問題的。這篇稿子做完之後，第一步自然是趕快送到報館裏去。報館接得這種稿子，認為有兩點可取第一點是帶着國際關係，第二點是有女人的關係，因之照原文發表了。這一發表出來，引動一般看報人的好奇心，覺得這名單裏的稱呼，頗有玩味的價值。於是就有那好事的人做了一篇稿子，投到報館裏去評論。中間有一段說：

李總長太太者，李總長之太太也，非太太姓李而名總長也。項次長夫人者，項次長之夫人，姓質同於太太者，然不曰太太而曰夫人者，以向來之稱呼如此，而視略含新聞意味者也。何則，以項次長夫人，乃外國人也。楊墨慧賢女士者何？不曰太太非舊也，不曰夫人，亦有異於新其所新也。者何？女士之夫姓也。墨者何？女士之父姓也。慧賢者何？女士之名也。稱女士者何？以其向來自能在社會上謀生存，自能在社會

上立聲譽，其名足以自樹一幟，無須假於人也。然不假於人，而非密斯乃密昔斯，非冠以楊字不可，而况楊性亦復爲總長者也。劉總長三女公子者何？非劉總長三爲女公子，亦非謂劉總長有女公子，蓋劉總長之第三位公子也。公子，公之子也。三女公子者，數以記之，性以別之也。韓古香督辦夫人者何？非韓古香先生，有督辦夫人差事也，謂韓古香督辦之夫人也。夫人之以丈夫稱者，姓而不名，此何以名？以韓古香人熟稱之，不便分離也。董八小姐者何？不以其父官名之，因董八小姐，已成專門名詞，更不能稱女公子也。周國粹夫人者何？不以官名，以周國粹三字，響於官也。



韓合中西室家增負擔 風同上下閨闈苦週旋

此
页
空
白

第二四回 料理新篇斷剪京華夢 商量舊跡來看蚨蝶圖

這一篇文字發表了以後，轟動了全社會，凡是看報的人，沒有不把這件事當作有趣的問題來討論的。跟着也有些人抓了那篇稿子的尾巴，繼續投了幾篇稿子到報上去登出來。周國粹看了這些文章，氣得肌肉抖顫。所幸太太不識中國字，不會說中國話。若是太太能看報，或老人家看了報，講了她懂得，那一場禍事，那還了得。心想自己對於智識階級，向來太少聯絡，不但是新聞界一方面而已。一個人在外面談交際，對於智識階級不能認識，那並不能算交際家，同時，自己也不能打入智識階級這一層壁壘去。這次，報上如此挖苦，當然也因爲自己只是一個官僚而已。官僚在社會上，是人人願意罵的，只有挨罵，不能回駁。又何待於問？有了這回教訓，可以知道智識階級，有聯絡之必要了。他這樣一想，於是就找了幾個接近智識階級的同事，一同出名，請了幾回客。第一次請的是些名流，第二次請的是些教育界的名人，第三次請的是出版界的人物。到了出版界，比較的就複雜些了，新的也有，舊的也有，闊人也有。穿藍布長衫的窮朋友也有。所以這一天請的人也不少，共有中國席面六桌之多。因爲周太太知道他請客含有作用的，爲了給丈夫幫忙起見，也就照着外國的習慣，自己也出來陪客，把幾位女客也羅致到一處來談話。她這樣一來，不但把周國粹弄得窘極了，就是幾位女賓因爲不懂外國話，沒有一個不窘的。周太太

平常和中國人說話，不是周國粹給他當翻譯。就是請家裏一位教家庭課的女教授代理。這位女教授的法語，本來也不成，不過自在周家當先生以後，跟着學生說話，就學了不少的法國語。加上他們家裏完全是洋派，耳薰目染，自然而然的學了許多法國話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勉強湊合着，還能給周太太帶一點口頭上的忙。這時，周國粹自己要正式的招待客，當然是很忙。便是那位女教授，她專得這場盛會，他無法插腳，不會前來。因此這位周太太，只是對着來賓點頭笑笑而已。周國粹在一邊招待，一眼看見，想起太太是啞主人，在來賓之中，認識那位賈叔遙先生，他能說幾句法國話，就走上前一把握了他的手，笑着點了一點頭道：我很冒昧，有一件事要借重你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應？賈叔遙料着是關於新聞方面的事就一口答應道：可以可以，我決計幫忙。周國粹道：那末，請你陪着我太太談一會兒吧？今天來賓裏邊，能和她說話的很少，就請你坐過去罷。說着，握了賈叔遙的手，只管搖撼不定。賈叔遙還不會明瞭他的用意，果然就隨着他一路到周太太旁邊坐着。周國粹一介紹之下，賈叔遙爲便利起見，首先就用法語和周太太說話，這一下子，真把周太太樂得什麼似的，萬萬不想周旋了這半天，居然得着用舌頭的機會了，便眉飛色舞的談起來。先說的是些客氣話，倒也無所謂，後來周太太要和其他的來賓談話，却也煩賈叔遙來翻譯。這些來賓，偏又都是女賓，說起話未免都斯斯文文的。賈叔遙夾在中間傳話，說一句等一句，真是有些不耐煩。而且女賓是這樣的多，這一個說一句，那一個說一句，

都要經賈叔遙嘴裏變化一回，其苦不堪言。其間只有一個女賓，態度却十分沉重。除了偶然微笑一笑而外，却並不說一句話。後來還是周太太問到她，她才很簡單的說了幾句。賈叔遙看在眼裏，倒很爲注意，趁着一個空子，就和那女賓請教。她說是張梅仙，是一個中學校的教書匠。賈叔遙笑道：哦！是了，我很看過女士幾部著作，倒不料今日在這裏見面。周太太一看到賈叔遙有驚異的樣子，便問這是爲什麼？賈叔遙便告訴她了。周太太笑着問有謬譯的本子沒有？很願看一看的。賈叔遙一問沒有謬譯的本子，就答覆她了。周太太倒真是肯低心下問，又問了一問，這書的內容是討論些什麼？這一問，賈叔遙謬譯了出來，不但自己感到了困難，就是張梅仙也覺得太囉唆，無論一本什麼書，只要是出了版的，總有幾萬言。幾萬言裏面，當然也就有若干的議論，隨便說一句，那一定不對。若是一一詳細說出來，那要費多大的事情呢？因此不說什麼，且先笑了一笑。賈叔遙知道她有爲難之處，就斗膽給她撒了一個謊，說是書的內容，一時怕說不完，今天密斯張回家去了，就可以將大概用英文寫一個提要，給周太太報告。因爲她法語雖不好，究竟英文還可以。周太太聽說，這就很滿意了，張梅仙雖不知道賈叔遙說的是什麼，可是知道賈叔遙一定想了法子，給她解了圍，倒很是感謝。當時談了一會，就分別入席。那周太太遇到一個女著作家，似乎很替女子增光似的一一定拉了張梅仙同坐在附近。周國粹爲了太太加入，請的便是西餐，也就不免男女雜座。周太太索性請賈叔遙坐在一處請他謬譯，真是忙極了。這一

餐宴會起身，賈叔遙便深刻的印在腦筋裏。不過聊可解嘲的，就是新認識好幾位女友。這些女友之中，又要算這位張女士認識得最深，要交異性朋友，是真不如帶一點洋風味的容易接近了。自己這樣想着，剛才認爲苦惱之處又不覺得忘了。那些女賓告辭，周太太不得週旋一陣，他索性人情作到底，參雜在賓主間去謔譯。謔譯到張梅仙面前，因乘機問道：密斯張的寓所在什麼地方？張梅仙以爲是周太太問的話，也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了。將女賓的謔譯事務辦完，賈叔遙也就懶得再應酬，告辭而去，他今天心裏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嘴角上自然的露出一絲絲笑容來。他離開了周宅，他回到書局子裏去，那嘴角上的笑容，兀自不斷的露了出來。同屋子的梁寒山看到，便禁不住問他，笑的是什麼？賈叔遙很得意的，把在周宅常謔譯的話告訴了他。梁寒山笑道：哦！原來張女士也在那裏，你沒有和她提到作詩的事嗎？賈叔遙道：她只說她來研究文學的罷了，至於研究那一項文學。我還不得而知？梁寒山笑道：你真大意，上個月我還錄了這女士的幾首大作給你瞧，你不是很贊成嗎？賈叔遙聽了這話，偏着頭想了一想，突然哦了一聲道：我知道了，這位女士，是你的文字之交啊！我剛才這一番話，未免過於冒昧了。對不住，對不住。說着站起來，隔了棹子，便連向梁寒山作了幾個揖。梁寒山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，難道我的朋友，還不許你認識嗎？賈叔遙道：不是那樣說，因爲……梁寒山道：因爲什麼？賈叔遙無甚可說了，只得又笑一笑。梁寒山笑道：這個社會上，談到那男女社交公開，真是還早啦。一個

男子和一個女子交了朋友，這就希罕到什麼樣子似的。同時，這個男子，對於他所交的女子，也就視爲一種專利品，不願意她再和別人交朋友，這種態度，我真不明白用意所在了。大概你對於交異性朋友的態度，也是這樣的揣測罷？那就未免有點誤會了。賈叔遙笑着來道：糟糕，我不解釋，倒還罷了，一解釋之下，就越覺得態度不對了。梁寒山連搖了兩搖手笑道：沒有關係。我的朋友，難道不許你認識？就是你的女朋友一樣也可以讓我認識的。賈叔遙道：我那裏有女朋友，你又從何而識認我的女朋友？梁寒山道：怎麼沒有？金飛霞老板，不是你的女朋友嗎？賈叔遙道：原來你說的是她？你不要說了，說了，我是加倍懊喪。我覺得我們太不懂事，爲什麼要去捧這種人，更不要提到朋友兩個字了。梁寒山道：那爲什麼？從前你和她那樣好，就是天上下大雪，也要跑去了聽她的戲，現在連朋友兩個字，怎麼都不承認了？賈叔遙道：不是我不承認，我覺得有了這種朋友，也是我們的恥辱。從前我們所以捧她，就因爲她在台上，所演的戲，不是表演一個貞烈女子，便是表演一個多情姑娘。因爲她演得入情入理，我也不覺得把她當了貞烈女子，多情姑娘。尤其是關於反對買賣式的婚姻，她總是極力的表演出來。不料到了她自己的婚姻問題上，她把一切舊人物講的道德，新人物講的愛情，一齊推翻了。結果，只是爲了拜金主義，嫁了個老斗的兒子。這人年過四十，目不識丁，又胖又黑是個十足的市儈。梁寒山笑道：你真也夠形容的了，還要加上什麼形容詞嗎？你真未免惡而沉諸淵了。賈叔遙笑道：還算你說

得好，沒有說我是惡之欲其死。她們這班人，只有一個井蘭芬夠得上說是朋友，其餘的人，恐怕用人來比她，有點傷失她的人格。梁寒山道：這話我有點不相信。你和珍珠花，以前不是很好的嗎？照你現在這樣的說法，連珍珠花也不是好人了。賈叔遙道：她和我，那又當別論了。因為我並不是捧她的，我也不爲了她多花一個銅子。當時我們到她家裏去看她，完全是爲面子上的敷衍，對於她好像就痛癢無關似的。因之她的前途，究竟是好是壞，我們也不大理會。其實她之不講交情，和金飛霞一比較起來有過之無不及。真有爲捧她花費上萬的，精神和時間上的損失，更不要去算計了。到了後來，她就翻眼不認人，不遠千里，跑到外省，嫁林老將軍去了。所以嫁林老將軍的原因，她無非是爲了他更有錢，更有勢，其餘便非所問了。梁寒山道：這樣一個人，真嫁了一個老頭子了，真可惜。賈叔遙道：真是金錢爲愛情之母。我不久要作一部書，叫做戀愛哲學，專談沒有錢的人不要談愛情。梁寒山笑道：不要談這個問題了罷，越談你是越忿激。你現在不是很感到生活上單調嗎？北京城裏有個愛情試驗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若是願意嘗試一下子的話，我們一同可以去試驗。說時，他滿臉都是笑容，似乎一提到這事，就感到極有興趣似的。賈叔遙道：你提的逛胡同嗎？到那種地方去試驗愛情，豈不是問道於盲？梁寒山連連搖着手道：不是不是。我既舉出這樣一個名詞出來，當然有這樣一個地方。賈叔遙將手連連搔了兩下頭髮，笑道：這事太妙了，既是愛情試驗所，當然不是憑空樓閣，我們要去，一定要給我們

找個對手方。不知這個地方，是怎樣加入的法子，……：不對，不對，這是你冤我的，那裏會有這種地方？說時，不覺望了他笑嘻嘻的。梁寒山道：我知道你是不肯相信的。本來這件事要人相信，也不容易。我現在給你一個真憑實據看，你就自然的相信了。說着，就在棹子抽屜裏一陣亂翻，翻出一張鉛印傳單來。送到賈叔遙面前，笑道：你很喜歡看報上的戲園子廣告，你瞧瞧這個，準比戲報還有趣十倍。賈叔遙接來一看時，見前而是一大段緣起，內容大致說，方今社交公開之說甚盛，然而只有男子一方面，女界依然守着靜默，不會到一切交際場上去。這樣一來，男子固然不容易得着女友，就是有願以身作則出來提倡社交公開的女子，也是無法找到對手方，其弊完全在於缺少男女接近的場所。同人等有鑒於此，特設立一社交公開提倡社，徵得女同志百餘人爲社員，專候文明男子前來爲友。凡男界同胞，只須有正當職業，不論年歲籍貫，均可隨意加入，如能攜帶親友女伴一同前來尤爲歡迎。此事在挽救一切男女之苦悶，以使社會活躍，促進人民之情感，俾得從事職業，更增興趣。絕非些小問題，望同志急起加入。賈叔遙看了，連連拍了兩下手道：妙極妙極，不料果然有這樣一個地方，小生不敏，要前去瞻仰了。梁寒山道：你別向，再向下瞧瞧那章程。賈叔遙向下看時，那後面所列的章程，除了自己鼓吹之外，就是說：凡加入本社當社員的應具志願書，交四寸半身相片一張。又保證金二元。便笑道：完了，完了，有了這一句話，把那洋洋灑灑一篇緣起，都可說不值半文了。一面再向後看却是本社

社址暫不宣佈，通處郵政局第二百號信箱，保證金可以郵票代。因笑道：這更是滑稽了，連個通信地點都沒有，還讓別人交保證金。梁寒山笑道：就是爲了這一點令人不能無疑，所以沒辦成功哩。老實告訴你，這也是一個朋友鬧的玩意。他原是個心理學家，又是一個社會學家，他要研究社會上對於兩性問題的態度，除化名爲女子登報徵婚，又曾冒充女子，應徵報上徵求女友。他說，爲了這事，得了許多材料，因此他故意做出這樣藏頭露尾的傳單，看看可有人拚了兩塊錢，來冒這個險。後來人家勸他別弄得讓警察注意了，他這才一笑而罷，只留下這一份傳單。可是他爲了研究婚姻問題，曾在他耳聞目觀的事當中，提出了一十八對，作了一個卅六鴛鴦傳，這一篇東西，也許有你的熟人在內呢？他們兩人無意閑談，旁邊却有一個人聽到，要借此想發一筆大財。原來這書局子裏有個熊善才，從前是本書局管理印刷的人，後來他脫離了書局，自己集合了些窮大學生，小書攤七人，排字工人，成一種三角聯盟，組織了一種野鷄書局。這書局表面上只是一個作印傳單講義的印刷所。內裏他們就編印小書攤，散到書攤上去賣。所謂編，並不是真個拿了新著作來編，只是在報章雜誌上，東剪一章西剪一篇，湊合到一塊，就是一本書。這種事找窮學生去做，出一部書，也不過花二三十元編輯費而已。所謂印，不是平常印書的印，乃是將上海廣東各書局出版的書，照樣來翻版，這只花點紙章費而已，印刷又是自己辦的，更是經濟，分到書攤上去賣，和外面販的書一樣，價錢要公道四五倍。因之這野鷄書店，非常

的賺錢，此外，他們還有一種買賣可做，就是私印性生活小書，只費幾分錢的紙張，可以賣好幾毛錢，這種書固然可以拚命的翻版，誰也不能來干涉，但是這書只賣一個新，頂多翻兩回版，就陳舊了。因此，他也找了幾個窮學生硬綁了一部書，各書攤子非常歡迎。他這天正到編輯室來訪朋友，聽到梁寒山說了一句三十六鴛鴦傳，連忙走上來笑道：梁先生這是你朋友的著作嗎？我和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夠讓給你們印刷所去印？梁寒山笑道：你不要胡攬生意了，這位朋友連吃飯都沒有錢，那有閑錢印書。熊善才笑道：我白和他印，不要他的錢還不行嗎？梁寒山道：你開印刷所，爲的是掙錢，沒有和他白印之理，你要什麼條件，你說罷？我也好合他商量。熊善才道：當然是抽出版稅，照極優辦法說，他抽百分之二十的書價。梁寒山道：這樣說，倒是兩好湊一好，他正託我要把這稿子賣去，還沒有說好呢。既是抽出版稅，這版權永遠算是他自己的，我想他或者願意幹。你明天到書局子裏來，我把全書的稿子給你看。熊善才笑道：一定有許多妙文，在這地方看，有些不妥當吧？梁寒山那裏理會得了他的意思。笑道：這有什麼不妥呢？都是同行，誰還能搶誰的生意嗎？熊善才聽他如此說了，就約好了明日下午在書局看稿。到了次日，梁寒山果然拿了幾厚冊線裝的稿本給他看。熊善才拿過來看時，見虎皮紙的書面，筆飛墨舞，寫了卅六鴛鴦一行大字。下面題着夢中說夢人題。翻開書頁一看，裏面行書帶草的文字，只有豆大一個，密密層層，便是幾十頁一冊。心想，這妙文還了得，一定可以大大的叫座。及

至仔細一看，文字裏雖然也有談到男女問題上去的，可是和自己所懸想的，並不相同，未免大失所望。隨手又取了一冊打開來一看，只見書中間有一個簡表，彷彿是總括全書的所在，這到可以找點頭緒，便留心看下去。

其十三 漂亮的嚴守貞，却愛上了不漂亮的烏泰然。

其十四 漂亮的露斯，却愛上了不漂亮的周二爺。

其十五 周國粹有一個外國太太，苦於擺脫不了。

其十六 項次長有一個外國太太，却惟恐他太太有一點不樂。

其十七 魏建成魏太太明明規矩，暗中是浪漫不堪。

其十八 百了和尚，以愛看金瓶梅出名，不犯淫行。柳愛梅是個浪漫名星，却沒對手方。

以上這些人，拿來一比較，都是相處在反面的，若是大家調劑一下子，折衷兩可，豈不是都圓滿了。

熊善才看到這裏，這才知道所謂卅六鴛鴦傳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便將抄本收好，雙手送到梁寒山面前向他拱拱手道：這種書，我不能印，印得了我可找不着銷書的地方，只好白累你一趟了。梁寒山道：昨天你那樣歡迎，願意印這部書。今天拿了來，你只翻了一翻，就說不要，這個原因何在？熊善才笑道：老實告訴你罷。我昨日聽到你說的書名，是卅六鴛鴦傳，憑這鴛鴦兩個字，我就認為是現在最時行的妙書，及至拿起來一看，差得遠了。梁寒山笑道：我的朋友，會寫字的很多。但是先生教他寫字的時候，可不爲了教他寫肉蒲

團杏花天。熊善才一想，自己是有一點失言，連忙笑着拱了一拱手道：這是我不會說話的緣故把話說錯了。我並不是說這種書沒有價值，乃是說這種書我們野鷄印刷所不配去印。他說完了，不等梁寒山再辯論，又拱了一拱手就走開了。梁寒山對於他這位朋友的文章，倒是相信得過，拿着這樣三十六鴛鴦傳鮮豔題目，無論如何，總不至於寫得像一冊道學先生的語錄一樣，何至於這位熊先生只翻了一翻就置之不顧哩？自己對於這一點，未免有點疑慮，因此將書拿回家去，仔細看了一看。覺得其中有八個字可以包括，乃是金錢事多，男女道苦。偌大的北京，這雖不能包括一切，但是這一角落，就很可能以反映民國十年以後的北京，只是飲食男女而已。這樣下去，北京是快完了。將來把這書上的事作一個談話的資料，究也值得回憶。於是就和書局子裏的經理介紹決計把這部書印行。我擅自替代了一個名字爲京華斷梵。在那書正付印的時候，這個三十六鴛鴦傳的作者，說名字改得好，實在是個斷梵。一定要梁寒山加上一篇序。而且說，希望特別增加興趣起見，要找一位女子作一篇序，或者題一首詩填一首詞都可以。梁寒山對這件事，倒有點爲難。自己認得的朋友本來就有限，要說能提筆給人作一篇序，這可不容易。忙有一個張梅仙她倒是個能作一點詞章的，可是和她還不會有過這樣文字應酬債務，而且這一篇序又是替別人求的，更覺得淡漠了。因此只自己答應作一篇序，却回複了那個朋友，說是沒有那樣相當的女作家。那朋友却知道他認識張梅仙，以爲他是故意不肯幫忙。因在賈叔遙那裏，打聽得張女士

料理新篇斷粵京華夢 商量舊跡來看蛛蝶圖

勿全無損
閱者注意

的住址，就把那油印徵稿的啓事，寄了去。這啓事對收信人當然是很恭維的，收信的人，若是不知知道這個情由，很容易中他的圈套。這一封信去了兩天，梁寒山却收到一封張女士的來信：信上說：

寒山先生文鑒：新秋一敘，闊別久矣。天高氣爽，諒多佳興。頃接署名大海一粟者來函。稱與足下相識，因而知梅。遂擲下其大作徵文啓事一則，辱及不才，書中獎譽之加，無以克當，文字相知，令人慚而且感。茲敬爲勉成小序一篇，乞爲斧正，卽交前途。苟得隨附驥尾，以增榮寵，則佛頭着糞所不敢辭矣。專此奉達，卽頌秋佳

梅再拜

隨着信裏，便是洋洋灑灑千餘言的一篇序文。梁寒山看了信，不覺叫聲慚愧，我和張女士白認識了許久，事前那一番推敲，完全不對。並不會要自己的介紹，人家已經很慷慨的寄了一篇文章來了。自己不會交卷的那篇序，這也不能不加工趕造起來，以便和張女士這篇大文，一塊兒交了出去。過了一天，序交出去了。那大海一粟先生，還託梁寒山代回一封信。說是將來書出版了，一定要送上幾部書以答雅意。梁寒山這一封信還不會回去，人家又來了一封信了。這封信還是說到那一篇序，說是怕其間有不妥之處。統請梁先生代爲刪改。信裏另外附一張券，那是婦女交際會的十二週典禮參觀券，地點在滿氏花園內，梁寒山看到這張參觀券，倒是正合心意。第一就聽到說私家花園之中，以滿氏爲最好，

這就應該去看看。其次，便是這婦女交際會，本很有名，也可以去看看究竟是怎樣一些有名的人物。因之很高興的，將這張券收好了。不過張女士何以送了這一張券來，倒不可解，是她自己的轉送給人呢？或者是有富餘，送我一張呢？因為這婦女交際會，會員們很高自矜貴，每次的參觀券，都印得極有限，是不容易得的哩。梁寒山有了這張券，也不和人說，免得又被別人硬要了去。過了一星期，便是這婦女交際會舉行典禮的日子（這日天氣很好，暖和的太陽，高高照着，天空一點雲彩也沒有。雖然有點南風，然而那風的力量，也不過剛剛拂動樹葉，人在風裏並不覺得有什麼涼氣。因此他精神很爽快的，高高興興拿了那張券直向滿氏花園來。到了的時候，正是一輛汽車接着一輛汽車，緊緊兩排列着，擠滿了一條胡同，參與這盛會的人物，不斷的向這花園裏走。梁寒山知道這個會場，萬萬的談不得英雄本色的，因此將新製的兩件綢衣穿了來。那園門口新調來了四名警察，全副武裝的，分別站着。在園門裏，一路站着好幾個穿了白色罩衫的茶役，見着那些闊人進去，他們不住的點頭。尤其是對於一些華服的太太小姐們。你看他們會由心裏直把笑推送出來，然後將那副可人意的面孔，向着人深深的鞠下躬去。那些太太小姐們，高跟鞋在水門汀的人行路上。走的得得着響，挺了胸脯子，眼睛只朝前面，那裏和她們鞠躬的，只算是白行了那種隆重的敬禮。梁寒山偷眼看他們時，絲毫不介意。心想這種人生成賤骨，還腳大模大樣走進去的好。因此到了門口，只好將手伸到衣服裏去，虛將口袋一掏，算是要取

入場券的樣子。恰好這個時候，有兩個帶馬弁的人，緊緊跟在他後面。門口有兩個穿西服的收票員，就不等他伸手取出入門券來，已是笑着點頭道：你請進罷。梁寒山回頭一看心裏明白了，更是有點不服，索興挺着腰幹子，正着視線向前走去。那些穿白衣服的，果然把他當着了不得的人，也是那樣很誠敬的鞠了躬下去。這樣一來，倒沾了他們一個很大的光，裏面的招待員，以爲梁寒山是個上上等的闊來賓，把他一直就向裏面大客廳引。轉過幾重遊廊院落，到了一所四角飛檐的大樓房之前，只在外面，便聞到一陣很濃馥的脂粉香氣。在這一點上，對於婦女兩個字的會場，已很能名副其實的了。上了那樓下的走廊，便有兩個穿着禮服的聽差，挺立左右。梁寒山幸而到過兩處洋氣冲天的地方。知道這是聽差，不然，還要當他是兩個有禮服的闊來賓呢。看見有人取下帽子，又掏了一張名片，放在帽子裏，然後交給那穿禮服的聽差，於是也照樣的辦了。再走進大廳，只見婦人們佔十分之七八，男子們却只十分之二三。婦女你三個一團，五個一羣，或站或坐的說話，很是自由。男子們見着女子們，都是笑容可掬的一鞠躬，說起話來，也是先欠着身子然後再開口。這一個大客廳裏，除了驕傲，便是虛偽的空氣所瀰漫。再看這屋子裏，本來是新蓋的皇宮式屋子，雕梁畫棟，房頂上垂下來的八角宮燈和着彩琉璃的電燈花架，有那些彩綢條萬國旗一襯托，已覺很是熱鬧，何況還有帶着珠光寶氣的人呢？這大廳裏四週，雖然擺了許多椅榻，然而人太多了，那裏坐得下去。所以紛紛的向小客廳裏，和別的屋子裏去坐

。梁寒山睜眼一看，這裏並沒有有一個熟人，若是在許多人中間亂混一陣子，却也無所謂，掉過來到少數人聚合的地方，那末，坐在一處的人，彼此的眼光，很容易接觸的。接觸之下，都不認識，招呼的好呢？不招呼的好呢？他這樣想着，就絕對不進那些小聚合的所在，只是在大廳裏會混。好在這大廳裏，各桌上都陳列了茶點汽水，可以隨便用。在大廳椅角上，一張沙發上坐了一會，見有些人一直向後面走，想起這地方，決不是舉行典禮的地方，當然還有個大禮堂，因此也向後面走去。只管跟人走着，却到了一個人家宴堂會的小戲館子裏，台上台下都讓萬國旗彩綢條籠罩，台上的佈置，尤其是令人注意，正面紅紅紫紫的簇擁着幾十盆鮮花，台檐下紮的那假葡萄藤，綠葉油油的垂了下來，恰是和這鮮花相襯。台後壁垂了一幅極大的帷幔，乃是黃緞底子，繡着歲寒三友的大花，這一招眼就認得，是華小蘭唱戲時垂下來的大幔。只是這正中，不是戲台上那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，乃是一張大餐桌子，藏了白毯子。光是白毯子，也怕太單調了，上面又陳設了許多盆景，和藍深淺紫的一些花瓶。此外右邊設了一小席，是預備紀錄的，左邊却擺了一架鋼琴。心想無論在什麼地方開會，不見得有這樣美化的會場。女子們無處不要好看，於此可見一般了。梁寒山在這裏打量時，男女來賓，也就紛紛的前來了。這個看戲的池座裏，椅子旁邊，摆了不小的字條，乃是會席。兩廊的柱子上，也貼着字條，却是來賓席。其下却註了一行小字，是看華先生表演時，可以入正座。這裏所謂華先生，自然說是華小蘭。除了把小

蘭二字改成先生不算，連唱戲兩字，也不敢直用，只說是表演。這婦女交際會，對於華小蘭之表好感，真是無以復加。梁寒山要知道她們這盛大的典禮，是些什麼，倒不能不看，只得繞過正座，走入來賓席裏去。同時，其他的來賓，也紛紛入座。約莫有十分鐘，只聽到一遍烏隆滴答之聲，回頭看時，原來是有一班音樂隊，在那戲場進口之處奏樂。奏樂已畢，就聽到一陣震天震地的鼓掌聲。尤其是正面坐的一百女會員，鼓着掌還嘻嘻的彼此相向而笑。回頭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穿豔服的中國太太走上台了。梁寒山坐的座位，正鄰台口右邊，看到那裏有一個木架子，上面糊着紅綢，寫了典禮秩序單子，第一項是奏樂，第二項是會長報告開會宗旨。這不用提，這位華服太太，就是婦女交際會會長了。那太太約莫也有五十上下年紀，臉上雖然塗着很厚的脂粉，可是她額角上幾道皺紋，已經告訴人，她已經老了，她相貌雖老，穿的穿服，却極漂亮，她穿的是一件紅色旗衫，渾身上下都繡着彩色的大蝴蝶。蝴蝶身上的彩色，却重於綠藍白三方面，和紅色極是調和。她的頭髮，燙得一層一層，成了推雲式，用一根珠辮來壓着。就是她胸前，也垂着一幅很長的珠練。梁寒山看去，覺得這種做作，越是多來些，越覺得肉麻。不料這會場中的來賓，恰是相處在反面，就如看美景似的睜着兩隻大眼睛，黑眼珠子也不能轉上一轉。那位太太似乎也知道大家都注意她，她更是得意，便朝着台下演說起來。照理會長上台，報告開會宗旨，也不過幾分鐘，就可以了結的。不料這位太太却遠從西歐文明以及英法婦女參政的歷史，說

一個頭頭是道，約莫說了二十分鐘之久，還沒有歸結到婦女交際會問題上來。梁寒山一看那秩序單子上，正會長報告開會宗旨之後，還有副會長演說，不如到電影院裏去看兩個鐘頭的電影，還痛快得多。只是這秩序單最後餘興一欄，太好了，除了華小蘭演公孫大娘舞劍而外，還有許多女士的音樂以及各種跳舞。這種真正名門閨秀音樂與跳舞，在別處和別的時候是不容易看到的，這個時候就走，未免可惜。因想不如暫到花園裏去散步散步，等到演說一齊完了，餘興上場之時，再入座來看，也就不煩膩了。這樣想着，趁着大家有一陣鼓掌，連忙起身向後退了幾步，走出重圍，溜出這劇場來。這劇場旁門，有一道轉廊，順着廊子走過去，恰是一座太湖石堆的假山，假山外面花木扶疏，是花園了。假山這邊，有一個小石頭門，上面一塊磨光的石額，橫題着四個字，乃是別有天地。洞門上垂下十幾條帶蕉黃色的藤蔓，倒有點意思。正想舉步走了進去，却聽到有一男同一女的聲音，從石洞裏說着話出來。連忙將腳一縮，三步兩步，向旁邊一閃。這裏迴廊盡頭，有一塊堆雲石，便閃到石的後方去，剛剛閃進去，那洞裏兩個人也出來了。那個男子是個西裝少年，不知道是誰，女子却是那名妓女玉月仙。這倒奇怪起來，這婦女交際會，都是上流社會的太太小姐，都是高自期許的，怎麼會讓他這種人物，鑽到會裏來。如此想着，在石頭縫裏張望時，只見那女子恰好停了步，撫了鬢髮，靠廊柱站立，那男子向着她笑道：那一對人，你認識嗎？女子道：我怎麼不認識？不是華小蘭帶着她二奶奶芳芝仙嗎？這芳芝仙真是

走運，嫁過來之後，不但樣樣都有了，就是大奶奶却也讓了位死去了。男子笑道：你若是跟着我，總也有這樣一天，用不着冒充，像今天一樣。那女的笑着啞了男子一口，一扭身跑進走廊門去了。男子也隨後跟了去，遠遠還聽到有笑聲呢。梁寒山呆立了一會子，然後繞着石山走了過去。山外却是一個小池子，果然是華小蘭失婦在水閣上坐着，有許多男女，衆星拱月似的將他圍住。那華小蘭夫人芳芝仙，似乎感到衆人圍困討厭，却裝着看花，走到假山旁邊來。她一走動，就有兩位小姐，一路跟着她走，左一句華太太右一句華太太，笑着握了她的手道：華太太，我們會裏，今天歡迎華先生表演，同時，也歡迎你加入我們這會裏呢。芳芝仙笑道：那可不成，我什麼也不懂啊。這不要項太太來駁倒她了，就是跟着那兩位小姐，也連笑着說，太客氣。梁寒山閃到一叢矮竹子後，都看到了，不免長歎了一口氣。在這一歎氣中，却聽到身後有步履之聲，回頭一看倒吃了一驚，原來是寄柬相邀的張海仙，微微的呵了一聲道：不料在這裏相會！張梅仙笑道：我讓一個朋友勉強介紹，也是會裏一個會員。我故意到得晚一點，所以剛剛才來，來了之後，只在會場裏坐了片刻就出來了。梁先生剛才爲什麼歎一口氣，有什麼感觸嗎？梁寒山笑道：雖然有點感觸觸却是不相干。我看到一個貧賤女子，求人都沒有理會，如今嫁了一個好丈夫，個個人都去捧她真是世態炎涼得很。張梅仙道：所以呀！遇到交際兩個字，我就有些怕，那個交際場中，免得了這兩個字，若把交際還組成一個會，不大好活動的人，就會不入調。既是

不入調，不如蹉着遠一點，倒省得加上一層煩惱。梁寒山笑道：知道張女士在這裏，所以今天這一會，又不知要增加你多少煩惱了。張梅仙道：我本來打算不來的。只因爲我明天要南下了，我趁着這個機會，和梁先生告別。梁寒山道：什麼，張女士要南下嗎？從前並沒有聽到張女士提這一件事。張梅仙道：本來是出於意外的，我在前三天，自己還不會料到的呢。梁寒山道：哦！許是有什麼臨時問題發生，作一度短期旅行了。什麼時候回來呢？張梅仙道：這個我也說不定，但是我這次南下，出於匆促；一切事都沒有料理，大概不能久去不來呢。梁寒山道：既然如此，我應當給張女士餞行。張梅仙道：我們文字之交，不必注重這種形式上的應酬罷。說到這裏，自然的笑起來了。梁寒山正要再說時，却有兩個女子追了上來，執着張梅仙的手道：密斯張，你原來在這裏，我們那裏找不到？快去，快去，大家公推你紀錄呢。張梅仙紅了臉道：不是有人嗎？來的人道：一個人實在太累，請你去補充一個吧？張梅仙見梁寒山站在面前，不便說不去的話，便笑道：我一定去的，別忙呀。因對梁寒山笑道：由這兒望東，有個掃葉樓，你不能不去看看，那裏有好些可賞玩的字畫。說着。走上前一步，將手指着路徑給他看。那女賓又催道：快去罷，人家等呢。張梅仙點着頭說了一聲再見，和那女子一同走。走了幾步，回頭一看，見梁寒山還站在那裏，又走回來一步道：寒山先生，你務必去看看。梁寒山見她這樣的鄭重，再三叮囑，便答應一定去。張梅仙似乎有什麼問題解決了一般，又道了一聲再見，然後才和兩個女子

走了。梁寒山一想，這個掃葉樓有什麼可看的東西，她非要我去看看不可。於是就照着她指示的路徑，向前走去。經過城重迴廊，果然有一幢小樓，向着一叢大樹而起。樓正面一字吊窗，很是軒敞。這屋子裏只有了一些簡單的木器，正中一張琴案，放了一張古琴，旁邊一張烏木架，陳列着許多布函黃綾簽字的佛經佛典，果然古氣迎人。壁上雖也掛了一些字畫，却也不見得有什麼可注意之處。由這裏上樓，只見滿樓的壁上，都是些大小不齊之屏條，有畫。上前看那些字畫，多半有題跋。多半是說朋友相贈的，或者是在小市上，破字畫攤子上收來的。無非是看到頗有可取之點，不忍埋沒，取以收藏裱糊起來。梁寒山這才心中恍然大悟，所謂掃葉樓者，不是掃落葉之葉，乃是掃起這些斷簡殘篇。人家費了一番苦心，將這些東西收集起來，當然有點好東西倒不可不看，然而主人也未見得十分重視，若是重視，也不會懸在這種地方，讓人家隨便的看了。不過張梅仙再三的叮囑自己到這裏來看看，必有所謂，無論如何，我必須仔細看上一看，免得把她要給我知道的損漏了，因之就對字畫，一件一件看去。看不多久，却有一軸小屏射入眼簾，不由得將前塵影事，兜上心來，倒楞住了。這小屏是一雙秋蝴蝶，蝴蝶之下，一片秋草，沾着幾片紅葉，並沒有別的東西。記得前三年，偶然有點閑工夫，便抽出精神來學畫，學畫的結果，什麼都沒有學會，只學得蝴蝶一種。這個小屏，正是自己畫的。那日是重陽節，畫過之後，自己很高興。曾在上面題了兩闕浣紗溪的小令。那詞是：

寒木飄遙葉葉紅，還隨秋色到簾櫳，被人喚着可憐蟲。
夕陽中，不堪回首憶春風。

桂子香消一味涼，婆娑舞態轉尋常，花叢看慣是滄桑。

碧雞坊，虧他到此也成雙。

幾點幽花重九節，一行疏柳

當時填這兩闕詞，也是一時之感想，並沒有什麼寄託。現在看起來，倒有點不切題。畫過之後，並沒有寫着日月，也沒有署名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就不見了。這種東西過去就算了，當然不值得研究，不料什麼時候，這東西會流落到這地方來。但是這畫改了舊觀了，畫邊另題了幾行字，乃是一段小跋：

頃於故紙攤上，得蝴蝶圖並有題詞，筆致秀潤。文字清婉，惜不知著作者姓名。然仔細玩味，此是一人之作也。梁寒山道：這倒讓他猜着了，這題跋的又是誰呢？再向下一看是：

聞掃葉樓主人，好收藏風塵中之斷簡殘篇，特以此爲贈，使懸之樓壁，聞之其人，終有一日物逢舊主，亦一文壇佳話也。香雪齋主識。

這個香雪齋主，又不知是何人，這樣的多事，這也是天涯沿路訪斯人的意思了。心裏想着，再將那筆跡細細一看，這個明白了，不就是叫我到掃葉樓來的張梅仙嗎？這兩闕詞，會搜到一本雜誌上登了出來。那下面正注着自己的真實姓名，大概她也看到了那本雜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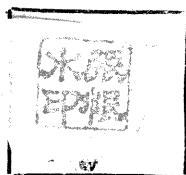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知道我的東西了。她之再三要求我來，就是想表示她一番相知之意。我曾爲了她十閱詞，輾轉的訪着她，她這是答報我相知之意了。最可玩味的，她既知道了，却不明對我說，只讓我自己來找着，好猜想一番，這個人用心，真是太曲折了。對了這一幅蝴蝶圖，呆看了許久，連自己在什麼地方都忘記了。自己也不知道站了幾分鐘，因爲陣陣涼風由腦後吹來，這才把自己驚悟。把這件事給證明了就是了，呆呆的儘管站在這裏作什麼？於是慢慢的走下樓，向花園裏走來。心裏有了一種新感觸，便不住在花園裏徘徊着，把來參加交際，以及要看跳舞聽音樂的事，一切都忘了一個乾淨。信脚所之，也不知是到了什麼地方。抬頭一看，却是花園裏最荒僻的所在，由這裏向前一望，全是些亂葦。秋天這樣深了。草長得有二三尺深，人在草裏亂走着走，蚱蜢兒，只管亂飛。最前面就是一堵白粉牆，大概牆外是一條冷巷了。這地方沒有什麼意思，就折轉身來，見面前有兩塊平直些的石頭，放在水池邊，隨身就在石頭上坐了。這水池裏的水，雖然不深，倒是很清潔，人坐在石頭上，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和一切東西，都倒立在水裏。在水裏頭忽然看到自己今天穿了一身華服，不由得笑了起來。縱然故意這樣穿着，爲了在僕役面前出一口氣，這局量未免太小了，何至於要求片刻出氣，和這些人去計較？對着水裏望了一會，心想不要老是這樣望着，仔細向水裏一栽，鬧一個不得好死，人家還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呢？連忙掉轉身來，還是向原來的方向走去。只這一轉身之間，忽然看見一種五彩繽紛的東西，由面前一閃而過

。正待仔細去看，那東西又閃了過來，不是別物，正是一雙碗口大的蝴蝶，也不知什麼原故，只管是在頭上飛來飛去。這個時候，天色雖然不早，半空裏却沒有一點風，看這一雙蝴蝶飛來飛去，極是自得。寒山看得很有趣，蝴蝶飛到那裏，便跟到那裏，後來跟到短柏樹籬下，蝴蝶一直飛過去，待人由旁邊繞過來時，蝴蝶已去得遠了。梁寒山站住了腳，週圍一看，那裏有一個蝴蝶的影子。這蝴蝶真也不知道從何而來，也不知道從何而去，這倒有些奇怪了。自己無意中遇到自己所畫的蝴蝶，現在無意中又遇到一雙真的蝴蝶，天下真有這樣巧的事，這莫非有什麼預兆不成？但是果然這樣想，近於迷信，那未免可笑了。這一陣追蝴蝶，追得實在疲乏了，樹底下橫攔了一張露椅，便一歪身坐在椅上，帶睡帶想着。正自這樣出着神，鼻子裏却微微的感到一陣香氣。心裏想看，這地方那來的香氣，自己越想越涉及奇怪了。睜眼一看，不由得楞住了。原來張梅仙來了。她先笑道：我猜梁先生這時候還沒有走，果然還在這裏。梁寒山站起來，笑道：我在這裏有了兩種奇遇，把我就誤了，因把過去的事說了一說。又道：張女士怎樣的能抽身出來呢？她道：會已散了，現在是鬧餘興，不過是些陳陳相因的跳舞，我懶於看得，所以就到園裏來散步，不料倒有個同志？說着，她手扶了露椅的靠背，就坐下了。梁寒山道：張女士要我到掃葉樓去看，什麼意思？張梅仙笑着搖了一搖頭道：事到於今，不應當還不明白吧？梁寒山道：這樣說來，那個香雪齋主，一定就是閣下。說着，也向露椅上坐下來，望着她的臉，等她的回答

她抿嘴含着微笑，點了一點頭。梁寒山道：天下事真是難說呀！我爲了在舊書攤上收到張女士十闕詞，曾發宏願，要照着古人，欲把錦箋抄句去，天涯沿路訪斯人。斯人不遠，究竟會到了。張女士偏是照樣收到我這一幅秋蝶團，也是要使之聞之，現在我也聞之了，你看這一往一復，巧是不巧？張梅仙笑道：惟其是巧，所以我不說明來，等你自己找去。一找着了，自己多麼感着興味，若是事先曉得明明白白，就沒有意思了。梁寒山道：巧雖是巧，只是一層，明天張女士就要走了。張梅仙道：我急也不在這一天，再耽擱一天也不要緊。說着，對水池邊，幾行秋柳，只管出了神。微微吟道：幾點幽花重九節，一行疏柳碧鷄坊。可是也就只吟到這句，下面一句不吟。梁寒山道：這種句子倒勞你這樣記得。她向空中微點着頭道：很好哇！梁寒山見她老是閃閃面孔去，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。便道：我先說錢行一句話，賞光不賞光呢？她這才回轉臉來道：不要客氣，我不久就回來的。梁寒山道：真不久就回來嗎？她道：當然。說了這兩個字，她又偏過頭去了。梁寒山站起來，唉了一聲道：那蝴蝶又來了。張梅仙看時，果然一雙彩蝶，在人前飛來飛去。梁寒山道：張女士，你看這兩隻蝴蝶，生長在花叢，多麼可羨？張梅仙道：用莊子的眼光看來，不見得可羨慕？有道是蝴蝶有生皆是幻。梁寒山道：我給你對上一句，梅花無處不含情。如何？張梅仙倒盈盈的笑了。這一笑是二人認識來所未有，在園中只談到日落樓頭，方才出去。出去以後，倒是到一家酒樓去小飲。至於這小飲是訂交是錢行？作書的就不得而知了。

斯 人 記

全 部 二 十 四 回 分 訂 二 冊



不 准 翻 印

有 著 作 權

著 作 人

張

恨

水

發 行 者

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電 報 掛 號 二 一 〇 〇 號

上 海 河 南 中 路 一 七 九 號

發 行 所

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

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

香 港 支 店 皇 后 大 道 中

香 港 電 報 掛 號 〇 九 二 六

華 南 特 約

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

分 售 處
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初 版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第 二 版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4154B

每本
定價
0.50

上海市虹口區

五和書刊租賃合作社

地址：江西北路塘沽路口

